

田心無邪滙寶。

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10)

／清・三韓曹去聲 編

思無邪滙寶 ④④⑤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十)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合作出版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

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為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真面目，也難於作為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為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為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為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為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為《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為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為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為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為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為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為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為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叢書總序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為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為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為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為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為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為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為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 and 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為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為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敘寫性愛或以敘寫性愛為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敘寫男歡女愛為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為《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為《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為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為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為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為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福良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

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編輯凡例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肆拾伍冊 目錄

《思無邪滙寶》總序 277

編輯凡例 273

目錄 275

姑妄言(十) 278

後記 253

思無邪滙寶 肆拾伍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十)

清・三韓曹去晶 編

姑妄言第二十三卷

鈍翁曰。寫梅生得中者。彼一生情意兼篤。並無失德。且讀書一場。不博一第。何以榮其身。中而不仕。正是他之廣識高人一頭處。

鍾生梅生賡和詩詞。陶情山水。不過銷磨歲月而已。不然。一部書他兩個係正經脚色。到收場時恐太令（冷）落。未免有強弩之末之誚。

寫賞江梅爲引出郝友之故。引出郝友要明郝夫人之始末。並將充好古楊爲英收拾了去。

鍾生出京。遇榮公於張家灣。郝友進京。遇榮公於臨清州。前後隱隱相對。郝友途遇榮公。爲他在土山置房地流寓張本。鍾悛之惡。不應有小狗子改過之兒。但鍾悛之惡。自作之孽也。已報其身矣。小狗子之改過。鍾越之遺德所致也。試以古人匹之。許善心爲隋室忠臣。許敬宗爲唐朝賊子。許遠復爲唐忠烈之士。三代忠佞大異。小狗子今日之事。不相

類乎。

連寫易于仁牛質家事。一結二人之淫案。次則逐漸結去諸人。寫關爵閻良傳厚一段。不但是爲勸醒炎涼世態中人。更見得世事變遷。小人之心腸眼孔。不可只看目前也。總是作者一筆不肯放鬆。一人不肯漏去。

李賊之死。雖不足盡其罪。亦可稍快人心。

寫弘光馬士英阮大鍼三人。照應第一回內。神謂燕王云。上天已生聖人。神器已有所歸一語。今看他們所做所爲。正可謂爲大清毆民者。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也。爲大清毆明者。弘光馬士英阮大鍼也。

鍾生堅辭馬士英之召。又勸賈文物不受職。不但見他有識。足見那時已非世界矣。

姑妄言卷之二十三

第二十三回 梅孝廉決意辭名 鍾員外無心逢姪

附 易牛兩富翁報應一 ① 生淫刻 弘光一庸主斷送半壁金甌

話說崇禎壬午之秋。梅生得領鄉薦。鍾生同宦萼。賈文物童自大約同公賀過了。鍾生既係故交。又是至戚。等他公事畢後。又來私賀。飲酒之間。鍾生道。吾兄高捷。弟喜之欲狂。但喜中又微有些不足之處。梅生道。莫非弟微幸後有開罪於長兄處麼。鍾生道。非此謂也。弟與兄自幼至壯。無一月不相聚數次。契厚之情。誠所謂異姓骨肉。後因弟戀着雞肋微名。在京數載。雖夢寐之中。未嘗不以故人爲念。諒吾兄自有同心。後被放歸來。復得與吾兄盤桓。方愜愚懷。今兄高中。明歲春闈得意。杏苑看花。游宦都門。又不知幾年分手。始獲再晤。正是古人所謂。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七二

思無邪滙寶

一回相見一回老。

能得幾時爲弟兄。

況弟與兄俱鮮兄弟。故鄙心未免有戀戀耳。言畢悽然。梅生大笑道。兄以弟明歲還北上麼。鍾生道。吾兄今旣折桂。明歲定赴瓊林。焉有不去之理。梅生道。弟連今歲這一番都是多舉的。弟與兄幼年同筆。觀諸子皆已釋褐。惟有弟這一領青衿。他戀着我再不肯去。弟前入場時。主意已定。已將酒果祭過他。替他送過行了。倘得微幸。也與他永別。即落孫山。亦與他永辭了。今幸叨一第。只算把讀書一場的債負結過就罷了。還想甚麼功名富貴不成。兄看今日這局面。尚可求什麼。國家已如壘卵。若一入仕籍。竟去和光同塵。尸位素餐。又無此千重面甲。要呈身報國。上言得失。兄就是前轍了。設或竟言聽計從。恐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前日有一敝友自都來。攜得有逆闖檄文。弟不能記憶全抄。內中有數語道。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公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公侯皆食肉。紈褲而倚爲腹心。宦豎悉訖糠。犬豕而借爲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此數語切中時弊。不可因人廢言。吾兄試看今日之域中。恐非明朝之天下矣。尙何仕爲。弟從此與兄徜徉山水。做一對瀟灑閒人。雖不能效唐六如祝枝山二位先生玩世的高致。且免於流俗。脫乎污世。世間事總不要管他。了此餘生罷了。鍾生大喜。此後果然他二人無三日不相聚。無十日不同遊。城中則冶城。鐘山。獅子山。清涼寺。黑龍潭。桃葉渡。史家墩。秦淮河。雞鳴寺。朝天宮。紫竹林。虎踞關。鐵塔寺。小桃源。城外則牛首。祖堂寺。獻花巖。天龍寺。雨花臺。長千里。半山園。靈谷寺。棲霞嶺。木末亭。紫金山。凡是有名古蹟。盡去遊賞。流連終日。皆有留題。也不能盡記。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七四

思無邪滙寶

他二人遊倦之時。或鍾生到梅生家。或梅生到鍾生家。不過是羹菜壺酒小飲。賡詩圍碁說劍。別有幽趣。不可共俗人言也。也時常與宦幕賈文物童自大互相往來。與他們相聚。就不是這個措大的雅淡風味了。無非是大饕豪飲。擊鼓催花。豁拳行令。再不然就是梨園搬演。雜耍打跌。乒乒乓乓。一味熱鬧而已。

尊翁曰。黨太尉之羊羔美酒。亦是人生一樂。

鍾梅二生雖不耐頻劇。然

都是至親。不好却得。也只得隨着逢場做戲。一日。梅生到鍾生家來。二人小齋共酌。偶然落下雨來。鍾生道。此所謂下雨天留客了。梅生笑道。但恐天留人不留耳。鍾生也笑道。這兩句俗談。竟有一個念法甚妙。道是。

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

可新異否。二人撫掌大笑。鍾生道。吾兄今日在此。我二人抵足共榻。清話一宵罷。梅生道。這是極妙的了。洗盞更酌。銜杯賞雨。鍾生道。我二人

何不以雨窗共酌爲題。各賦一律。不拘五言七言。後成者罰一巨觥。兄意何如。梅生道。兄既有此高興。弟敢不勉強從命。以步後塵。鍾生取過詩彈。遞與梅生。拈了齋儕懷偕四韻。道。用此四韻。不必拘次。任人各用可耳。遂分了筆硯。鍾生想了一想。一揮而就。看梅生時。也作完了。彼此互相請教。鍾生先看梅生之作。是一首五言律。

清風來北牖。

細雨灑幽齋。

座內惟知己。

飲中無俗儕。

豪吟添逸興。

看劍壯雄懷。

心地問高士。

肥輕非所偕。

鍾生看了。道。珠玉在前。全（令）我形穢。小弟罷（罰）一杯。拙作不看罷。梅生（道）。弟不過是拋磚引玉。吾兄恐形我之醜。所以不肯賜教之意耳。鍾生遞過。梅生看道。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七六

思無邪滙寶

閒倚芸窗對舊儕。

何求難助隔天涯。

紛紛^②細雨催詩興。

片片飛花壯酒懷。

說劍昂藏低宇宙。

談詩密邇小書齋。

高歌暢飲燒銀燭。

笑傲王侯非所偕。

梅生道。觀兄佳作。弟真獻醜了。彼此獎遜^③了一番。重復又飲。鍾生道。

弟今日與兄做個竟日之樂。弟方纔想了十二個字。乃人生之所必有

者。我與兄各拈六字。每字任意作一小詞。先成者敬一小杯。後成者罰

一大杯。何如。梅生道。弟焉能與兄爲敵。若如此。弟就要酩酊了。先後皆

用小杯。但分敬罰之名爲優□罷。鍾生道。就如尊命。遂將

貴。富。壽。衣。食。奢。吝。酒。喜。怒。樂。愁。

十二字錄出。搓成團。放在案上。梅生拈得貴富食吝愁樂六字。那六字

不消說是鍾生的了。鍾生拈筆拂紙題壽字。道。

一世渾猶春夢。日月如梭飛動。老健幾多時。二豎傍人胡閤。
堪痛。堪痛。縱到百齡何用。

右調如夢令

梅生題的是貴字。道。

官將相。位侯王。聲勢豪華世罕雙。一旦到頭春夢覺。金章紫
綬兩茫茫。

右調搗練子

兩人看畢。各飲了一杯。鍾生心有所觸。援筆一揮而成。道。請教。梅生纔
在思索。見他已成了。笑道。弟罰一杯。方接過一看。是一調浣溪紗。題衣
字。

羅綺輕裘稱體裁。夏涼冬暖任心懷。是他頑福自應該。
露肘捉襟襤褸態。先賢曾歷不須哀。皆由前定命安排。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七七

思無邪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七八

思無邪滙寶

梅生道。且敬兄一杯。俟弟完了再領罰。鍾生飲酒。梅生捉筆寫了。遞與鍾生。道。小弟是一調憶王孫。題的是富字。鍾生看道。

堆金積玉費辛勤。美酒羊羔日夕親。繡榻羅幃佳麗呈。任強橫。無奈時光不讓人。

鍾生道。兄之佳作。可謂後來居上了。敬服。敬服。梅生笑道。謬獎。謬獎。大呼。斟罰酒來。小廝斟了送上。梅生接酒在手。想了想。一飲而盡。攔下杯。即舉筆。頃刻題就。鍾生也連忙寫完了。先看梅生的。是食字的菩薩蠻一調。

食前方丈杯盤列。魚羔膾鼈華筵設。五鼎款嘉賓。大烹皆八珍。恣情貪飽餒。適口誠堪悅。鼠腹易充盈。黃虀亦飽人。

梅生看鍾生的。題的是奢字。

揮金似土逞豪強。寶馬盡銀妝。俊僕豪奴羅侍。美艷列成行。

衣錦繡。食馨香。臥牙床。百年歲月。三萬時光。瞬息無常。

右調訴衷情

梅生道。兄把這奢華中人說得冰冷。弟因此感動這些鄙吝的人。成了一調醜奴兒令。一筆揮完。鍾生道。弟認罰。等我寫了。一齊飲罷。遂題了一調卜算子說酒字。二人分看。梅生的道。

一生貪鄙惟堆積。衣食難週。聚斂持籌。終日營謀只是愁。
任憑笑罵看財鹵。總不知羞。一旦休休。枉爲他人做馬牛。

看鍾生的酒字道。

一醉解千愁。妙處無過酒。事大如天醉亦休。不必拘升斗。
稱做釣詩鈎。又調毆愁帚。不飲傍人笑我癡。樂趣君知否。

梅生道。兄之尊作。高出弟萬萬。真令我甘拜下風。兄之敏思。豈遜於弟。有此妙想。故不肯草率下筆耳。斟上二杯。兩人同飲。各有所思。梅生道。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七九

思無邪匪寶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八〇

思無邪滙寶

我每人只得二題了。完了一齊飲罷。鍾生道。兄言甚妙。梅生題的是愁字。道。

瀟瀟苦雨。旅客無資斧。囊罄黃金遭貧窶。典盡衣衫襤褸。

終年九食三旬。那堪仰面來人。破戶敗廬風雪。孤衾獨對殘燈。

右調清平樂

題樂字的秦樓月一調。道。

交良友。論文斗酒詩千首。詩千首。春風秋月。問花尋柳。

青山流水迎門躡。(牖)漁魚載酒耕南畝。耕南畝。高歌(一)曲。和聲樵叟。

又看鍾生的一調好事近題喜字。道。

堂上老春萱。百歲猶然康健。遭際昇(平)時候。得親心欣忻。

妻孥賢孝善承歡。兒孫盡良善。但願斑衣戲彩。富貴何須羨。

看他怒字的謁金門一調道。

人情薄。附勢趨炎逢惡。覆雨翻雲隨意作。善良遭侮謔。

誤國奸邪凶虐。悍婦強奴如鍰。髮指衝冠牙盡嚼。目光如炬

灼。

二人看了一遍。互相贊揚。談笑了一回。又飲了數杯。不覺漏下三鼓。也都有了幾分醺意。方同榻而臥。次日。梅生別去。不多時。又是除夕。過了元旦。到初四日。鍾生請了梅生來同飲春酒。鍾生道。新年俗例。彼此都要互相邀請。終日饗酣酒食。未免爲梅花所笑。弟久慕江梅盛蹟。因無伴侶。未得一遊。不知兄可有此高興。我二人去做此一番冷淡生活。暫脫酒肉地獄之厄。兄意何如。梅生道。妙甚。妙甚。弟生於斯。長於斯。癡長四旬。聞江梅之盛久矣。年年想去一遊。未得其便。兄若有此雅興。弟當

趨陪。還有一件。我們不必拘拘定要去。去看江梅。隨處有可遊賞之地。就盤桓一兩日。索性過了元宵回來。便覺清靜。鍾生大喜。二人坐了兩乘小轎。攜了三四個家僮。叫人擔着行囊食盒。出了儀鳳門。到天妃宮。在大殿上瞻禮了聖像。妃姓林。四海總神。沿海諸郡縣咸祀之。靈顯特異。故人多致敬。在大殿看了看永樂時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帶來四個碧玉礫香柱。又看了殿後那塊天然玉磬。晴則燥。陰則滴水。此乃燕王篡位之後。特差鄭和下海。以覓璽爲名。實物色建文。鄭和訪覓無跡。順便帶回者。又到淨海寺。問住持僧要出那一堂白描水陸來了。真畫得面目如生。神情似活。其細如髮。竟不知誰人手筆。此畫十殿閻羅。被人偷去一幅。只九軸矣。俗相沿傳係西洋（洋）之物。亦鄭和帶來者。但西洋不信鬼神。何得有此也。不過妄言耳。又到寺後二宿岩小飲了一回。這是宋朝韓蘄

王圍困金兀朮在此宿了三夜。有奸民王志教他掘小河乘小舟遁去。故有此名。二人談論了一會興亡往事。看看日暮。就在寺內住了。次日

早飯罷。叫取了幾錢香資送了和尚。起身。將午到了洪濟寺。揀一處僧房作寓。次日方去遊賞。那梅樹是數百年古物。也不知始自何代。大者有數抱。小者也有兩三圍。有亭亭獨立的。有垂偃如蓋的。有斜欹的。有側臥的。有三五株相聚一處的。有一二株獨立稍遠的。正開得爛熳。遠遠望之。竟是數百棵玉樹。香聞數里。遊人如蟻。他二人揀了一叢四五株之下。鋪裯坐飲。香氣馥郁。沁入肺腑。氣爽神清。樂難言喻。又見那來賞玩的人。也有乘轎來者。也有坐船來者。也有徒步者。都攜着春盛食盒。還有一種攜撺春盛者。

江南閒漢多。既喜浪遊。而又無資。買些須佐酒之物。以乾荷葉包之。以口盧瓶貯酒。親手攜來。到彼賞花。飲畢。一撺而回。故美其名曰撺春盛也。

也有雅俗。也有男女。但這婦女們窮人家如何來得起。都是富貴人家閨秀。他恐男女混雜。也揀那數株梅樹相聚之下。都解下繡裙來。連結了繫拾（於）樹上。做了幃帳。在內中飲酒賞花。還有挾妓來遊的。還有帶着清唱來的。絲竹管絃。宮商迭奏。又是清幽中的一番熱鬧。真是第

一賞心的妙境。鍾生道。三十年來聞說江梅之妙。若非今日一遊。幾負梅花。二人賞玩了數日。又遊了遊燕子磯。看了一番江景。正下山來。到關帝廟前。只見一羣人圍着。鍾生同梅生也近前一看。地下跪着兩個花子。一個沒了鼻子。一個瞎了雙眼。一腿臃瘡。

兩腿的臃瘡又好了。方知臃瘡是花子的本錢。

有一個人穿得也甚齊整。是個買賣人的氣象。儘着踢

余向在江南內橋遇見兩個乞兒私語。一個算着倒運的帳。臨年逼節。把

打那花子。罵道。你這沒良心的奴才。你做了這樣傷天理的事。只說你長遠躲了。一般的今日遇見了我。你做了這喪良心的事。今日也到了這個樣子。真是現世現報了。你只把我家的人還我個下落就罷了。一面說着。一面打。那花子只是喊叫。並不說甚麼。那人道。你這奴才。問着你不說。我就罷了不成。我送你到了衙門夾起你來。看你說不說。那花子打急了。說道。是我一時吃了狗屎。不是吃了狗屎。因楊爲英而賣妻。是吃羊屎。做錯了。你如今就把我打死了也沒用。你妹子是我賣到外路去了。那人道。賣與了甚麼

人。花子道。賣與江西巡撫榮老爺家了。那人道。我不信。你如何就賣到他家。花子道。現有媒人。這個可是說得謊的。那人忿忿的又打了兩下。道。我不同你講。告了下來。憑官處治。夾着你這奴才。追着媒人。自有個的實下落。我且尋了地方聽（總）甲來。把你兩個奴才交付明白。我再
去呈狀。轉身就走。鍾生聽見話話有因。叫家人攬上那人。請他來說話。那人正走。聽得後面叫道。那位爺站站。我家老爺請你說話。那人聽見。連忙回身問道。是那位老爺。叫我說甚麼。家人指着鍾生道。我家老爺姓鍾。是刑部員外。那人住在同城。豈不知道。忙走回幾步。到鍾生面前。鍾生與他拱拱手。他不敢回禮。但躬身道。小人不敢。請問老爺呼喚。有何吩咐。鍾生道。兄上姓。那人道。小人賤姓郝。名友。鍾生道。方纔兄打的那人是甚麼人。姓甚麼。郝友道。那個瞎子叫做充好古。當日小人的妹子不幸嫁了他這個下流奴才。一生酷好屁股。把家私花盡。後來厚上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八六

思無邪滙寶

了一個兔子。叫做楊爲英。他沒有錢使。小人外邊去做買賣不在家。他竟公然把小的妹子賣掉了。那個賺瘡腿沒鼻子的花子就是他心愛的楊爲英了。小人後來回到家中。聽了這話。要去告他。他不知如何知覺。把間破房子賣了。兩個就一齊逃了出來。躲了這十多年。不知幾時害天報瘡。弄成這個樣子。小人今日來看看江梅。偶然遇着這兩個奴才。雖然他瞎了眼。聲音舉動還影影認得。他今日到了這個地步。也算現報在眼了。但不知舍妹下落。所以要呈官追出個底細去處。小人好尋了去看看。以盡兄妹之情。

世間有如此好哥哥耶。我不敢信。果你真是鄰有矣。人有視姐妹如陌路者。見此愧否。

鍾生聽了

這話。方明鄰氏到榮公家的緣故。上前一把拉着他的手。笑道。兄不必着急。令妹的始末原由。我盡知道。我曾會見過兩次。我替兄報個喜信罷。不必與那下流奴才較論。也不必驚動官府衙門了。那鄰友驚道。老爺貴人。如何得知舍妹下落。鍾生道。這話說起甚長。此處也非說話之

所。兄同我到敝寓。細細奉告。郝友同鍾生梅生步着到洪濟寺來。鍾生向梅生道。這件事弟胸中胡塗了這些年。今聽得郝兄說這些原委。方纔明白。梅生道。從不曾見兄提及此事。鍾生道。連賤內跟前。弟皆不曾說。說話之間。已到了寓處。攜手共入。讓坐。郝友道。小人怎敢坐。鍾生定拉他坐了。道。兄如今是一位夫人的令兄了。郝友笑道。老爺這語甚奇。舍妹焉有這樣的福。鍾生笑着道。兄疑我是說謊麼。我當年做秀才時。在這位梅兄府上會文。回來途間遇雨。天又晚了。只得在一園中棚下暫避。遂將郝氏投水起。怎樣救他。次日送他衣服盤費。後來只說兄八月內回家。令妹就有靠了。接着那時我微幸得中。忙忙碌碌。所以我就不曾去看。又把出京到了張家灣。如何遇見。如何相待。怎樣承他夫婦二位盛情。如今侍郎夫人難道還是假的。幸虧今日遇我。若到了官。審出根由。再行文到榮公處。說是有夫婦女。令妹一位夫人。豈不削了面。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八八

思無邪滙寶

皮。況且令甥也生了幾位。郝友聽說。歡喜真說不盡。忙跪謝鍾生道。真大恩人。若不虧老爺救拔。舍妹焉有這一步。鍾生忙扶起。大家又談了一會。郝友告辭。滿臉喜色而回。鍾生送了出來。只見兩個小和尚跑來。道。方纔兩個花子不知爲甚事跳下江去。連泡兒也不見冒一個。就不見了。好些漁船救了一會。總不見影兒。鍾生向郝友道。也就足以洩舍妹之氣了。郝友別去。鍾生與梅生次日到燕子磯山頂上亭中坐下。俯瞰大江。見一羣少年操弧矢。賭飲江岸。內有一生。百發百中。滿座傾倒。忽見一搖船客從而觀之。嘆道。善則善矣。惜乎未盡其神也。那生慍而操弓進曰。請爾試之。搖船客令立十竿於百步外。引彀大呼道。中某節。百矢無一虛謬。諸少年大驚。邀上座。遂取觥自酌。鍾生遙見之。知爲異人。邀之上山同飲。請述姓名。彼大笑道。吾搖船客耳。有何名姓。豪飲了數觥。見鍾生的小童捧着筆硯。他立起取筆在手。蘸得黑濃。向壁上大

揮道。

一叫蒼天一撫膺。

可憐功業已無憑。

吞聲泣盡傷心淚。

贏得霜毛兩鬢增。

其二。

一葉長江萬里浮。

填胸空有半天愁。

癡心想望黃河水。

逆向崑崙西北流。

其三。

自嗟無地可依棲。

只合孤舟東復西。

怪殺傷心堤畔樹。

年年春暮子規啼。

題罷。擲筆如飛而去。迨呼不顧。到江畔。跳上小船。放於中流。不知所往。

二生不勝嘆異。雖知其爲隱君子。恨不識其姓字。鍾生梅生又遊了兩

三日。也興盡而返。不由舊路。就進了觀音門。又看了看陳妙常女貞觀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八九

思無邪

故址。進了神策門內城。又到古寧庵紫竹林二處。遊賞了兩三日。這兩處都修枯禪的真僧。一個吃酒肉的混帳和尚也沒有。甚是幽雅。正合了古詩兩句。道。

曲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

他二人也合了兩句。道。

因過竹院逢僧話。

偷得浮生半日閒。

偶憶一笑談。一大老與友僧相約某日到彼寺閒遊。至日

到彼。亦吟此二句。主僧笑道。老先生雖閒了半日。老僧却忙了三日。

二人途中分路歸家。正值大雪瀾漫。鍾生坐在轎中。賞着那亂瓊碎玉。歸來到家中不遠。見一羣人圍在街上。不知何故。看時。都是左右街坊。忙叫住轎。下了轎。那些街坊上人先不防是他。見他下了轎。都躲避不及。上前道罪。道。不知老爺駕到。失於迴避。多有得罪。老爺貴人。大下着雪。就坐着過去也罷了。鍾生道。列位是甚麼話。都是好街鄰。這可使得。

真古道君子。使輕薄兒郎愧殺。

列位。這樣大雪在此有甚麼貴幹。內中一個姓金的。名叫金

德性。是鍾生緊鄰。

可記着此人。

上前答道。不知何處來了一個花子。凍死在這

裡。是我們地方上的事。所以同在這裡看看。鍾生忙問道。竟死了麼。衆

人道。纔摸他的胸口。還有些溫熱。但誰敢擔這干係。擡了家去救他。只

好看著斷了氣。報官去罷了。鍾生聽了。艴然變色。道。豈有此理。救人一

命。莫大陰功。況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那裡有個見死不救的理。遂吩咐

家人道。你們同轎夫快把這人擡了回去。那家僮上前一看。道。這個樣

子是活不得的了。何苦擡個死人到家去惹是非。鍾生喝道。胡說。就是

死在我家。衆位高鄰都是證見。難道這樣一個人。還怕人說我圖財害

命不成。他就死了。我與他一口棺材埋葬了。也是一點仁心。衆人道。老

爺的恩德。這是極好的事。衆街坊巴不得要推乾淨。向轎夫道。你擡着

老爺的轎。我們幫着送了這人去。衆人上前擡了那乞兒到鍾生家來。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九二

思無邪滙寶

鍾生也不坐轎了。隨衆人踏着雪。步了來家。把他擡到一間小房內。放在一張床上。衆人作別去了。鍾生命家人替他揮淨了雪。叫取了副鋪蓋來與他睡下。燒了些薑湯灌下。睡了好半日。漸漸甦醒過來。鍾生大喜。忙叫取了熱酒來。叫他吃了兩鍾。又煮了稀粥。叫他吃了半碗。鍾生吩咐家人照看着他。然後回到上房去安歇。鍾生見了這乞兒。就像至親骨肉一般。由不得心裡惦着。再睡不着。

但恐近日至親骨肉未必如此。

天纔微明。就叫人

煮粥與他吃。親自又起身去看。見他也動得些了。叫家人取了兩件綿衣。一條綿褲。與他穿上。還叫睡倒。扶養了兩三日。那乞兒已好了。他原沒有病。不過是凍餓壞了的。得了這幾日的飽食暖衣。屋裡大盆火生着。暖氣騰騰的。自然就好了。那日鍾生來看他。他慌忙爬下床來。跪倒叩謝。道。小人已是死了的。蒙老爺天恩救拔。殺身也感報不盡。鍾生拉起他來。道。你姓甚麼。是那裡人。爲何就到了這個地步。那人見問。哭着

說道。小人姓鍾。就是本京人。原也是好人家兒女。祖上都是詩禮人家。因爲自己不長進。自幼貪賭好吃。纔到了這個地位。也是自作自受。怨不得人的。鍾聲（生）聽得他是同姓。又覺得他彷彿像當日哥哥的形狀。心有④所觸。忙問道。你可有父母麼。今在那裡。他聽見問這話。越發大哭起來。答應不出。鍾生道。問你緣何不說。他方道。老爺若問到這上頭。我越發該死了。所以不敢答應。鍾生道。你只管說。他道。我父親原在此處住。後搬到清江浦去開店。爲了一場人命。把房子也賣了。纔救出命來。小人不成器。賭輸了沒得還人。將父親的幾兩銀子輸了。不敢回家。遂投了一個四川酆都縣姓顧的四衙。跟了去。這些年顧四衙又死了。酆都縣的故四衙。焉有不死者。小人空身出來。幾千里奔到這裡。想到清江浦去。我又不

敢見我父親。在這裡要尋我的一個叔叔。總問不着。年程荒旱。幾個錢用完了。衣服也當賣吃了。後來沒法。只得討飯。誰知連飯也化不出來。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九四

思無邪滙寶

所以流落到這個田地。肚裡空着。前日遇那場大雪。故此就凍倒了。要不是老爺的天恩憐救。小人此時也餓了豬狗了。鍾生見他說的與向年嫂子話相近。忙又問他道。你叔叔叫甚名字。他做甚麼事。〔他道。〕我的那叔叔比我只大三四歲。離他時。他纔十來歲。我只七八歲。如今就在眼前也不認得。也不知他做何事業。所以找尋不着。他的名字我常聽見爹媽說。他在城外公家讀書。叫做鍾情。鍾生聽說。知他是小狗子了。却不認得。又真（問）了一句道。你父親叫甚名字。你母親姓甚麼。他道。我父親叫做鍾悛。我母親姓鄂。我叫做小狗子。鍾生上前一把抱住他。哭道。我的姪兒。我就是你親叔叔鍾情了。小狗子把他看了一眼。看了看了一看他。妙。猶相逢是夢中也。重復跪倒。叩了幾個頭。放聲大哭了一場。鍾生把他拉着到了內裡。指着錢貴。對他道。這是你嬌娘。他也叩了頭。又指着代目。道。這是你小嬌娘。他又要叩頭。鍾生拉住道。作揖。〔他〕把手一揖。又叫

了鍾文鍾武來拜見了哥哥。然後叫他坐下。〔問道。〕你父母如今可知道怎麼樣了。他又哭起來了。〔道。〕姪兒不肖。自從出來。如今已十多年了。並不知父母音耗。鍾生也流着淚。將他上京會試時。遇見鄂氏已嫁了何家。並他父親已死了。無力買地水葬的話。^⑤對他說了。那小狗子聽了這話。站起來向着牆儘力一頭撞去。血流滿面。倒在地下。鍾生驚得忙抱住。叫道。姪兒。你快醒來。叫了有多聲。只見他喉中聲響。總不做聲。鍾生要熱水。錢貴忙遞過。撬開牙灌了幾口。聽得喉中一聲響。吐出兩口鮮血。大哭道。姪兒此刻就死已是遲了。叔叔不殺我。還救我做甚麼。鍾生哭道。那是你幼年無知。你如今就死也救不轉你父親了。你若能改過自新。你父親也就瞑目了。勸撫了一會。替他把血拭了。包好了頭。扶他起來。叔姪二人悲悲切切。連晚飯都沒吃。過了一夜。次日。叫他洗浴了。鍾生取出自己一身新衣。叫他徹底更換。這日梅生來。聞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九六

思無邪滙寶

知他們叔姪相逢。約了宦萼賈文物童自大公分來賀。鍾生領着小狗子都去回謝。又請酒。也鬧了數日。鍾生每日留心看姪兒可能改過。見他時常提起父母來就暗暗悲啼。鍾生甚慘然。知道他有自悔之意。心中暗喜。又暗地吩咐鍾用。叫誘他外邊去戲耍。他總不聽。後來多次了。他怒起道。我是要該死的人。叔叔把我還當人看。我再有絲毫不成器。不但叔叔殺我。我父親陰靈自然就殺了我了。再要來這樣引誘。我就告訴叔叔與你了不成。鍾用復了鍾生。鍾生又悲又喜。喜的是姪兒改過。將來可以接續哥哥一脈。悲的是姪兒雖然會着了。但哥哥已沒了。嫂又嫁了人。一家永不能再會了。過了幾日。鍾生替他起了個名字。叫做鍾自新。字又新。又遲了兩個月。鍾生叫媒人替他尋媳婦。他知道了。對鍾生道。姪兒蒙叔父收養。侍奉一生。再不娶媳婦的。鍾生道。這是何故。他又哭起來。道。我父親因我氣死。母親因我父死無依。方纔嫁人。姪

兒若是長進。父親未必得死。就是父親病故。有我養活。母親也未必改嫁。想到這裡。恨不得自己拿刀割出心來。姪兒如今死有餘責。（幸）還敢望娶妻生子的受用麼。說着。流淚不止。鍾生也滴了幾點淚。正色道。你說的固是。但你父死者已不能復生。你可知道書上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若不娶妻。豈不^レ絕了你父親的後嗣。這是因小而廢大了。他又哭着道。叔叔教導。姪兒焉敢不聽。但是我父親雖不能復生。我母親如今現在人家。不知作何光景。我忍心在這裡快樂麼。鍾生嘆了幾口氣。道。好好。你的意思怎麼樣。他道。姪兒想要去[㊦]祭奠祭奠父親。看看母親的光景。回來再做商議。鍾生道。這是極好的事。我成你的孝思。遂取出二十兩銀子遞與他。道。你拿去做盤纏。他道。那裡用得這些。四五兩銀子就夠了。鍾生也是試他。看他見了銀子。拿他花費不花費的意思。見他說多。也不好收回。便道。你母親嫁的那家也甚貧窮。你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六九八

思無邪滙寶

用不了的。就與了你母親罷。鍾自新見叔叔說得關切。也就收下。第二日天未亮。他就來辭叔嬸。鍾生又叮囑早回。他起身去了。過了二十多天。鍾生在房中向錢貴道。此處到清江浦不過有五六天路程。往返半月餘就夠了。他如今去了許久。還不見回來。不知何故。過了幾日。只見鍾自新面帶喜色進來。向叔叔嬸母作揖。鍾生問道。我正在這裡念你。你回來了。你母親可好麼。鍾自新道。母親同姪兒回來了。鍾生驚問道。他在人家。如何得同你來。他道。姪兒到了那裡。找着了母親。那繼父已死了兩三個月。母親正孤身無依靠。姪兒祭了父親。帶的盤纏多了。又替母親旋製了幾件衣裳。所以就遲了日子。雇了一隻小揚州划子。到了儀真。開上換了滿江紅。同母親來了。現在旱西門外石城橋泊着。鍾生道。既然來了。你爲何不同他來家。他道。母親說他曾嫁過人家。不知叔叔許回來不許。因此不敢同來。鍾生道。這是甚麼話。你母親當

日也是萬不得已。今日既來。焉有不來家之理。遂叫家人雇轎夫擡轎。隨姪兒去接。吩咐備下酒飯。不多時。鄂氏到了。鍾生率領着錢貴代目兩個兒子都接到廳上。進來哭了一場。然後見了禮。衆人見鄂氏時。兩鬢斑白。已是老嫗了。大家訴說幾年的往事。然後安席接風。歡聚飲酒。鍾生收拾了一個獨院三間。原是小廳。間隔了與他母子同住。又與了鄂氏一個小婢。又派了兩個僕婦輪流供送茶飯。梅生知他嫂姪重圓。知會了宦賈童三人。李氏侯氏鐵氏富氏都來看賀。錢貴留下酒飯。鍾生着鍾自新進來謝了四位親家母。李氏因問鄂氏道。令郎可有了親事沒有。錢貴接着道。還不曾有岳家。正叫媒人替他尋着呢。富氏道。我倒看見一家有個好女兒。生得貞靜賢淑。模樣又乾淨。我去提了看。錢貴道。這好極了。但不知是誰家。富氏（道。）原是我家門下鮑信之。他如今不做了北捕廳通判了嗎。他的娘子請我。有他一個嫡堂小姑陪

姑 妄 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〇

思無邪滙寶

我。我說的就是〔他〕。他的親哥哥是個秀才。錢貴忙下來。斟上了一鍾酒敬富氏。又拜了一拜。笑道。全仗鼎力了。富氏回拜。笑着道。事還不知成與不成。我倒先吃了媒酒。錢貴道。親家奶奶去說。再沒有不成的。天晚散去。錢貴對鍾生道。鍾生聞〔之〕甚喜。次日。又親去托賈文物。賈文物也允諾。他夫妻二人商議了一番。去請了含香妯娌來當面講。遂差人去請鮑大奶奶二奶奶二位閒敘。請了來。飲酒中間。富氏提起這門親事。含香滿口應承。貞姑道。回去同丈夫商議回話。晚了辭歸。次午。含香打發一個僕婦來說。親事允了。請鍾老爺這裡着人到二房去求便成。賈文物遣人與鍾生說知。鍾生知道鄔合與鮑信之是故交。請了鄔合來。煩他去求。鮑復之允了。鍾生擇日行聘。又選吉辰娶了進門。果然好個媳婦。他是自幼跟着貞姑陶鎔出來的。知文達禮。十分賢孝。鄂氏得了這樣個好媳婦。喜是不消說。倒像個婆婆一般疼愛他。

此言謬矣。世間

媳婦疼愛婆婆者幾人哉。

就是錢貴代目也着實疼他了不得。一家和美。鍾生敬這鄂氏。還是以長嫂之禮。並不以另嫁過的人待他薄情。愛這鍾自新媳夫（婦）如親兒媳一樣。錢貴與鄂氏妯娌也甚親熱。鍾自新不但能孝順母親。他孝敬叔嬸如同父母一般。疼愛這兩個兄弟無比。真可謂敗子回頭金不換。鍾生見姪兒如此老成。心中大悅。把家務全交付與他。自己無事只看書或賦詩。高興了約梅生同去陶情山水。俗事總不經心。鍾自新也不負叔叔所托。把家中料理板板策策的。甚有次序。鍾生一日在家。正同姪兒閒話。忽門上傳進有個姓郝的人求見。鍾生知是郝友。叫請了進來。到了廳上。郝友叩謝。鍾生忙還禮不迭。郝友道。怎敢當老爺這樣過謙。定要請起。鍾生決乎不肯。方一齊起來。作揖坐下。郝友道。前幸遇老爺。小人次日就當來叩謝。恐老爺尚未回府。因有些要緊事件。往杭州去了許久。昨晚到舍。今日特來奉叩。鍾生道。豈敢有勞臺

駕。我們都係相與間。兄這等稱呼太謙。就不是了。郝友袖中取出個禮單來遞上。道。不堪微物。孝敬老爺賞人罷。鍾生接過一看。都是上樣食物。

金華火腿。紹興笋蕪。松紅糟黃雀。鱸魚。江陰糟鱖

魚。炙鱗。衢州橘子。湖州酒楊梅。臺州天摩笋。蜜

浸雕棗。

天摩嶺。言其極高之意。非天目山也。嶺上有大剎。左右有百餘家。無地可耕。土人皆採笋貨賣。即市上所賣之細綠笋也。以地得名。嶺上產棗極大。皆去核。雕鏤人物花卉。以

蜜浸之。本處即賣二分一個。過客買做土物饋人。若食只甜而已矣。全無棗味。嶺上更多紫荊樹。土人掘其根。製香几筆筒匙箸瓶之類。貨之。頗有佳致。

並惠泉酒之類。鍾生道。如何敢當這樣厚愛。決不敢領。郝友道。舍妹蒙老爺再生之恩。萬分不能報一。只不過聊盡鄙心。老爺要不收。使小人愧死了。鍾生推辭不却。然後道謝收了。擡了進去。因問道。兄近來作何貴幹。郝友道。當日原在外邊作些買賣。數年來因湖廣沿江一帶流寇從（縱）橫。所以不敢遠出。只在家株守。不過蘇杭近處走走罷了。鍾生

道。兄若無事。何不到都中看看令妹。郝友道。小人也有此想。鍾生道。兄爲何還是如此稱呼。只做朋友相稱纔是。郝友道。承蒙老爺見愛。斗膽了。晚弟倒要去看看。但恐榮公位尊。難得見面。倘或一時不認起來。徒費了往返盤纏。辛苦還是小事。仰攀豪貴親戚。不遇而歸。回來有何顏面以見親友。所以欲前又止。鍾生笑道。兄所慮乃勢利中之常情。但榮公令妹決不是那種人。弟不過些須的微情。令妹夫人尙念念不忘。榮公尙如此相愛。而況兄骨肉之間乎。且令甥今年已十數歲了。焉有不認之理。兄若果然要去。弟有一字問候榮公。內中再致一函候令妹夫人。備言兄去探親的話。兄到那裡。先煩人投入。若令妹見了。自然請會。郝友大喜。稱謝不已。鍾生遂同他到書房坐下。寫了一封候榮公稟啓。併那郝夫人小啓一封。也裝在一處封了。押圖書用了。付與郝友。道。素常山東一帶土賊竊發。行旅甚難。兄不若搭船。自運河而去。庶可放心。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〇四

思無邪滙寶

郝友道。承老爺盛愛。敢不遵命。辭了回來。過了幾日。收拾齊備。搭了一隻長船。行客貨船進京。行將及一月。到了臨清等關。船中無事。上岸走走。有兩箭之遙。過了關口。見數隻大座船也泊在那裡。船頭上豎着兩面奉指（旨）榮歸的金字大牌。吹吹打打。十分熱鬧。郝友正站住了看。聽得傍邊一個人道。這不知是那位大官府榮歸故里。這般體面。又一個道。我纔在關上聽見。聞官齊集人夫伺候。有禮部侍郎榮老爺。是湖廣人。告病回籍的船要過關。郝友聽了。心下一驚。道。此人莫非就是我妹子的丈夫。正在躊躇。只見船上搖搖擺擺走下一個體面管家來。上世

偏是大老得用之奴僕。一旦乍富之貧兒。慣會搖搖擺擺。而正經人決無此態。

郝友上前陪着小心問道。請問大爺。這位老爺榮歸。可是原任做過江西巡撫的。那人道。可正是。你問他怎麼。郝友滿心歡喜。答道。有南京住的原任邢部鍾老爺有書問候老爺。我正要進京。不想在這裡遇見。那人道。既有鍾老爺的書。拿來。我替你投進去。

郝友道。書還在船上。大爺略等片時。我去取來。忙回到船上。換了一身新衣服。取出書子。到船邊遞與那人。他道。這是夫人的坐船。你還遠遠站着。不許你近前。等候回話。郝友便退回些立住。那家人將書拿上船去。到艙門口稟了。僕婦接入。呈與榮公。榮公拆開一看。是一封問安並謝向年厚愛的話。又一個小封寫着夫人稟啓。榮公也拆開看了。上面先是問安。並錢氏戴氏同候致謝。後方說偶然遇見夫人令兄郝友。久想夫人骨肉之情。不敢輕造潭^へ前^ゝ府相認。晚生勸其來京。特具函奉達。着其親自上投。榮公見了。忙叫丫鬟在內艙請出夫人來。把字兒念與他聽了。遂問道。這是待你刻薄的令兄麼。郝夫人聽見字兒上說的是郝友。便道。不是。那一個是我叔伯哥哥。這是我同胞的哥哥。我那年到這裡來時。他在外面做生意去了。遂問那家人道。送書子的人在這裡。[〔]家人道。[〕]現在岸上站着。郝夫人忙到窗前向外一看。果然是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〇六

思無邪滙寶

他親兄。忙叫道。快請舅爺上船來。從相會。那家人方知是夫人的親胞兄。忙跑上岸。向郝友垂手躬身道。小人先不認得舅爺。大膽得罪。夫人請上船相會。郝友遂上船來。那家人忙搭扶手。

鎮可謂前倨而後恭。

榮公接出

艙門。攜手到了艙中。郝友先與榮（公）作揖。然後兄妹兩個人大哭了一場。見禮坐下。郝夫人叫五個外甥兩個外甥女見了娘舅。大兒已十五歲。業經娶過外甥媳婦。也拜了舅公。榮公向郝友道。我五十歲尙還無子。以爲後嗣無望了。自娶了令妹。今十六年中。得五男二女。實出望外。因指着大兒子道。他名榮錫。第二的名榮杖。三的名榮浩。四的名榮耀。五的名榮臺。郝友道。此皆姑老爺忠君愛民陰德所致。舍妹亦叨福庇。郝夫人兄妹各敘了十數載的想念話。榮公問及鍾生近況。郝友與鍾生原非深交。不知其詳。只約略答了數句。榮公又問他往京可還有別事。郝友道。因別舍妹久了。欲圖一會。並無別事。榮公道。既如此。我

們同回去。吩咐家人隨舅爺去搬了行李來。在頭號客船上安歇。郝友還帶了許多南京食物做土儀的。都搬來送上。郝夫人見哥哥來得這樣體面。着實歡喜。榮公擺酒接風。入席共飲。郝友與榮公對席。夫人打橫。飲了數巡。郝夫人問可曾續絃。娶了嫂子。生了姪兒沒有。郝友道。就是那年我八月盡回家。上冬就娶了邵氏女兒續絃。到如今生了兩個女兒。一個十四。一個十一。一個兒子五歲了。

此一問斷不可少。一則是兄妹敘敘家常。二來是做後娶他女兒做媳婦。若此處不

說。後來便是突如其來。

郝夫人問道。那惡人好古還在麼。郝友會意。答道。他自那年

聽得我回家。便逃得不知去向。今年春間無心遇着。我要送他到官。他着了急。同楊爲英俱投江死了。郝夫人嘆了兩聲。復喜笑道。天有眼。天有眼。

於情論之固可恨。於事論之當感之不置。非他一賣。何有今日。

榮公問道。你說的是誰。郝夫人道。就是我那

惡兄了。榮公點頭嘆了兩聲。道。人於骨肉無情者。豈無報應。但遲早耳。又向郝友道。我湖廣故鄉屢遭流寇殘害。似不可歸。愚意要在南京左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〇八

思無邪滙寶

近村中。有傍山臨水。可以陶情的地方。覓一所住宅暫居。不知可有這去處麼。郝友聽說。滿心歡喜。若在南京住下。他兄妹可常相會。十分慇懃。〔道。〕離城只一二十來里。乃當日謝安石所居之東山。今名土山。那個地方真好山水。若要卜居。除非那裡方妙。榮公道。既然有此妙處。舅兄暫歇數日。煩帶幾個小价先去覓下住宅。預備下一應器皿。並動用傢伙要緊。過了幾日。煩郝友同了家人。帶了銀子。雇了快船先去。又復鍾生的回書。並謝他送^⑧郝友來相會一事。郝友到了南京。見了鍾生。投了榮公書。〔翰〕並謝了鍾生的引進。然後說榮公要南京卜居。鍾生也是甚喜。遂着人打聽榮公幾時可到。過了些日子。榮公到了。鍾生接到船上見了。他夫婦送了下程。再三謝向日之情。次日。錢氏戴氏帶了兩個兒子。也來船上謝了郝夫人。鍾生又請榮公與郝夫人接風。榮公辭謝。他一概總不入城。鍾生夫婦又送了席來。榮公感謝不已。郝

夫人又送了許多京中之物。先是那郝友到土山訪買房地。易于仁聞知是侍郎公要買房子田地。他住居隔壁有一所大宅。並數百畝良田。願白白相送。郝友不肯。他竟賤價售與。希圖借光。這是自有生民以來。小人之常情。又不足爲笑。郝友來復榮公。已置了房子。是樣俱全備了。榮公闔家搬到土山去住。因易于仁有讓價之情。又係貼鄰。時常請來相敘。鍾生也常來看榮公。偶與易于仁會着。說起牛質是他的親家。牛質的外甥女是鮑復之之妻。鮑復之之妹是鍾生之姪媳。這樣算盤打不清的親戚。他望着人道。刑部鍾老爺也是我的四門親家。

非四門親家。乃八門親家矣。與

其認這等瓜葛。不若道。鍾老爺原是我娶招的女婿。還覺親熱。

榮侍郎老爺又是我親家的好友。勢利場中。依草

附木。借人爲榮者不少。惟明眼看之。覺可恥可笑耳。後來榮公勸郝友也搬上土山同住。郝夫人見大姪女生得好。娶了做次子的媳婦。親上加親。分外親熱。不在話下。一日。鍾生特到土山來看榮公。榮公喜道。學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一〇

思無邪滙寶

生僻處鄉隅。此地竟無一可談之人。內兄還略可晤對。他又往浙江去了。承先生不棄。命駕遠臨。鄙意欲奉屈草榻數宵。古人作平原十日之飲。我輩雖非飲客。作十宵清夜之談。不知臺意如何。鍾生笑道。晚生此軀也是毫無世事的。既承老先生見愛。敢不遵命。但恐過擾郇廚。大費主人物料。晚生有所不安耳。榮公笑道。先生前雖降臨數次。皆因匆忙。未得深敘。心甚歉仄。今奉屈者。欲談積愆耳。但鄉村間恐無美品以款嘉賓。何敢當個擾字。兩人在書房中促膝而談。無非講些經史。談些詩文。議論些古今興亡得失。或手談數局。或品茶數甌。午後備了一桌極豐盛的酒席相待。鍾生不安道。晚生蒙老先生過愛。當以通家子姪相待便好。如此盛設。反使晚生不安了。榮公笑道。一餐便飯。先生何須過謙稱譽。鍾生道。既承費事。只晚生一人在此。何不約易親翁同坐坐。老先生尊意可否。榮公道。此翁於世情則圓熟。果爾天下皆去得。恐不足以對高明

談吐。

毫不在乎。世人但患無勢利耳。若有此二字。雖放屁。無人不贊其香美者。

鍾生笑道。若請他來論文。或恐強其所難。

請來吃酒。大約也還不妨。榮公大笑。吩咐家人去請。那易于仁聽見榮公請他陪鍾生。可有不來的。頃刻而至。相揖罷。榮公道。都係至交。就請坐罷。彼此相遜。鍾生讓易于仁齒長。易于仁讓鍾生是客。決不敢僭。讓了多時。榮公向鍾生道。先生不必謙了。請坐了罷。易親翁與學生比鄰。還算半東。先生遠來是客。倒是托契的好。況又非大席。何必過遜。易于仁道。榮老大人尊言是極。我小弟是決不敢僭老親翁先生的。鍾生只得道了罪。坐了客位。易于仁還要讓榮公對陪。榮公笑道。主人有僭客的禮麼。這不消讓了。他方與鍾生對坐。榮公下陪。須臾。送上菜來。說不盡的美味。雖無鳳髓龍肝。也極盡人間佳品。飲了幾巡。送上飯來。吃畢撤了。與鍾生家人吃。又換上果碟。都是絕精下酒之物。榮公道。我們並無外客。知己相逢。要脫客套纔妙。我學生酒量不堪。與麴蘖無緣。不能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二

思無邪滙寶

奉陪。鍾先生同易公要盡其酒量方妙。鍾生道。承老先生厚愛。但晚生溝渠量耳。數杯之後。即醺然矣。易親翁尊量極宏。請寬飲數觥。以盡老先生雅愛。易于仁雖是個土財主。每常以爲雞魚鵝肉。間或廚子包的酒席有些海參魚翅之數。就是絕妙的了。何嘗見過這樣佳饌異味。俗語說。三代爲宦。纔知穿衣吃飯。雖然不過牲畜治辦的。但烹飪異樣。竟不知是如何整治。他方纔雖吃了那些美味。還有幾品不認得是何物。見別人吃。他也吃。只知美口而已。此時擺列着這些稀奇果品。異樣佳饌。酒又香得噴鼻。要去大飲大嚼。恐人笑他村氣。見鍾生讓他。可還不。吃。便放量大饗。榮公是做大官的人。每常宴客。人在他面前趑趑踏踏。做出許多斯文態度來。今見易于仁這樣大啖大嚼。不知他是村俗。不曾見過大老家禮貌。反以爲他老實可喜。叫家人取了個玉杯來。連連送酒。他也杯杯的不辭。飲到掌燈以後。雖未到十分酩酊醉。也有了八

分醺意。鍾生也酒夠了。說道。晚生鼠量已盈。夜深了。告止罷。榮公還要留坐。鍾生苦辭。方纔肯了。易于仁也辭別歸家。榮公要陪鍾生同榻。鍾生再三不肯。他告了安置。始回上房。一宿晚景不題。鍾生睡到五鼓時醒來。隱隱聽得哭聲。心下動疑。到天明時。又聽得窗外有人。雖是輕輕說話。却內中帶着咨嗟嘆息之聲。覺得有些異樣。叫家人起來去問。榮公管家進來說。易大爺昨晚回去。五鼓時得暴病死了。方纔他兒子到門口來叩頭報喪。鍾生吃了一驚。忙穿衣起來。不多時。榮公出來。也不勝駭異。早點畢。榮公同鍾生到他家去弔唁。問其病故之緣由。只見他的兩個兒子蠢蠢然毫無悲戚之容。答道。我們也不知道是甚麼病。母親說好好的睡覺。半夜裡叫心疼。何嘗心疼。或劉是耳朵疼。五更天就死了。鍾生聽得內中有許多婦人號哭。細聆其聲。不住點頭嗟嘆。二人回來。到書房坐下。榮公道。適纔先生在他家聽得哭聲。有許多疑色。是何緣故。鍾生好耳。榮公好目。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一四

思無邪滙寶

鍾生道。此人之死。定有不明。晚生雖不能聆音察意。也還聽得一個大概。那些婦人無非是他的妻妾婢婦。內中哀而不傷者。此乃衆人不得不哭。不過乾號而已。此無所關心者也。內有數人。哭既不哀。聲又帶懼。不知何故。只有一個哭得哀慟迫切之至。其中倘有他弊。異日必自此人身上明之。晚生鄙見如此。或他日有驗。亦未可知。榮公點頭嘆了幾聲。鍾生住了數日。辭了回家去了。你道易于仁如何死的。那馬蚤兒水良兒先配了那苗秀谷實。借得了種。這兩個丫頭豈有不貪主人之妾之尊。而肯爲家奴之妻之賤的理。當日原是他下去借種。既已借得。自然要回復主人。況且若生得兒女。將來還想做副主母。就告訴了易于仁。又叫了兩個人上來。但易于仁的妾婢甚多。他雖好淫。但以一人之身。焉能盡供許多人之樂。這些婦人生於鄉。長於鄉。又遇着這樣個淫主公。可還知有甚羞恥。易于仁他是不論白日黑夜。院內房中。興到

即弄的。家人男子雖一個不許上來。但他不過是個土財主。又非仕宦門第。禮樂人家。知道甚麼叫做閨門嚴肅。這些婦女瞞了他的眼。都時常往外邊走動。也都各有私夫。這水良兒馬蚤兒的舊夫苗秀谷實。雖是兩條空漢。都陽物粗雄。腰間力猛。他二人還常常出去同他敘舊。後來頑得多次。又棄舊取新。二人私想商議互易其夫。那兩男人有何不肯。要是他自己的老婆。恐蒙龜名。或還吝嗇。這牝是主人公之物。何不可公中而用之。兩下就換了。自從換過。就任水馬二婦欲新則新。愛舊則舊。或他兩人中有一個偷空下來。遇着苗谷二人在一處。舊新就同門起來。他的牝戶竟成了田地。苗谷一齊栽種。他四人倒也過得甚是和美。從無爭競之意。已非一年。因衆婦人皆有所私。互相隱瞞。誰肯洩誰的事。內中只有鄒氏。他自從遇着那仙狐。經過他那種交媾。料道世間男子也無出其右者。倒覺淫心稍退。後來生了奇姐。大了嫁了人家。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一六

思無邪滙寶

易于仁也另眼看他。袁氏日夜惟以貪淫爲事。

這也算得是一件奇談。

家務總置之

膜外。鄒氏位居其次。少不得要做了當家婆。越發尊位體重了。再不肯做淫褻的事。他知易勤易壽非夫主之骨血。將來這分家私。他女兒有多半承受。不想女兒又死了。他主持家務。一味從寬。倒也頗得下人們的感戴。易于仁自從收了焦面鬼大娘來家之後。雖喜他善淫。但面目既已可憎。此物又寡骨精瘦。毫無可取。先還偶爾寄興。後竟不一過而問焉。這焦氏是騷得無對的人。當日名曰守寡。因無垂青之人。實是死捱。後遇了卜通。痛弄了數年纔罷。騷氣略出了一出。今到了易于仁內邊。見他不時同人高興。恩波總總不能相及。弄得眼飽肚飢。如何過得。雖分了一個角先生。並相與了後院中那幾個老（毛）猴子。

角先生毛猴子倒也堪對。

安

能解得饑吻。想以一杯之水。救車薪之火。如何能夠。後來知道人皆有副夫我獨無。不但他新來乍到。不知誰是誰人的契友。從何處而尋覓。

兼之貌又不揚。他間或做些媚態去勾引人。豈但不能邀愛。且失笑者多。贊美者絕無一人。知道這樣美事輪不到他的了。一團興致化爲忿怒。怒而繼之以醋。常出去打聽。要拿別人的錯縫。出他胸中惡氣。那一日。他倒是無心下去看看他的兒子。四處尋覓不見。找到苗秀的窗下。聽得房中聲息大異。在他窗洞中一張。見苗秀同馬蚤兒在地下凳子。上弄。谷實同水良兒在床上弄。兩處響聲。所聞於窗外。他見了這樣美事。如何肯走。儘着站住。看了多時。四人又互相另等更換。那水良兒馬蚤兒到了樂境。那嘻笑哼叫之聲。雖不敢不（大）膽歡呼。忍不住時就露出來了。焦氏顧看這個。又顧看那個。看他兩下出出進進。不忍瞬目。眼睛都看花了。下邊的水順着把褲脚褶衣都洶濕了還不知道。見他們事畢要收兵了。苗谷二人拔出陽物。大有可觀。由不得打了一個寒噤。渾身一麻。再要看一會。恐他們出來看見。不但不能分惠稍嘗。

姑 妄 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八

思無邪滙寶

還恐要受他輕薄。只得咬着牙。拍了拍胸。

拍了拍胸。妙極。看既不可去又不捨。真難割割。

兩條腿像癱

了一般。酥軟難行。只得慢慢一步步走。掙着走到上邊。倒在床上。惱氣了半日。一日。見袁氏左右沒人。他悄悄告訴。連他二人的陽物有多粗多大的東西。用手比與袁氏看。說得那弄法津津有味。袁氏聽得他們偷漢。毫不介意。後說到二人有如此之具。倒怒起來。暗想道。如今他年已五旬。精力大非昔比。叫我日夜守着這牛角先生對頭。要想嘗個好肉滋味。比奇珍異寶還難得的。他們有這樣好美物。不送來孝敬我。竟留○○起來了。好生可惡。因對焦氏道。你留心打聽。他們再要做此事。你來告訴我。我去拿住他。定有好處到你。那焦氏合了他的心事。日日留神打聽。一日。易于仁進城看女婿牛耕去了。衆妾婢得了這個閒空。都去各尋對偶。這焦氏留心。見水良兒馬蚤見隱隱藏藏一溜煙也去了。他隨後跟了去。在窗洞一張。他四人正在起手。忙飛走上來。喘吁吁

笑嘻嘻向袁氏做個手勢。道。他四個人又穿上了。這樣這樣呢。奶奶快些去看。袁氏同他下來。走到苗秀門口。把門一推。不想門不曾闔好。隨手而開。見他四個好弄。他們見了主母。魂飛魄散。赤條條一齊跪下叩頭。袁氏也不做聲。先向二人腰間一看。果然兩件好東西。濕達達一個紫光頭。直豎豎一撮黑鬚鬚。好生動火。坐在床上。假意怒道。你們後來瞞着我做這樣的事。該當甚麼罪。四個人不敢做聲。只是叩頭。袁氏見了這美具。一來忍不得了。二來怕誤了工夫。笑罵道。你這兩個奴才。有這樣好東西。不來孝敬我。倒孝敬了丫頭。又向水馬二人道。你這兩個淫婦。有他們這等好美物。都不送了上來。許你們私藏着受用麼。他四人聽得這話。都纔放了心。馬蚤兒笑道。久要孝敬奶奶。因不見出奇。怕奶奶不稀罕。故此不敢。奶奶要不嫌棄。叫他用力服事。二人竟站起來。水良兒就替他脫衣服。袁氏道。大白日裡脫甚麼衣裳。馬蚤兒就去褪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二〇

思無邪滙寶

他的褲子。他借那意兒。就倒在床上。馬蚤兒纔替他脫光。水良兒忙取過一床夾被。疊了墊在屁股底下。向苗秀道。你好好的服事奶奶。那苗秀還疑是夢。笑盈盈忙上去就弄。袁氏見谷實還跪着呢。說道。他兩個每常也弄夠了。你同焦氏弄弄去。谷實雖不愛他。奉主母之命。不敢不遵。也就跳起身來。焦氏忙自己扯去褲子。慢些。扯破了。了可惜。谷實將他按在一張

破椅子上。焦氏兩足大蹺。谷實將他腿夾在肋下。做一齣懶漢推車的

故事。

偶憶一笑談。一偷兒入入室。正值夫妻行房。聽得婦問道。這叫個甚麼名色。夫答道。這是懶漢推車。少刻。其妻淫聲浪語。哼哼叫笑。偷兒忍耐不住。急得滿地亂走。其夫聞得大駭。說道。那裡腳步響。偷兒道。是走路的。

其人詭道。你如何在人屋裡來走路。偷兒道。你在床上推得車。難道屋裡走不得路。

馬蚤兒要奉承主母。爬上床。在苗秀背後。雙

手抱着他的屁股。加力狠推。水良兒也看上興來了。向谷實笑〔道。〕我也來幫幫你。便在後面推起。好半日工夫方散去。且說那鄒氏那日在窗內坐着。袁氏下去時不曾看見他。他却瞥見袁氏帶着焦氏出去。多時尚不見回來。也還不在心上。後來。但是易于仁不在家。袁氏便同

焦氏出去。半日方回。不知何故。如此者多次。心疑道。他從來不甚往下邊去的。這些時不住往那裡去。這有些古怪。那一日。易于仁又有事他往。又見袁氏同焦氏忙忙的走了出去。鄒氏便自己出去尋探。到了院門外邊。四處望望。房子又多。不知在何處。想道。管他的閒事做甚麼。正想要回來。只見一個十來歲的小丫頭走來。鄒氏問道。你看見奶奶沒有。那丫頭道。我先見奶奶同嬸嬸焦氏到苗大叔家裡去。這一會沒看見。那苗秀的房子那裡。在拐角盡頭。是沒人來往去處的。此句下得好。不然他們做事。豈無人見聞也。

鄒氏悄悄走到房前。見門關着。隔門窗聽聽。響聲大怪。又到窗外一張。谷實同袁氏在床上扛着兩條腿。像扯風箱一般。抽得那袁氏上哼下響。馬蚤兒在後推着。苗秀同焦氏在一條凳子上幹。水良兒在傍笑着看。那焦氏雖不敢大呼。那親祖宗親哥哥親爹爹親漢子。無般不叫出來。鄒氏一見。連忙抽身走回房中。坐下想道。這樣的事。丫頭無羞恥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三

思無邪滙寶

也還不該。奶奶一個正主。如何也做這等下賤的勾當。大白晝同丫頭老婆兩個家奴在一處淫蕩。也就無臉面之極了。這事對老爹說既不好。不說又不好。倘事露。渾的帶清的。壞的帶好的。這還是小事。設或有意外之變。那時怎了。他們到了這樣地位。人心喪盡。還有甚麼夫妻主婢的情意。還是說的好。使老爹好用心防範他。過了數日。易于仁到鄒氏房中來。鄒氏欲言又忍。吞吞吐吐的樣子。易于仁甚是動疑。再三盤問。鄒氏不得已。把所見的事相告。又再三叮囑。你千萬不可聲明。只放在心裡。改日若是親眼見了。把兩個奴才驅逐出去。既不落醜名。又無禍患。一天的事都完了。你此時倘鬧起來。既無憑據。何以爲信。若說是我說的。豈不叫奶奶同我結下冤仇。就是奶奶娘家同他的親戚知道。又無賊證。不但說你誣賴他。還怪你聽小老婆的話呢。冤害嫡妻。鬧到官。你我都有罪名。那易于仁雖一竅不通。却還懂得人情。聽

了鄒氏的話。也深以爲有理。隱忍在心。俗語說。狗肚裡着不得酥油。他雖然忍住。不曾發洩。見了袁氏焦氏馬蚤兒水良兒。就不像當日的面孔。一臉勃勃怒氣。將過了兩三日。那榮公約他去陪鍾生。他那日多了一杯。到家在上房堂屋中。坐一張椅子上。酒湧上來。要茶吃。那焦氏不知機。也不看他的面色。還搶尖希寵。忙篩了一鍾茶。扭扭捏捏送來。他一時觸氣。怒從心起。忍不得了。也不接茶。兜臉一掌。打了一個踉蹌。焦氏手中茶鍾掉在地下。跌得粉碎。他罵道。你這淫婦。把一個精棒棒的漢子生生被你弄死。後來你又私偷着卜先生。先生去後時。沒人愛你。你每日浪聲號哭。我倒好意收你進來。有穿有吃。我也還有些情意到你。你受用得肥瘋了。又做牽頭。同沒廉恥淫婦們養漢。罵上氣來。站起又是幾拳。踢上幾腳。打得那焦氏蹲在地下叫救命。易于仁怒氣越發。一下推倒。將褲子一把扯下。露出那若彼濯濯也的牝物。脫下鞋來。拿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二四

思無邪滙寶

鞋底把光屁股並陰門亂打。

打陰門。趣極。但此非受刑之所。尋翁曰。此處是紅欄春杵之所。非鞋底打嘴巴之所耳。

焦氏殺豬也

似的叫。此時衆妾婢聽見。都來到堂屋裡。各懷鬼胎。那鄒氏只暗暗跌脚叫苦。怕他說出自己。見他醉了。又不敢勸。那馬蚤兒水良兒只知會淫。却是兩個蠢物。也不聽主人公的話頭。倚着他是有兒子的妾。上前來拉他。道。是那裡這樣無風生有的話。我們成日間在一處。那裡這麼便宜的漢就到他養。難道男女的東西都生在額頭上的麼。走到那裡就撞了一下不成。易于仁怒氣越發起來。丟了鞋。夾馬蚤兒。劈面一拳。打得跌了幾跌。不曾跌倒。口鼻中鮮血直冒。兩手搗着臉飛跑。易于仁一手採過水良兒頭髮。撈倒在地。下。拳脚齊下。脊背上打了幾拳。陰門上踢了幾脚。罵道。你們通同作弊。一同偷漢。還敢來替他分辯。袁氏先見易于仁罵的話頭有因。賊人膽虛。未免自愧。不敢出來衛護。今見打得十分狼狽。未免心疼這三人。在房中走將出來。坐在椅子上說。

道。哎呀。

哎呀二字用處多矣。此哎呀一聲。如聞淫婦口角。

一個人活來五十多歲。重新撒起酒瘋來了。

何不自道。哎呀。一個人活了五十多歲。重新養起漢來了。

養漢那是賴得人的。你親眼看見來麼。忒攢了黃

湯酒。這麼個賊樣。無緣無故把幾個人打得凭樣兒。易于仁一跳八丈。

罵道。無廉恥的淫婦。還來護衛他們甚麼。①虧你有尿臉彈子出來說

話。吃魚又嫌腥。養漢又拋清。就是你了。你沒有同苗秀谷實弄麼。你還

同焦氏那淫婦兩個弄。馬蚤兒水良兒兩個淫婦推。你當我不知道麼。

袁氏見他說的對住了針眼。無辭可答。又是那愧。只大哭大罵道。沒良

心的忘八。我同你夫妻三十多年。你聽那個忘八淫婦調唆呢。賴我養

漢。易于仁罵道。臭淫婦。你同奴才忒的不值了。反說我賴你。就要撲上

去打。鄒氏見不是勢頭。抵死抱住。他此時的酒越發湧了出來。也受不

住了。鄒氏扶他到屋裡袁氏床上睡下。他咬牙切齒罵道。今日晚了。我

不同你們講。明日我把苗秀谷實兩個奴腿子擰將起來拷問。看他招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二六

思無邪滙寶

不招。等問明。我不碎剝萬段了你這幾個淫婦。不算手段。鄒氏替他脫了上衣。安撫他睡下。他氣忿忿的怒吼了一會。就睡着了。時將三鼓。衆人都歇息。袁氏同焦氏馬蚤兒水良兒。在西間屋裡悄悄的道。這件事他怎得知道得這等詳細。明日果然拿他兩個審問起來。設或招出。我六個人的命都難保。他那惡性子是說得出就做得出的。古人說。先下手者爲強。捨了他一個。救了我們衆人們罷。馬蚤兒道。我們不敢主張。聽憑奶奶的心裡。袁氏又想了一會。就算着未必便得死。從此便斷絕了這條路。再沒得適口的了。發個狠道。罷。罷。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但我們下手不得。你倆悄悄的開門去叫苗秀谷實來。不多時來了。袁氏把易于仁的話向他說了。道。這是如今不好了。除非是害了他。我們纔得生路。你兩個怎麼說。那苗秀谷實是鄉村中的仝漢。一點世事都不知的。却會幹事。他曉得什麼叫做利害。聽得明日要處治他。不知是如何的刑

罰。遂道。奶奶吩咐怎麼的。我們就怎麼的。袁氏道。我想來要勒死搗死。恐人看出形跡。我當日在家做女兒。聽人說古語。說一個女兒謀死丈夫。耳朵裡釘了一根釘子。再看不出。除非是也。這個法兒纔妙。

不意袁氏竟善於學

古大約他聽人說古語。未必皆是謀殺丈夫之事。其話必多。而他獨學了此一事來。然不足異也。如聖經賢傳所云忠孝節義之事不少。人皆不學。其奸臣逆子凶惡之事。而人多效之。奸猶袁氏也。之聽古也。

但我

們下不得手。恐怕他跳起來。拿不住。那益發不好了。故此叫你兩個來。他二人道。這值甚麼。大呆子水牛還容容易易的宰呢。何況一個醉人。

以主公比大水牛。妙譬。然而易于仁也。只算得水牛。

可有釘子尋根來。袁氏道。釘子倒沒有。前日一根斷

火筋我撈在簸籬裡。大約也用得。尋了出來。遞與苗秀。苗秀看看道。好得很。比釘子還好。只怕他叫起來。人聽見怎處。向谷實道。你先搗着嘴。等我好釘釘。奶奶同衆人按住他的身子。不要給他動。苗秀要了個棒槌拿着。遂一齊到了東屋。袁氏同三個婆娘將他按住。谷實忙搗着嘴。易于仁醉眠如小死。一毫也不知。苗秀將火筋放入耳中。一棒槌就釘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二八

思無邪滙寶

將進去。易于仁連掙也不曾掙一掙。就完帳了。

刻薄一生。苦掙銀錢。臨死還掙些甚麼。

袁氏恐他

耳中流血。用棉花填入塞緊。一毫不露形跡。悄悄打發二人出去。時已

五鼓時分。故做驚慌之狀。大哭道。不好了。老爹說心疼。此時一覺就睡

死了。

好睡。世人有愛睡。俱當如此睡法。

衆人忙起來看時。已冰冷鐵硬。忙替他穿上衣服。拿

門板停上。蒙了臉。那易勤易壽畜生一般的人。

禽獸非畜生而何。

也不知道哭。

此等孝子

甚多。又不止此勤壽。

叫他去報喪。纔去報喪。叫他在屍前守着。他就守着。

父故而遵母命。真是孝子。

榮

公同鍾生來時。鍾生聽得哭聲內中哭而帶懼者。袁氏四人。他們謀死

了夫主。雖無人知。到底心中害怕。所以其聲懼。其餘的妾婢視主人如

傳舍。無關痛癢。一味乾嚎而已。只鄒氏見丈夫之死。實由於他言而起。

死得又甚可疑。要出頭詰問。又沒第二個幫手。又怕果是暴病睡死的。

豈不結怨於袁氏。心下千思百慮。所以哭得甚哀。次日入殮。延請僧道

念了幾個經。到了盡七。埋於易老兒之側。袁氏先還假哭了幾場。自棺

材出去之後。惟聞得嘻笑之聲。毫無悲慟之意。只鄒氏一個。還時常哭。袁氏嫌上邊人多礙眼。把些妾婢都嫁的嫁。賣的賣了。

雖是他嫌礙眼。却積了許多德。單

留焦氏馬蚤兒水良兒並幾個心腹丫頭。意思要叫鄒氏改嫁。鄒氏道。我雖不曾生兒。也養過女兒嫁了人家。我已四十多歲。活是易家人。死是易家鬼。我往那裡去。一家都去盡了。我還去不着呢。

暗指袁氏諸夫。人妙。

到易

于仁靈前痛哭半日。袁氏也不敢強他。過了些時。袁氏獨處了許久。耐不得了。晚間悄悄叫進苗秀谷實來。他同幾個婦人滾做一床。一日。夜闌人靜。鄒氏一覺醒來。忽聞得上房笑聲隱隱。起來向窗外一張。見上房窗子上燈光大亮。他輕輕開門。躡足走到窗下張看。見男女六人都脫得精光。焦氏馬爬在床上。屁股蹶高。袁氏仰臥在他背上。馬蚤兒水良兒每人抱着他一條腿。使牝戶大張。苗秀同袁氏大弄。谷實在後用力揉他。幾人一面弄一面笑。所以聲聞下室。鄒氏心中怒恨至極。却不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三〇

思無邪滙寶

敢做聲。忙走回來。他幾人淫褻的事甚多。不堪出口。袁氏將銀錢供着二人。華衣美食。大非昔比。也快活了有八九個月。

九者數之奇也。該他們晦氣進宮了。

且說榮

公的一個會場門生姓智。是山西人。乃晉國智伯之裔。他單名一個功字。新點差南京代巡。他居官清正。真是鐵面冰心。人都稱他爲龍圖包老的後身。他知榮公寄寓土山。政事稍暇。減去衣從。只坐了轎。帶着十數個人。下鄉來謁見老師。村中人也並不知他是按院。剛到了村外。忽一陣旋風。夾沙撲面。在轎前旋轉不散。智按院心中一動。喝道。若係冤枉魂魄有靈。可領我衙役同往。纔說畢。那風便旋着前去。智按院吩咐兩個衙役道。你兩個快隨了這風去。看到何處止。看真實了來回話。那兩個衙役如飛般跑着。跟定那旋風去了。他到了榮公門上。閹人傳了進去。請入相會。到廳上拜謁過。師生坐了。敘了些寒溫。獻過了茶。只見兩個衙役上前跪稟道。小的隨了風去到一座墳前。一旋就散了。小的

問明附近居人。說那墳是此處財主易家的。纔葬了不到一年。榮公問其緣故。智按院道。門生纔到村外。忽然一陣旋風。聚而不散。門生覺其有異。故差衙役隨去。此事必有奇冤。故鬼魂到門生轎前來顯示。榮公不勝驚訝。道。鍾麗生眞異人也。智按院道。老師聞此而驚詫。必有所聞也。鍾麗生又是何人。乞明以見示。榮公道。內中隱微。我學生不知其詳。遂將鍾生來看他。留宿。約易于仁相陪。掌燈後時散去。次早聞他五鼓暴卒。同鍾生往弔。鍾生回來說。數個哭聲帶懼。一個哭聲甚哀之婦人。此人死必不明。叫學生記着。將來定有驗處。今日賢契遇旋風之異。彼有先知之明。豈非異人乎。智按院忙問道。此鍾麗生何人也。今在何處。榮公笑道。此人賢契豈不聞其名。即向年請罷太監監軍。被放歸來之鍾情也。麗生乃其字耳。智按院道。門生慕其芳名久矣。況他是前輩先生。明日定然去一拜訪。以伸渴仰之私。榮公笑道。他做人孤介得很。從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三

思無邪滙寶

來不會當事的。閉門推病。賢契果要會他。除非帶我一個名帖去。纔可相會。智按院道。門生初進。始歷仕途。雖有爲民伸冤理枉之心。無奈才力不及何。即如易家這一段公案。當何以究之。祈老恩師賜教。榮公道。賢契少年英雋。何詢及於我老朽。當年鍾麗生在刑曹時。無冤不白。至今爲人稱仰。賢契但訪之與他。定有所益。智按院一恭道。領命了。榮公因他遠來。留飯而別。智按院回衙。次日即往拜鍾生。他的拜帖同榮公的名單一齊傳入。鍾生連忙出迎。一恭道。不知老公祖大人降臨。有失遠迎。得罪了。智按院笑吟吟一恭道。豈敢驚動大駕。爲罪耳。讓到廳上。揖罷坐下。智按院道。弟在都門時。聞老先生大名。渴仰久矣。常以未得識荆爲歉。昨見敝座師。談及起來。故特深誠晉謁。鍾生道。治弟草野放民。不敢干謁當道。所以老公祖大人駕臨此地。也不敢趨叩。反辱先施。獲罪多矣。按院又一恭道。豈敢。茶罷。按院顧左右道。迴避。衆人都退了。

出去。他將椅子拉近前。與鍾生促膝相對。說道。昨天弟謁敝座師去。方到村外。忽起一陣旋風。盤旋不散。弟覺有異。命衙役隨去。云係易姓之墳。葬未期年。敝座師道老先生向聆哭聲。便覺有冤。有前知之哲。故此弟特來請教。當作何審究。鍾生道。弟向日不過一時臆度。偶爾中耳。治弟孤陋寡聞。何敢多啄。(喙)老公祖大人素有神明之稱。此等事直饒爲之。按院道。一應詞訟。即疑難事。弟或可爲斷理。此陰魂事。現從何處究起。以何爲證據。祈老先生明以教我。開我茅塞。不但弟感老先生厚愛。即冤死者冥冥之中亦荷大恩矣。鍾生道。老公祖大人既諄諄下問。敢不獻芻蕘之見。前哭得極悲慟之婦人。必有連心之苦。不能出之於口。故隱痛於心。若得此人詢之。必得其詳。衆婦必俱調來面訴。審其辭語。查其顏色。公堂之上自有鬼神。心虛者必現之於面。只細心詳審。必得其情。較勝用刑多矣。管窺之見如此。老公祖大人自另有高明。非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三四

思無邪滙寶

治弟之所能測矣。智按院道。承教了。又問道。向年同老先生爲事回來的那位關年兄老先生。可知他近況何如。鍾生道。老公祖大人與敝年兄相識麼。按院道。他令先尊與先君同年。向年又同年在翰院。弟與關年伯關年兄相聚數載。情同如骨肉。今別將二十載矣。鍾生道。關年兄貧寒素守。今住在和州孝義鄉。弟曾去看過一次。老公祖大人若按臨其地。還當青目一二。按院道。這是自然。說罷。遂別了出來。鍾生隨去答拜了。按院次早吩咐四名差役。到土山去。將易家得用的家人訪拿兩個來。不許驚擾地方。差役領命。去到土山。訪問易家的鄰佑道。借問一聲。易家得用的管家是那兩個。那數人問道。你列位打那裡來。問他怎麼。一個差人悄悄的道。我們是上司衙門差了來的。叫他家的兩個管事。的去問話。鄰舍們近來見苗秀谷實都穿上了綿紬直裰。腰中銀錢不斷。洋洋自得。儼然「一」副財主的身分。目中無人的樣子。有些看

不得。

世上此等看不得的人不可勝數。

又風聞得他夥伴中有氣不忿的傳說。說他二人私

通主母的這些醜話。街坊衆人無不痛恨。就指說他兩個的姓名。差人

到他門口。恰好二人坐在那裡高談。

借他二人口中寫盡暴發戶人家子弟。

苗秀說道。當日鹹菜

梗子。或幾個鹹豆。吃酒吃飯一般也罷了。間或得個雞蛋嘗嘗。覺得馨

香美味。近來這嘴還是我的。離了好菜就吃不下去。不但聞着雞蛋一

股雞屎臭。連葷菜覺得沒味。我想進城去買些好看來嗒嗒。這鄉村中

不過雞肉之類。吃得很厭煩。別無可吃之物了。谷實道。正是呢。當日穿

着破衲頭。赤脚穿草鞋。也不覺得。三五年做件粗布直裰穿上。自己覺

得十分光彩。我如今這幾件紬衣服鞋襪。略舊了些。穿着就覺不好意思

見人。臉上怪掃掃的。我也要進城去買幾個紬子來呢。明日備兩匹

驢子。我同你去。苗秀笑道。你好自己低架子。我們如今還騎驢。不怕人

笑話麼。叫佃戶擡兩乘轎來。我們去到了城中。在大酒館裡我請你。谷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三六

思無邪滙寶

實道。早半日擾你。下半日我還席。苗秀道。我常聽見人說。城裡武定橋

那裡有個舊院。全是好婊子。我當東請你去頑頑。谷實道。那使不得。俗

說的好。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殺主時。何不以此思。

一時被上屋裡知道了。就了

不成。一惱了他。我們就要弄出當日的原身來了。嫖字趁早收拾起。還

是吃的爲高。

這兩句話可做戒嫖論。吃者是吃下肚去。補益我。嫖者是洩了出去。補益他。二便孰使益。

二人正說得高興。兩個差人

上前問道。府上有一位姓苗的。一位姓谷的。可在家。他二人看了幾眼。

坐着不動。昂昂然道。我二位就是。你有甚麼話說。差人腰間摸出鐵繩

套上。他兩個怒道。我又不犯法。你這是做甚麼。你是那裡來的。這樣大

膽可惡。差役笑道。你犯法不犯法我們不知道。奉按院老爺的命。差來

請你二位去說話。大膽得罪了。你到了衙門。等老爺替你陪罪。他兩人

聽得按院兩個字。魂也不知那裡去了。忙向街鄰說道。煩老爹到我們

家裡說一聲。不知爲甚事。按院老爺拿我們呢。四個差人不由分說。帶

着飛走。

驢也騎不成。轎也沒得坐。

二十來里。不到兩個時辰。已拿到衙門。傳梆進去。稟

稱拿到易家得用的兩個家人苗秀谷實。按院吩咐帶進後堂來。差人

帶入。按院見這二人雖係鄉農。却露出一臉凶暴之氣。又穿着紬衣。打扮

得古裡古怪的樣子。就有幾分動疑。

此所謂服之不裏身之災也。

問道。你兩個就是易家

的家人麼。二人答應道。是呀。老爺。

的是江南鄉下人聲口。

又問道。你主人是怎麼死

的。有人告你兩個知道詳細。可實說上來。他二人聽見這話。面色頓改。

似有驚恐之意。苗秀望着谷實。谷實也望着苗秀。答應不出。按院喝道。

問你話。怎麼不答應。苗秀含含糊糊的答道。小人們並不知道。按院道。

糊（胡）說。你們既是他的家人。主人是怎樣死的。都推不知。就該打嘴。

谷實道。那日小的主人在榮老爺家吃酒回來。醉了睡到五更。就沒有

了。小的們是下人。在外邊住着。那知是怎樣死的。又問道。如今你家上

邊還有些甚麼人。谷實答道。一個奶奶姓袁。一個生過姑娘的鄒姨娘。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三八

思無邪滙寶

兩個生相公的。一個馬姨娘。一個水姨娘。還有一個主人族間的姪兒的媳婦。姓焦的焦大娘。就是他們幾個守寡。還有幾個丫頭。別的姑娘姐姐都嫁了去。按院道。焦氏既是你主人的姪兒媳婦。怎麼也守起寡來。苗秀道。他也算主人跟前的小了。按院點頭嘆道。此人家門如此。焉得不弄出事來。吩咐且將二人寄監。即出籤差人提袁氏鄒氏馬氏水氏焦氏五名聽審。再說袁氏先聽得家人上來說。按院差人將苗秀谷實拿了去。心下大駭。不知是爲甚事。忙叫家人跟去打聽。回來報說。帶進後堂。不知問些甚事。把兩人收了監。又差人來拿奶奶姨娘同衆姑娘了。袁氏魂不附體。忙着人飛星去煩親家牛質尋情去說。牛質牛耕聽了這話。飛馬到村中來問。正值差役在廳上坐着提人。牛質先安撫了衆人。衆役都知他是尙書之弟。又是財主。自然做些情面。牛質進內去問詳細。袁氏哭道。並不知爲甚麼事。先拿了兩個家人去。又來拿我

們。親家若不顧瞻我們。叫我們出乖露醜的。親家的臉面也不好看。如今也說不得了。有情面說得下來的。情願謝他一千兩銀子。牛質叫預備酒飯款待差人。每人送十兩的一個封兒。且緩停半日。留下牛耕陪著差役。他飛馬回家去求族兄牛驛。牛驛聽得有一千兩謝議。（儀）就親去拜按院。智按院本不欲相會。因牛驛做過布政。在山西是舊公祖官。只得延入坐下。牛驛說起易于仁是他的親家。不知何故。今提他家屬。要求情的意思。智按院道。聞得令親死得不明。把前日冤魂顯示的話說了。道。不過提來一問質而已。牛驛再三婉懇徇情。按院作色道。老先生爲朝廷大臣。見小民有冤者。還該除奸剔弊。令親母袁氏同諸婦固當護。而令親易于仁反不當護麼。今提了來。若無他弊。仍安然回去。倘有別故。正令親報冤雪恨之時。老先生亦當相助行之。爲何有要護庇罪人。鄙性執法如山。寧可獲罪於老先生。決不敢遵命。以負亡者。牛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四〇

思無邪滙寶

驛被他搶白了一場。掃興而回。按院大怒。復差役速拿前差。並立刻提衆婦到案。若稍遲延。定行重處。差役飛奔而去。牛驛復了牛質的話。牛質又到土山說與袁氏。舉家驚慌。又去求榮公。榮公推辭不管。後差又到。把前差都鎖了。牛質知道事下不來了。也不敢多管。後來的差人見按院動怒。可肯拿性命換錢使。

然而世人有衣冠中人。反以爲命換錢者甚多。

那還顧情面。闖將進去。

問明白了籤上人犯。鎖起袁氏五人。哭哭啼啼。叫轎子如飛般擡到衙門。傳稟了。按院即刻陞堂。將先去的差人每人三十大板。一個個打得七死八活。拖了出去。然後叫上衆婦。點了名。就叫袁氏。按院見他滿臉驚懼之色。也還以爲婦女從未見官。故爾如此。遂問道。你丈夫死得不明。端的是怎麼樣死的。可實說上來。袁氏道。日裡在榮老爺家吃酒。一更天回來。好好的睡覺。到五更不醒。看時已經死了。不知是甚麼急病。又不知酒裡有甚麼緣故。按院笑道。據你的意思說。是榮老爺毒害他。

的了。按院雖問着話。眼中留神看那幾個婦人。見那三個面色赤黃無主。惟有鄒氏兩眉如鎖。悲容滿面。想道。此婦得非鍾先生所云悲而傷之人耶。詢彼自知其詳。命帶過袁氏衆婦遠遠站着。叫那鄒氏上來到公座前。用好言撫諭。道。本院看你滿臉悲氣之色。定然有傷心的事。你夫主之死。你雖未必知其詳細。但他的冤魂前日到我的轎前來顯示。必有奇冤。因此纔提你們衆人來審問。你可把你知道的前後始末之事。細細說上來我聽。本院再爲詳奪。這鄒氏向因易于仁死得不明。已一肚子的疑心說不出來。後來袁氏把衆妾婢都遣去了。又叫他改嫁。又忍了一口氣。見袁氏同焦氏馬蚤兒水良兒做了一路。同苗秀谷實竟公然大做起來。他並非耳聞。竟是眼見。越疑夫主死得有故。今見按院問他。又說夫主顯魂的話。不勝悲慟。嗚嗚咽咽。連話都說不出來。按院也覺慘然。說道。你不必悲慟。且把內中原委說明。待本院詳查。鄒氏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四二

思無邪滙寶

因無證據。不敢稟說袁氏衆人的奸情的話。一面哭着。就將易于仁那日榮府吃酒回來。如何打罵焦氏。並踢打馬氏水氏。聲言次日要處治苗秀谷實。又如何同袁氏相鬧。是他勸息了。扶他在床上睡下。看着睡着了。纔各散去。次日五鼓時分。袁氏上邊叫哭說夫主死了。此係前後實話。並無虛謬。至於如何身死。則不知道。說畢。不禁大慟。按院聽了這番口詞。心內了然。叫他下去。叫上袁氏來。按院將驚堂木一拍。大喝道。你丈夫明明是你謀害。你可實供。免受刑罰。袁氏道。他各人暴病死了。與我何干。叫我從那裡說起。按院大怒。命拶起來。他抵死不肯承認。又命敲了三十。仍不肯招。吩咐放了。又叫上焦氏水氏馬氏來。也每人一拶。都不肯招認。按院想了一想。命將衆婦帶了儀門外去。叫監中提出苗秀谷實來。須臾帶到。按院道。你主人是如何死法。快快實說。二人答道。老爺天恩。小的實不知道。按院怒道。袁氏四人已供稱明白。說你二

人同謀下手害了主人性命。你還敢強賴。夾起來。左右答應了一聲。揀極短的夾棍套上。收將攏來。二人從來那裡嘗過這種辣味。叫苦連天。按院道。還不實招。夾折你的狗腿。也不饒你。吩咐着實敲。纔敲夾了幾下。有些受不得了。但他兩個當日雖是凶頑下手害主。因貪愛着主母。又是主母的主意。二者怕主人次日追究。希圖脫禍。就依着高興做了。今日受這酷刑。又被按院一詐。說主母已供是他兩人。他到底是鄉民愚蠢。以爲是真。內中也有神鬼使然。他心中想道。主母做的事。倒推在我兩個身上。何不大家供出來。便叫道。老爺天恩。小人情願實招。按院命鬆了夾棍。他兩人遂將主人如何醉了睡着。如何半夜主母命馬氏水氏叫他二人上去。如何主母主謀。叫他二人用斷火筍釘在耳朵眼內釘死的話說了。又道。這是主母吩咐小的們做的。與小的們無干。

寫蠶人酷肖。殺害主人。猶云與他無干。其心腸真可笑。

按院叫錄了口供。又問道。你家中人也多。單叫你去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四

思無邪滙寶

謀殺主人。你兩個定有奸情。再招上來。二人強說沒有。又吩咐夾起來。二人抵死不招。按院叫帶了袁氏衆人上來。按院笑道。袁氏。苗秀。谷實。已招認明白。謀殺丈夫是你主謀。用火筋在耳中釘死的。你還有何辯。你只將如何通奸。如何起事。快快供招。袁氏聽說。面色如土。望着苗秀。谷實。他二人罔知所措。暗暗叫苦。袁氏還不肯招承。按院道。你謀殺夫主。罪案已定。你就招出奸情。也無重罪科的了。本院不過要明始末緣由。以便定案具題耳。又叫鄒氏道。你夫主之死。他們已竟招承。但他們的奸情。你再沒有不知道的。備細說上來。此案就定了。鄒氏聽得丈夫果是他們謀害。一面慟哭。一面將他們如何通奸。是他親眼看見。是他告訴夫主。叫他小心。自己謹防。恐他們謀害。不想他吃酒回來發作。遂致喪命。哭訴了。又將夫主死後。他衆人如何淫亂。也詳細稟上。按院又問袁氏。他見事已敗露。徒受刑罰。料不能免。都細細招了。又問他下手

時如何。袁氏又供谷實搗嘴。苗秀釘耳。他四人壓在身上也說了。錄了口辭。叫他六人都畫了招。鄒氏又將易勤易壽並非夫主之子也稟了。按院叫馬蚤兒水良兒上去問。二人也實招係主人當日叫借種的事上稟。按院笑道。易于仁所爲。已非人類。一死也不爲過。但妻妾家奴非死他之人耳。命將男婦六人押去收監。鄒氏在外邊住着。聽候發落。牛耕也在衙門前聽風聲。見鄒氏出來。把他接到家中去了。

牛耕前（在）察院門口接了香姑家去。今

在按院門口接了鄒氏家去。前後遙遙一對。

按院擬衆人的罪。疑（擬）道。袁氏因奸。主謀殺害夫主。

苗秀谷實不但烝淫主母。又同謀下手殺害家主。三人皆依律凌剮。馬蚤兒水良兒雖係同謀。未曾下手。減一等。律斬。焦氏雖未同謀。知情不首。奸因他起。致害多人。律絞。衆犯俱供明白。易于仁免燬屍檢驗。題請了上去。奉旨依議。袁氏苗秀谷實馬蚤兒水良兒焦氏副的副。殺的殺。絞的絞。俱正了典刑。按院叫鄒氏去。吩咐易勤易壽係家奴奸生之子。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四六

思無邪滙寶

如何承得宗嗣。即行逐出。其易于仁家產。一半入官助餉。一半給付鄒氏養老。着於本族擇親友承繼夫後。發放回家。可笑易于仁半世貪淫。一生刻薄。把妻妾俱化爲淫物。自己死於非命。妻妾惡僕死於國法。雖袁氏衆人之罪。實起於易于仁倡淫之罪也。若非鄒氏化淫爲良。易于仁覆盆之冤。終莫能雪。鄒氏得繼嗣兒。享下半世之福。乃淫而能改之報也。看官須當着眼。

一部書雖皆是警惡勸善。然以淫字爲第一戒。故諄切言之。看者勿以瑣絮謂也。

易于仁借種生兒。何若

繼本宗之子爲妙。愚人之愚。一至於此。貪淫刻薄。橫死絕後。以天理論之。雅當然耳。至於袁氏等之死。果易于仁之冤魂能報之耶。蓋冥冥之中。神鬼爲之。不肯容此等淫婦奸夫惡奴濫婢以污世界耳。按下不題。且說牛質這一年是他的五旬大壽。古人說得好。

貧在鬧市無人問。

富在深山有遠親。

他不但囊索（橐）中有元寶家兒。且仕路上又有尙書家兒。真是勢利

雙全的時候。這些親戚朋友送錦屏的。送壽帳的。送八仙的。送三星的。豬羊鴨鵝。果酒麪桃。紛紛而來。如蟻聚腥羶一般。真個是其門如市。他少不得治酒席。叫梨園。懸花結綵。謝友酬親。熱鬧了十多日。纔事畢了。

那牛耕自從奇姐死後。他心中自想。天地間那裡再去尋第二個妻名。而夫實的女子來續絃。況且他弄婦人的事少。小子們弄他的日多。他愛長則有王彥章。愛粗則有疙瘩頭。儘可供後庭之樂。就是偶然高興。這八個丫頭的牝戶。香的香。緊的緊。高的高。水的水。無所不備。足以盤桓。故此他也不復再娶。他父親生辰。家中忙了多日。這晚無事。他同丫頭們先陰陽交合了一回。然後教小子們同他以陽攻陽。弄得他前後飽足。方纔睡下。別的小子丫頭各尋對偶。也都狂蕩了半夜。一來連日辛苦。二來這一番豪興。都乏倦了。一齊酣睡。不想他們縱淫的時候。房中燭臺點着通宵大蠟。高罩紗燈。點得如同白晝。照着行樂。一時困倦。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四八

思無邪滙寶

睡去。就不曾吹滅。也是天厭人惡。不知如何。遺火房中灼將起來。這些

人睡得好不受用。及至煙槍醒時。睜眼一看。滿屋火光飛舞。濃煙迷目。

又加心慌。也不知門在何處。惟喊叫救命。闔家的人都是熬乏了的。正

在好睡。有睡得醒些的。耳中聽得必必剝剝的火聲。一睜眼。窗外一片

通紅。急忙穿衣起來。走到房門外看時。原來是小主人房中回祿。雖是急忙起來。

已是好一會了。忙四處跑着。高聲喊叫衆人。又是好一會。一面去報老主。趕着去擡水的。

拿鈎的。又是好一會。衆人因是七手八腳忙亂。已許多工夫矣。比及到了跟前要救火時。已燒了個七八。牛

質眼見得賢郎乃孫皆成灰燼了。要往火中跳。衆家人拉住了。正在勸

時。這時是十一月下旬的天氣。西北風大作。風吹火勢。火趁風威。刮得

火星四處亂舞。到處就灼。霎時一片通紅。一所宅子中。前後左右。無處

不是火。衆人忙把牛質擡着跑了出去。苟氏自胡旦死後。又接着奇姐

死了。他嘔了許多血。一病幾死。後雖好了些。成了一個痼疾。不時舉發。

他思念胡旦。但一傷心。便嘔血不^レ定^レ止。竟以此疾而故。牛質自苟氏死後。也不曾再娶。看女兒香姑的面上。將計氏立了正。此時計氏見火緊。顧命爲上。一絲東西顧不得。單身逃了出來。牛驛並衆親友知他家被火。都率人來救。見火勢猛列。（烈）連大門也進不去。只見廳房樓屋已倒。剩了些大柱子。燒得通紅。如豎着許多大風蠟一般。奇喻。直燒到日午後。方纔火熄。幸虧他家四面都是風火牆。只他一家被難。竟不曾禍延鄰佑。第二日火冷了。牛質進去一看。真正可惜。

把一座雕梁畫棟繁華宅。

化做烏焦巴弓破瓦窰。

牛質既是心疼兒孫。又是心疼財帛。悲慟欲絕。香姑親來。再三勸慰。牛驛見他無歸。接到家中去權住。牛質要揀兒孫的骨殖殯葬。男婦大小燒在一處。知誰是誰。但是白骨都揀了出來。一處裝殮了。埋葬在奇姐一穴。他們這些男婦。真算生同衾死並骨了。牛質的住宅雖成一片空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五〇

思無邪滙寶

地。他的佃房甚多。擇了一所寬大的。騰了出來。搬了去住。帶領着家人。在火燒的房基內四處刨挖。那燒燬的散碎金銀。也還獲得數千金。牛質無一日不悲慟。不到數月。就同兒孫一處往幽冥地府相聚去了。計氏將他棺殮。做齋開喪出殯。同荀氏並了骨。葬後總算家產。也還有萬餘金。見丈夫無後。知道紅梅所生之子。雖有胡旦一半工夫。本係丈夫的骨血。遂請了牛驛同衆族間並女兒香姑來家商議。要立他爲嗣。這事衆人都是知道。況這小子形容與牛質無二。也都無異言。計氏將這小子叫上來。改名牛承嗣。以繼牛家宗祧。尊翁曰。這結局是。紅梅也就母以子貴。體面起來。闔家稱爲姨娘。相伴計氏守節。可笑牛質父子妻媳僕婢。正是。

淫到不堪回首處。一齊交付與西風。

一陣風助火。弄得如此結局。世上淫之一字。料人人所不能免。却不可

淫到沒道理的地位。自然就生出那極慘烈的禍來。可不慎歟。結過不題。再說那關爵自得了鍾生所贈。家中尚有祖遺的薄田數十畝。惟省儉度日。也還無求於人。他足不履戶。手不釋卷。倒也家門清靜。人口平安。一日。閻良五十歲。關爵買了一分禮。貧淡家風。不過是雞魚鴨肉壽桃壽麪而已。打發兒子媳婦去拜祝。到了丈人家內。拜了壽坐下。創氏不瞅。半日連茶也沒有一鍾。坐了一會。只見丫頭小子如飛的跑進來。說道。傳姑爺姑奶奶來送禮拜壽來了。閻良創氏慌忙出去迎着。閻良一手拉着女婿。創氏一把攙住女兒。同進房來。正面放了兩張椅子。讓他夫妻坐。那傅金見了關必顯。待理不理的拱了拱手。富姐看見姐姐。只假意讓讓坐。創氏忙道。他們是老女婿女兒了。你二位是嬌客。不消讓得。他夫妻也竟坐了。傅家的禮物擡了進來。絢緞履襪。食物菜品。擺了一堂屋。閻良創氏滿心歡喜。一面叫丫頭僕婦收了。創氏連聲叫

姑 妄 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五二

思無邪滙寶

茶。頃刻就是茶來。創氏叫先送到傅金〔富〕姐面前。拿下了。纔叫送與關必顯貴姐。那關必顯正在少年。性氣剛傲。茶也不接。忿了一口氣。辭也不辭。佯徇走了出去。閻良創氏只當不曾看見。也並不留不送。貴姐見丈夫去了。心中也想要回去。因是父親整壽。只得耐住。見爹娘奉承妹夫妹子的樣子。心中好惱。坐不住。就走到西屋裡坐着。見爹娘那邊擺果子茶。款待妹夫妹子。竟不請他一聲。又是一口氣咽在心裡。這些下人見主人待姑爺如此。也就放肆起來。這個道。今日老爹一個整壽。你看傅姑奶奶家送的尺頭鞋襪。並許多的吃食。纔像個禮。關姑娘家那樣的東西。虧他家拿得出來。送我還不稀罕呢。又一個道。傅姑娘的是有福的。怪不得老爹奶奶疼他。關姑娘寒呵呵的樣子。不要說老爹奶奶。連我們也看不上眼。這個一嘴。那個一舌。貴姐的肚子幾乎氣脹。又不好發作。少刻。有幾個親戚家的內眷來了。創氏走過來。向貴姐

道。今日你爹的好日子。衆親戚奶奶們來。像你妹子那樣體面就罷了。

你又沒穿的戴的。怎麼陪人。或是問你妹子借幾件衣服首飾穿戴穿

戴。或是你不去。我叫人送兩碗菜來。你就在這屋裡坐坐罷。貴姐一

聽了。由不得那胸頭的氣發將起來。一面哭着嚷道。我不過窮罷了。我

難道少個鼻子眼睜。（晴）就陪不得人。我家掉了鍋底了。到娘家來討

飯吃的麼。我家雖窮。公公也做過官。蹺起腳來。比那有錢村牛頭還高

些。手掌看不見手背。媽也不要太認真了。我窮的難道只是窮。富的只

是富麼。我洗淨了眼睛看着你。創氏道。哎呀。如聞其聲。這扯淡的話打那裡

來。你家窮是誰帶累你窮的麼。你罵富呀富的。牽扯着你妹子做甚麼。

貴姐道。也罷。媽也你只認得有錢的女兒。我從今日去。我不得好日子

過。誓不上爹娘的門。創氏道。哎呀。先一個哎呀。是衛護小女兒。這一個哎呀。是責備大女兒。神情話（活）跳。今日是甚麼

日子。你沒得孝敬老子的。你哭哭啼啼來魔樣他麼。你來也罷。不來也

姑妄言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五四

思無邪滙寶

罷。我也不借你公公的光來榮耀我家。料道也不求着你。尋翁曰。少刻就要

去就請行。貴姐道。我不去。賴在你這裡麼。賭氣就往外走。閻良在外邊

聽着。聲也不噴。連下人也沒有一個送他。那家中的狗也可笑的很。不

知是嫌他窮。又不知因他不上門來眼生。跟着他汪汪亂叫。諺云。人敬有時。的狗咬穿破衣。

可見世上人之勢利者。人與狗同。

貴姐到家。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向公婆丈夫細說。他母子

皆有些氣忿。口中牢騷不平。關爵道。你們婦人小孩子見識淺薄。他當

日之親厚我者。並非道義。因見我做官故爾。今他見我官壞了。仍如貧

士。他自然不能如前。雖然如此。我家也承過他的厚情。但念他當年的

好處。把今日的壞處就待諒過去了。尋翁曰。真讀書人。此即聖賢絮矩。知道忠恕之心。那關必顯夫婦

自此總不上丈人家的門。且說那閻良見女婿女兒賭氣竟然回去。他

不伏氣來請。既受了他的禮。又不好意思的。只得叫家人來請關爵。關

必顯道。這樣炎涼人家。父親到他家做甚麼去。關爵道。你少年不知事。

大丈夫正要在這等處看得破纔好。看了他們的行徑。不強如看戲文麼。辱翁曰。此則是英雄豪傑之心胸眼界。遂到了閻家來。只見那傅厚昂昂然先占了首位。見了

關爵。只把手略舉了舉。還有幾個親朋都同關爵作了揖。彼此讓坐。衆人道。太祖儀制。鄉紳在間。非長親父執。不許僭坐。自然是關老爺請坐首位。閻良忙道。雖然如此說。鄉黨莫如齒。況都是至親。傅親家年長些。應坐首席的。關爵笑道。客隨主便。自然是親翁。傅厚也竟不推辭。公然竟坐。關爵又讓衆人道。內中還有齒長的。我如何好僭。衆人決定不肯。關爵坐了二席。衆人按次序坐。閻良只在傅厚面前周旋。關爵同衆人跟前。他淡淡推讓而已。席散後。關爵含笑歸家。此後兩親家竟如陌路。正是。

天倫骨肉貧猶淡。

何況婚姻兩姓親。

那傅厚一步時運好。歷年來田上大收。家中又放些帳目。積累得將有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五六

思無邪滙寶

萬金之富。他一個小人。自不能知富而無驕。但那些無恥的匪類見了他。明知這種看財奴任你怎麼樣奉承他。他還捨得拿出個紙錢來給人的麼。不知是甚緣故。世人見了有錢的。他自己親像出了賊的廝子一般。不覺就軟了。又像個大烏龜把頭縮了進去。只剩兩個肩頭。那一種脅肩諂笑搓卵抱毬的樣子。真看不得。所以把那有幾文臭錢的人。敬奉得不知如何尊貴。那傅厚父子就以爲是。天下第一個貴的是皇帝。第一個富的就是他了。真是人罵的王胖子的雞巴。把他看得那多粗多大。他鄉中有一個土棍姓吳。因他生性憊賴。人都順口叫他做吳賴。他也該傅家的幾兩銀子。他原只借了十兩。五分行息。不到二年。便二十利錢。分文俱無。便換二十兩的文書一張。不消十年。滾到一百餘兩。但問他要時。便道。十多年我還欠你一文來麼。利錢年年清你的。你儘着催甚麼。傅厚却一文不曾見。只不過換借約而已。傅厚依之不得。

了。叫家人去村着要。那吳賴氣恨恨的揪着那家人到他家來。恰好遇傅金在廳上。吳賴道。我該你家幾兩銀子。有了自然還你。你叫家人村我怎麼。傅金道。殺人償命。欠責（債）還錢。你該我的。怎麼不村。你既怕村。還了我就罷了。難道我是漢子。你不是漢子麼。吳賴道。我一個雞巴割三截。拿那一截比你。我就安心不還錢。不怕你這財主扛了我去求雨。你拿你財主的勢兒嚇唬我。不要說我腳雞眼不待見你。我連雞巴還不朝你溺尿呢。那傅金是到處人奉承慣了的。誰敢挺撞他。見吳賴說了幾句這無賴的話。那裡還容得。就破口大罵道。禽娘眼的奴才。你敢在我跟前放肆。把你祖奶奶送給叫驢禽。吳賴道。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你恃着有幾個浪錢。你傷我的祖父。你罵我就同罵你的祖宗父母一樣。都着你。都着你。傅金越怒。喝叫那家人打。那吳賴素常也會幾着三腳貓的把式。也就支手舞腳的起來。那家人敵他不住。傅金大怒。四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五八

思無邪滙寶

處望了幾望。大廳傍邊豎着一根大門栓。他雙手舉起來。劈頭就打。那吳賴正同他家人相持。見那門栓下來。把頭一側。不想一下正着耳門。一交跌倒。動也不曾一動。就絕了命。家人忙去報與傅厚。他聽了。魂魄皆無。飛跑了來。見那傅金也嚇得面無人色。傅厚恐屍親來難爲兒子。叫他夫妻都躲到隔壁丈人家去。傅厚將相熟的親友請了許多來作衛護。然後去報與屍親人家知道。那吳賴的父母哥嫂兄弟老婆兒子媳婦女兒哭哭啼啼。拿棒槌的。拿短棍的。拿撥火棍的。婦女們拿着馬刷的。就來了一大陣。喊進門來。見他家人多。不敢打人。只將廳上桌椅隔扇打得粉碎。還想打到內裡去。他那內門關得鐵桶一般。衆人打得性癱了。傅家親友出來做攔停。再三再四的講私和。不必到官。將舊次的文書還他。還與他一百銀子。講來講去。說到五百外加五十兩。將屍首他各人擡回。自己發送。吳家是個窮戶。倒也肯了。那總甲里正有同

傅厚對不着的。竟先去報了官。這知州姓喜名惠。聽得是財主兒子打死人命。因他老子是監生。不好拘拿。差了四名衙役。立刻拿凶犯。提屍親到案。隨命吏目帶忤作人役相驗屍傷。到了傅家。傅厚都有厚贈。治酒飯款待。一面煩親友尋門路。向知州求情。許送三千金爲壽。懇求免究。屍親底下講和。喜知州先執意不依。定要凶身。後來纔鬆口。要銀一萬。方完此案。不然定拿凶身抵償。傅厚着了急。只這一個獨子。如何捨得。加到五千還不依。講到了六千上仍不准。傅厚的家私連房屋地土不足萬金。這六千兩。連屍親五百五十。並雜項使用。七千出頭。也就算罄家所有了。再要添。如何還來得。真急的要死。把個閻良創氏也急的恨不得抹脖子上吊。團團亂轉。那幾個差人因提凶犯不到。每日打了屁股。到他家來高坐痛吃。雖然大塊的銀子送了他。嘴裡沒話說。但終非了局。況一個死屍放在家中。着實厭氣。正在爲難。恰好智按院按臨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六〇

思無邪滙寶

和州。知州因接按臺忙亂。這事且暫擱起。雖得耳邊略靜。若按院去了。又將奈何。此時傅厚也就幾乎要急死了。傅金躲在閤家。總不敢露頭。且說那智按院公事稍暇。就到孝義鄉來拜關爵。把這村中人的屁都驚出來。互相傳說按院都來拜關老爺來。家家關門閉戶。雞犬無踪。按院到了關家。迎入遜坐。他二人是世交。也無套話。只說了些久別渴慕的真情。問問所處的近況。並將前日聞得鍾生說知他家寒。因屏退左右從人。說道。地方上或有無礙的事。老年兄可尋一兩件來。弟當盡情。稍助老年兄薪水之需。關爵再三致謝。關爵因他遠來。說道。老年兄遠來賜顧。弟備一餐便飯。但鄉村中之物不堪。不敢相待。奈何。智按院道。兄與弟兩輩世交。何尚作此客話耶。一盂脫粟飯。蔬食菜羹。弟可敢不飽。關爵也不過是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一子焉。關必顯出來拜見了。按院問習何業。關爵道。小人不才。去歲幸得遊庠了。按院甚喜。從人飯

畢。然後別去。傅厚見按院來拜關爵。忙來尋閻良。到了房中坐下。道。關親家既同按抬（臺）相厚。小兒就可得命了。但他向日來家。弟絲毫不

曾盡情。待他喬梓太薄。今日不好去奉求。懇親家將前後事細說。我情

願將許州尊的六千金送他。只求免提小兒。完結此案。就是造化了。閻

良道。親家你待他薄。我待他也沒那些厚呢。我也有些沒面見他了。因

抱怨創氏道。他當日回來時。我說或是請請他。替他接接風。或送個下

程。人說的。冷竈裡着一把。熱竈裡着一把。那時依了我的話。到今日也

好求人。你執定不肯。到這時候。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脚。有甚麼臉面

去求。創氏道。啐。你一個男子漢。不拿定主意行。誰叫你來問我的。此時

倒來抱怨我。

辱翁曰。這却沒話答他。

閻良道。你可記得那年五十歲。你望着大姐。把

話都說絕了。至今幾年。女兒女婿都不上門。古人說。凡事留一線。以後

好相見。被你說得盡情盡意。你當日說借不着他公公的光。求不着他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六二

思無邪滙寶

家。過頭的飯兒好吃。過頭的話兒少說。你把話都說絕了。叫我如今去見他。只好拿褲子蒙着臉兒去。炎涼者尙知如此。何臭氏之不堪特甚也。那創氏大鬧起來。道。老殺才。臭忘八。不說你沒能幹。倒儘着抱怨我。如今的年程。早起不做官。晚上不唱喏。他倒了運。自然就不理他。他又有了時運。自然又該敬他。這是普天下人情之常。你難道就不曾聽說。

白馬紅纓彩色新。

不是親者強來親。

一朝馬死黃金盡。

親者如同陌路人。

今日他又有了勢。再去陪個小心奉承他何妨。況是爲女婿的事。怕甚麼羞。丟了你甚麼臉面。你是個甚麼大東大西。怕拆了你的架子麼。若惱了我。我把褲帶子一鬆。拿頂綠帽子套在你頭上。那纔真沒臉面呢。富姐拉着創氏。勸道。媽且不要吵鬧。商議女婿的事要緊。二位爹請去同關家爹講。我到裡邊去求親家娘同姐姐。閻良想了一會。說道。講不

得我捨着老臉彈子同親家去走一回。據我的意思。俗說。不見棺材不下淚。竟把銀子擡到他家。他一個窮官。見了這些白晃晃的東西。就不看親戚面上。肯看家兄的面上也不可。真是老於世務者。知。況且栽住了他。他便

推辭不得。傅厚道有理。有理。忙回去拿出預備送知州的那六千金來。裝了六個酒罈。叫家人擡着。同到關家來。關爵聞知。見他數年不上門。今日突如其來。也疑了幾分。是見按君來拜。動了他們勢利的念頭。只得出來接着。到廳上。讓了富姐進去。那閻良同傅厚假做一臉的笑。深深一揖就跪下。慌得關爵忙還禮。道。二位親家。這是爲何。二人道。有事奉求親家。敢不跪懇。關爵道。豈有此理。我們兒女至親。何須如此。有話但請坐下見教。弟力量可行的。無不效勞。再三讓着。纔起來坐下。二人同聲說道。自從親家回府。弟們因窮忙。總不曾絲毫盡情。着實抱愧。關爵道。我輩至戚。何必作此客話。閻良接着道。傅家女婿因人命一事。州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六四

思無邪滙寶

太爺不知聽了甚麼人的謊言。說傅親家是個大財主。定要一萬兩。纔肯完事。已出到六千金。他還不依。傅親家的家私。親家所知。是同鄉緊鄰的話。通

共不及一萬。如今連屍親雜項所費已七千有餘。所剩者不道（過）是些房地。難道不留些度日。今破着一總給他。也不能足數。因親家老爺同按臺相厚。特來奉求轉央一個情。倘事完了。六千兩不拘送按臺也可。親家老爺留下也可。只求完事。屍親底下傅親家自去打點。指着鑷子道。這是銀子。先送到府上。關爵道。按臺今早遠來賜顧。承他厚情。已過分了。第一個革職的窮官。那裡有這樣的體面。語中暗帶敲打妙。況且纔相會。怎麼就好求情。倘說不下來。悟（誤）了二位親家的事。還是另尋的當門路爲妙。閻良傅厚見他推辭。又忙跪下道。若說的當。那裡還有過於親家老爺的。若念舊事。就不得結局了。傅厚落淚道。小兒若不得命。弟並無他男。也就不能活了。關爵跪下扶起。道。再做商議。正說着。裡面一

個僕婦來說道。奶奶請老爺呢。關爵別了他兩人進來。關奶奶道。傅姑娘再三求我轉對你說。替他女婿說說罷。你的主意怎麼樣。關爵道。方纔二位親家說了這一會。我不好去說的呢。富姐跪下哭道。親家爹要不救你女婿。你忍心看着他死麼。關爵叫媳婦拉着他。說道。姑娘。你請起來商量。富姐道。沒有甚麼商量的。親家爹要不肯說。我也不敢起來。官（關）奶奶道。也罷。你看他們急的恁個樣子。你替他說說。看按院依不依。再做計較罷了。關爵躊躇了一會。道。也罷。我明日去說了看。你請起來。那富姐叩了個頭。纔起來了。關爵出去。富姐也跟了出來。向閻良傅厚道。二位爹。關親家爹依了。許明日替我們說去呢。二人笑吟吟忙下來作揖道謝。辭了要回去。關爵道。親家把這銀子還擡了去。事體還不知如何。等妥當了再來取。傅厚道。老親家的金面去說。再沒個不完的事情。何必又擡去。只管請收下。二人就走了出去。富姐也同着去。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六

思無邪滙寶

了。關爵送到門外回來。叫家人把轎子擡到上房。連轎放着。次日。進城回拜按院。按院留住酒飯。閒話中間。關爵見左右無雜人。說起富（傳）厚是他四門親家。伊子過失傷人。屍親都說明白了。已肯和息。州尊誤聽人言。說舍親是財主。定要伊子到官。昨日承老年兄光降寒廬。舍親托弟轉求。不敢瞞老年兄說。許弟有厚贈。祈鼎言免究。不但舍親父子感恩。弟亦叨受多矣。按院道。這些須小事。明日自當報命。關爵袖中取出個帖兒遞過。按院接過一看。舍親傅金求青目幾個字。遞與家人接了。關爵吃畢酒飯。辭了回家。傅厚閭良走來討信。關爵把按院的話相告。他二人喜不自勝。作了十數個揖。謝而又謝。方去了。關爵見事情已妥。把銀子取出。生平來未見這許多。也自歡喜。收入箱中。次日。按院傳了推官進來。說道。傅金過失殺傷人命一案。屍親並無異辭。喜知州無故刁難。顯有情弊。可傳諭他。叫他將此案速速完結。推官出來。向着知

州說了。喜知州丟了一主大財還是小事。聽見按院知道索賄。驚得魂不附體。忙差人去傳前差。傳金免提。又差人忙傳諭吳家屍親。作速領屍埋葬。又差人去命傅厚給屍親燒埋銀兩。

一連幾個差人。寫出知州驚得屁滾尿流的樣子。

即刻將

案卷注銷。稟了按臺。按院差人去復關爵。關爵送了他個折酒飯的封兒去了。又親到城中察院去謝。傅厚父子二人同閻良到關家來叩謝。富姐也來拜謝關爵夫婦姐夫姐姐。傅厚把屍親的銀子也給清了。屍首吳家擡回。一天大事已完。感激關親家不盡。那知州打聽按臺何以得知這事。訪問得傅厚係關翰林的親家。關翰林是按臺的年弟兄。猶恐怕關爵懷恨。忙親到鄉中拜見。陪了許多不是。又送了一分厚禮。尚求在按臺前吹噓。那閻良傅厚見州官如此奉承陪罪。越發敬這親戚如神明一般。閻良備了戲酒。一來算接風。

宦實回家數載。童自大始接風。是客齋。關爵回家數載。閻良始接風。是勢利。前後如一。而各是

各人心腸。妙極。尋翁云。俗說。有心拜年節。清明也不遲。

一人奉謝。親自來請關爵夫婦同女兒女婿。關爵道。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六七

思無邪匪實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六八

思無邪滙寶

你我至親。何必拘此。決不敢奉擾。閻良道。一杯薄酒。原不是敬親家老爺的。不過盡我的窮心。戲都叫了來。老親家若不肯光降。我難道自己家裡吃不成。鄉中親友們看着我連親家都請不去。我就羞死了。還出得府中的門麼。關爵見他如此說。便道。親家既費了事。我就領情便是。他方纔笑了。見關必顯在傍。說道。姑爺也請到我家坐坐。關必顯道。家父去領就是一樣。小婿是甚麼人。怎敢去擾岳父。不怕岳母見怪麼。閻良紅着臉陪笑道。你還記你丈母娘的餽話麼。那是吃屎的人。你別同他一般見識。你要惱他。我老丈人也替他陪罪。關爵向兒子道。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岳父叫你。去就是了。多講甚麼。對閻良道。少刻弟帶小兒一同到府。閻良向關必顯道。今日一個外客也沒有。專請親家老爺親家太太姑爺姑奶奶。約傳親家夫妻你姨夫小姨奉陪。煩姑爺你進去請聲太太同姑奶奶。關必顯去了一會出來。道。家母就去。女兒身上有

病。去不得。閻良笑道。我知道。我知道。既這樣說。我叫你丈母親自來請。辭了回去。向創氏道。親家夫妻二位同女婿請了都來。惟有我家這位姑奶奶不肯。說是有病。大約還是記着你當日的話。我說了等你去請。創氏道。你不濟。等我去。如今時世論甚麼娘母女兒的。他要記恨不來。我就下他一跪。陪個禮。還怕他不肯麼。閻良笑道。我自己覺得我算炎涼得很了。誰知你比我還狠幾分。你有那樣狠嘴。也纔配得這副老花臉。富姐道。我同媽媽去請他。創氏富姐到了關家。遼氏讓了坐下。創氏向貴姐道。親家太太倒肯去了。你是自家女兒。倒重新做起客來推辭。貴姐道。自己爹娘。有甚麼推辭的。一來我身不好。二來恐怕玷辱了爺娘。我所以不敢去。創氏笑嘻嘻的道。罷麼。我的姑奶奶。你還記着我的餽話麼。我是待死的人。你同我一般見識做甚麼。你若惱我。就如同惱那狗的一樣。我正在這裡要借你府上的光。恐（怎）講玷辱的話。你要

姑 妄 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七〇

思無邪滙寶

不去。我就跪着了。看你可過得意。富姐笑道。姐姐。媽這麼說。你再不去。也不好意思的。我跪着罷。纔要跪。貴姐忙拉了起來。關奶奶道。親家奶奶同姑娘這樣說。你還推甚麼。就同我去。貴姐見婆婆允了。又見娘同妹子的樣子又可笑又可憐。答道。奶奶吩咐。我怎敢不去。創氏道。席都齊備了。請親家太太就同去罷。關奶奶見貴姐穿着家常的舊布衣裙。說道。我有年紀的人罷了。你少年人。還換件衣服去呢。貴姐道。就是這樣好。不換罷。尋翁曰。不換衣好。關奶奶也不強他。他兩家一牆之隔。出了關家的

門。就是閻家的門。也不用轎子。就同走了過去。閻良又親自來邀。關爵父子也就同到他家來。傅厚爺兒兩個迎到大門外。深恭大喏。讓到廳上。關爵看時。廳西邊簾子隔了一間。堂客坐外面。兩間待官客。正中放了一席。讓關爵坐。傅厚同閻良下陪。關爵道。那裡有這個坐法。傅親家年長。傅厚道。豈敢。今日特爲親家而設。弟是叨陪的。親家自然是這樣

坐。讓之再三。關爵要傅厚同他並坐。傅厚決定不肯。閻良道。今日是弟特請親家老爺。傅親家決不肯僭。倒求親家老爺依實些罷。關爵只得坐了。關必顯傅金橫頭安了一席。唱戲飲酒。不必煩說。女眷們在內坐席。那創[●]氏好不肉麻。敬這樣。奉那樣。一會道。親家太太。不堪的東西。你請用些。一會道。姑奶奶。你只怕餓了。將就吃些兒。也盡盡我們的窮心。又說道。我這大姑奶奶此時也不錯。後來有個大造化。小小的年紀就穩重。不像人家輕狂。你看他打扮得模樣實實的。貴姐道。我家貧寒。沒有得好穿戴。裙布荆釵。原是我們窮人的打扮。創氏笑着連聲道。哎。哪。大姑奶奶你玷我麼。我說的是實話。你當我譏誚你麼。我要有這個心。就嚼舌根死了我。我說的是真心話。奉承得婆媳兩個真說不出的樣式。那傅奶奶同富姐沒話說強說。不笑強笑。做出那些假親熱來趨奉。當日貶淺貴姐那幾個婢婦。這個拿過酒壺來。道。姑奶奶的酒恐怕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七

思無邪滙寶

寒了。我換換。那個捧鍾茶來。道。姑奶奶。請用一杯茶。叫得那姑奶奶震心。席散了。進去更衣。衆人沒一個不簇擁着貴姐。要勻面。這個忙去捧鏡子。那個就去拿粉盒。要洗手。這個趕忙去掇水。那個慌去拿手巾。十分小心慇懃。都不足爲異。連當日望着他叫的那幾條狗。如今見人奉承他。也跟着前後搖着尾巴亂跳。也似乎來奉承之意。

前後皆夾敘着狗。不過謂炎涼世態中人。皆狗

而已矣。

外面吹打上席。衆堂客也都出來上坐。外邊閻良。內裡創氏。無非

一味奉承而已。

此一段。看者謂作者將閻良創氏描寫太過。人之無恥或不至是。余有一相識白姓者。其親姪皆係宦而富。彼稱之曰姑太爺。更有一至親。不必著其姓。彼之二女妻堂兄弟二人。

稱其弟曰姑爺姑奶奶。婿之兄弟皆曰姑爺姑奶奶。婿之姪曰相公。其兄家寒。則稱曰女婿女兒。婿之兄弟咸曰相公。此等小人。與閻良創氏又何異哉。

傅厚兩口子也幫着打

撮棒鼓趨奉。到三鼓席散時。傅厚夫妻在席上就面請了關爵父子夫妻。關爵再三辭謝。他更再四敦請。關爵只得允諾。次日。又擾了傅家一日戲酒。此後。閻良傅厚同關家親厚無比。沒三日不接女兒女婿。無十日不請親家夫婦。關爵因見世事不妙。也不叫兒子求名。置了些肥田

美產。溫飽以終天年。這便是他的結局。智按院臨行。又來辭關爵。關爵因受了知州之托。向他道。州尊在地方上雖然要幾個錢。也還是他分中當得的。從不酷虐害民。求老年兄垂青一二。按院首肯。次早。關爵又進城拜送。按院起行之日。知州送到交界。按院道。前日關年兄力薦該州在地方上頗得民心。此後更加清慎勤。本院自有公道。不須遠送。回去罷。喜知州滿心歡喜。辭了回衙。又到鄉中來拜謝關爵推揚之德。逢時遇節。厚禮相送。不必多說。日月如流。又是崇禎十七年新歲。歲次甲申。鍾生聞得流寇漸逼京師。終日眉頭不展。飲食俱廢。每談及此。即長吁墮淚。錢貴見他如此。勸道。古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如今這些當道大老。受朝廷莫大之恩。將國事盡皆置之膜外。何況君林下小臣。做此杞人之憂何益。鍾生正色道。賢妻是何言也。我雖蒙聖恩放逐歸來。我當日也曾食祿數載。食人之食者。當憂人之憂。豈可以今日不曾做官。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七四

思無邪滙寶

把朝廷之事就不經心乎。

君子則謂之忠。小人必笑其迂。

錢貴見他說得大義凜然。不勝嘆

息。又過了些時。聞知李闖三月十九日攻破都城。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已殉社稷。他打聽這信真了。白衣冠向北拜祭。大哭了一場。要尋自盡。被人知覺了。合家啼哭勸止。他只是哭泣。堅執不聽。中（鍾）自新同着鍾文鍾武日夜守着他。寸步不離。錢貴暗暗着人對梅生說了。請他來勸解。梅生來了。勸道。合城多少鄉宦。未聞以身殉國者。兄何必乃爾。鍾生道。士各有志。古云。主辱臣死。況主已死了。爲臣子者與闖賊誓不俱生。恨我書生力綿。不能殺賊。故欲一死以報君恩耳。尙忍臣賊乎。梅生道。故君雖崩。自有嗣君繼立。尙還仰望殲賊復仇。以雪斯恨。今日徒死奚益。況我們這南京地方。還是明朝地土。並不曾爲賊所有。何得就是賊之臣子。何必預先就死。若此地果爲賊所有。弟雖未仕。亦叨一第。亦當蹈東海而死矣。肯臣賊乎。今日尙早。死非其時。不必着急。鍾生聽

他這話。尋思亦似有理。答道。兄言亦是。弟姑俟之。

鍾生後之不死者。非一旦變節。他今之欲死。特不肯臣賊耳。後聞賊

已死。又何必死。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是也。

次日。宦萼賈文物童自大鄆合鮑信鮑復之聞得了。都

來勸解一番。鍾生自此以後。總足不履戶。惟尤（兀）坐小齋。終日書空

咄咄。雖於妻妾之前。從不曾見他有一點喜笑之容。如此者將及一載。

一日。宦萼到鍾生家中來。坐下說道。老父聞得長兄自從知先帝升遐

之信。與賊誓不俱生。終日贊嘆。方纔得一邸報。知李自成已被天誅。特

命弟送來與長兄一看。稍快心胸。鍾生接過看了。以手加額道。先帝有

靈。先帝有靈。復恨道。恨不能以此賊剖心瀝血。肆諸市朝。以祭先帝在

天之靈爲快耳。你道這瞎賊是怎麼死的。他自得了北京。親自領兵去

攻山海關。到了石河。被大清兵馬殺得大敗虧輸。亡魂喪膽。跑回北京。

也不想做皇帝了。收拾了些子女玉帛。領着賊衆。星夜直奔襄陽。他此

時賊兵尚有十數萬。分爲四十八部。在武昌住了五十日。改江夏縣爲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七六

思無邪滙寶

瑞符縣。設立爲官。歛各處銅炭。拘匠役鑄永昌錢。李自成一日聚衆將道。湖廣四戰之地。不可久居。須先奪南京。以爲根本。爾等心下何如。衆人公議了一會。主意皆同。遂謀奪船。先取宣歙二處。他復道。西北旣不能定。東南豈可再失。今當星夜速往。擇期將行之日。險（陰）霾四塞。暴風烈雨。旗槍皆折。他於四月二十二日改路。由金牛保安走延寧蒲圻。沿路恣意殺擄。到通城。命四十八部先發。通城有一座九官山。又名羅公山。山上有一所北極元天上帝的廟宇。那日。山下左近百姓聞得流賊到來。聚衆賽會。大家設誓共保鄉里。李自成帶了二十名騎兵。他要到山上去看看。到了山下。命衆人不許跟隨。他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拜謁。若被神擊。伏不能起。衆村人疑是劫盜。取鍬鋤棍棒一齊下手。打得頭顱粉碎。骨肉如泥。見他腰下有一顆金印。內有非常衣服。大驚大駭。皆從山後逃出。那二十騎見他久不下來。上去看時。只見一堆白骨。

看看又是一所空廟。驚疑爲神所殺。也就各逃散了。瞎賊凶惡一生。這
就是他的結果了。有一首打油道。

百歲人生草上霜。

無端妄覬作君王。

龍袍暫掛雖尊貴。

山廟生捐亦慘傷。

四水逆流河湧漲。

魂靈悲切日無光。

早知黃屋誠非據。

何似林泉樂趣長。

此時弘光已即位在南京。以鳳陽總督馬士英先陞禮部尙書。即命入
閣辦事。馬士英又特薦阮大鍼。奉旨起阮大鍼爲江防兵部尙書。衆人
皆仰望太平。不想他君臣如醉生夢死一般。不知所作所爲是些甚事。
只有一個史兵部一個樂府尹兩位好官。那史兵部雖也入了閣。又督
兵往揚州駐鎮去了。樂府尹雖也陞了吏部尙書。只是一齊人傳之。衆
楚人咻之。他也沒法。那一位弘光皇帝自從登極。一絲朝政皆不理。悉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七八

思無邪滙寶

委大學士馬士英批發。他在宮中做他的正務。終日服春藥。養大龜。弄得那厥物粗長。如一條驢腎相似。漁獵少童幼女。間或一夜高興。或兩三個弄死了。拉出宮來。後來見婦女都禁受不得。還日逐服春藥。陽物脹得難受。放在草驢牝中。同驢交媾。

千古以來之帝王。以驢爲人媾者。只他獨異。

猶令乞兒們都派

交大蝦蟆。取蟾酥配春藥。上插黃旗。大書上用二字。你道可笑不可笑。更有妙處。除夕之夜。弘光臨御興寧宮。百官進朝辭歲。見他兩眉如鎖。低首沈吟。像有萬千心事不能解釋的一般。都以為他是憂慮國家的大事。這些模樣宰相。伴食中書。家而忘國。私而忘公的臣宰。倒都有些內愧。朝廷有如此隱憂。我輩食祿者。反毫不以國事爲意。也太覺無良。只得上前伏俯奏道。闖逆萬惡。致先帝崩遐。危我社稷。此皆臣子不共戴天之仇。終當盡力撲滅。以雪天人之恨。今日除夕。陛下且稍寬聖心。弘光也不答應。只聽得他口中嘆息道。這怎麼處。如何過得。有司禮監

太監韓贊周上前奏道。雖然國事日蹙。如今天下尙有東南半壁。事猶可爲。明歲勅文武諸臣。各盡心力。以抒國患。皇爺且請開懷。弘光聽得有些厭煩了。忽大聲道。你衆臣不能上體朕心。惟以這些瑣事爲言。我所憂者大。又是目前緊急要務。說了。連聲嗟嘆。衆臣不知他慮的甚麼大事。聽見責備。俱免冠謝罪。道。臣等鄙猥小見。蠡測營（管）窺。不識聖意若何。萬乞示知。弘光長嘆了數聲。道。目下新年。戲班中竟沒有一個好女旦。以供娛樂。所以朕心如焚。寢食不安。那裡爲那些國家的小事。衆臣見他降下這樣的綸音。竟無言可對。韓贊周俯伏泣道。以爲今日令節。皇爺或上念先帝。或追思皇考。豈意作此想耶。弘光滿面怒容。方要發作。只見首輔馬士英出班奏道。臣一介庸材。蒙皇上天恩。待罪首揆。諒此等事。臣不能盡力以開聖懷。何顏居百僚之上。臣星夜訪求。必得一色藝雙絕者。以娛聖意。弘光轉怒爲喜。道。足見先生忠君之心。變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八〇

思無邪滙寶

理之才。但朕望此不啻飢渴。當速求之。朕自當有以報卿。話猶未了。左班中又有一個大臣。紅袍玉帶。象簡烏紗。履聲橐橐。上前跪奏道。臣在先帝時。被東林諸賊臣誣陷。放棄者十有餘載。今荷蒙聖眷。得掌本兵。夙興夜寐。正無可上報天恩之萬一。況旣逢堯舜之主。安敢不效皐夔稷卨以輔之。臣今當佐輔臣。選擇精同（通）音律美女上獻。稍盡臣報主之忠忱一二。弘光天顏大悅。說道。朕素知卿才兼文武。歌詞一道。甲於元人之上。若得卿盡心爲朕謀得佳人。富貴當與君共之。衆臣看時。原來是阮大鍼。無不匿笑。又只見班部中兩個官兒出來跪下。一個是馬士英的表弟。名喚馮寅。現任都察院僉都御史。一個是阮大鍼的妻弟毛羽健。現任工部左侍郎。馮寅奏道。輔臣與阮尙書雖各具忠臣愛主之心。恐一時難獲其人。新年何以開悅宸衷。臣家有一女子。雖不敢謂色藝雙絕。尙還可以娛目。但不敢上獻耳。弘光喜甚。道。卿有此美意。

朕心嘉悅無比。何不敢之有。馮寅道。乞赦臣死罪。方敢上奏。弘光〔道〕卿如此盡忠於朕。當以百世宥之。尙有何罪。只管奏上。馮寅道。古云。主憂臣辱。臣今見聖容不懌。不得已而爲此。臣妻解氏。小字語花。頗知演劇。雖無十分嬌麗。也還可以寓目。意欲上獻。不識聖意容納否。弘光滿臉是笑。說道。卿愛君如此。肯捐妻以奉朕。朕不但不肯輕待於解氏。必不肯薄報於卿。若果如朕意。當以貴妃封彼。卿亦不須愁不富貴矣。馮寅奏道。聖恩若此。誠臣夫妻之厚幸也。弘光又問毛羽健道。卿又有何妙論。毛羽健頓首道。馮寅旣能獻妻。臣又何難進女。臣有一女。年方十六。頗覺聰慧。雖不能歌舞。乞陞（陞）下留在宮中。使之慢慢學習。或可以供御樂之用。弘光喜笑道。這更妙了。卿愛朕一至此乎。朕亦不惜茅去（土）之封以報爾也。今晚二卿便可送進宮來爲妙。二人謝恩而退。這些文武衆臣。有那無恥的。深恨家中無美妻嬌女可獻。有幾員略有

骨氣的。無不暗笑。無不長嘆。冠其冠而走其走。退朝而散。次早元旦。不知甚麼人題了一副對聯在午門外道。

福人沈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謔。

幕府凱歌已休。惟聽阮中撥出。

所謂福人者。弘光乃福王世子而踐位者也。沈醉未醒。謂他如昏昏醉夢。愚頑毫無所知。全憑馬士英胡謔打混而已。幕府凱歌已休者。阮大鍼爲江防兵部。西北數省盡失。猶終日報捷。愚南京人之耳目。惟聽阮中撥出。阮者。月琴也。暗指阮大鍼之姓。謂何嘗有凱歌。乃阮之撥出耳。我且把弘〔光〕的來歷表白一番。纔見這聖子神孫的妙處。他父親是神宗萬曆皇帝之愛子。名常洵。乃鄭貴妃寵冠後宮。萬曆將他之子冊爲福王。那羣臣擇一富處之地封他。衆臣擬了河南洛陽爲他封建之處。福王就國之日。海內全盛。神宗遣稅使鑛使數十人。月有奉。日有

進。廣南明珠。滇點（黔）丹砂。宜青寶石。豫章磁器。陝西異織文毳。蜀中重錦。並齊楚鑛金鑛銀。搜括贏羨億萬計。雖名人主私財。都入貴妃掌握。以十分之九與了福王。福王之富厚甲於天下。及流賊逼城。援兵到洛。毫無費資。衆人口語藉藉。詈於道中。道府金銀千萬。府中之人梁肉都厭了不吃。以飼犬豕。却叫我們枵腹殺賊。下次有警。我們也不來了。此時文武衆官苦苦勸王給賞。王堅執不聽。後賊復攻城。叛兵內應。及城破之日。賊入王府。珠玉金寶山積。悉爲賊有。王之血肉做了賊之福祿宴。世子逃在外邊。南都聞崇禎殉了社稷。因他是萬曆親孫。是崇禎從兄。故擁立了他。有那樣個昏老子。就生了這個昏兒子。總之。國運與人的家運一般。該興旺。自然生出好兒孫來成家立業。若該敗壞。自然就有不肖子弟輕輕送去。敗國亡家。總是一理。再說馮寅毛羽健二人到家。隨即將妻女送了進宮。原來這解語花是馮寅用千金買來的。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八四

思無邪滙寶

一個妹女戲子。以他做妾。嫡妻故了。即命他掌管家務。此時假說是他的妻子。獻與弘光。希圖厚賞。弘光一見。果然生得妖嬈。就叫他唱了兩齣。着實風騷可愛。淫心輒起。攜手登榻。交媾起來。弘光把個陽具養得如驢腎一般。他在宮中行樂。無非都是些幼女。即有少年婦人。如何當得。每每不能暢意。這次遇着這個香算。謂千人日(禽)個個弄也。正是勁敵。喜樂無比。

次日元旦。即加封貴妃。是日朝畢。合宮妃嬪稱觴上壽。弘光多了幾杯。去行幸毛羽健的女兒。乘着酒興。兩下盡根。只見那女子哎呀了一聲。早已上(尙)饗。弘光疾忙抽出陽具。叫宮女救時。血如泉湧。已是無及。這毛氏是個十六歲的處子。乍經弘光這驢腎大小的厥物。若逡巡畏避。啼哭難禁。弘光就醉到十分。自然還有些憐惜。決不致冒冒失失。忍心弄死了他。內中有個緣故。毛羽健在陝西時。溫氏星夜到他任上。遣去了美妾。發作了幾場。毛羽健再不敢萌一毫妄念。復命之後。十年間。

他歷陞到通政司左通〔使〕。一日。溫氏偶染時疫。他夫妻分床而臥。溫氏昏昏沈沈。七八個丫頭日夜服事。都辛苦了。那一夜因溫氏昏睡。衆人也就偷〔偷〕空去睡。丫頭中有一個叫做夭桃。是在陝西買的。生得頗有幾分可愛。兩隻小腳還不足三寸。毛羽健常垂涎他。因懼溫氏之威。不敢放肆。今得了這個空兒。見衆丫頭都睡着了。悄悄摸到夭桃鋪上。見他睡得如小死。就替他脫光。摸那妙處時。肥滑可愛。用指頭探探。原來不是原來頭〔的〕了。毛羽健爬上身。送了進去。乾暖有趣。抽拽良久。夭桃方纔醒來。料無他人。知是主公。將錯就錯。也就聳身上迎。毛羽健歡喜非常。竭力弄了一番方歇。也有數次。同伴丫頭有知覺。眼中冒火。心中發醋。過了幾日。溫氏病癒。丫頭們就悄悄的將此事稟知。溫氏大怒。將夭桃上下剝得精光。渾身打有數百。用鞋底將陰戶打得腫有饅頭大。更妙。稀爛烏青。方纔饒了。把毛羽健的鬍子幾乎擄去。幸得他

姑 妄 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八六

思無邪滙寶

女兒救護父親。不致狼狽。天桃遭了這一番荼毒。恨入心髓。暗想道。我

當日在舊主家時。蒙主公●時常寵幸。主母只做不知。此等主母豈可常得。今日是

主公偷我。又非我去撩漢子。就下這樣毒手。你怎麼帶夥着溫世幸來。

就不放點鬆給我們。想了一會。道。這妒婦我是沒奈何他的了。我把他

女兒撩動春心。弄成個破罐子。等嫁人家時。送了回來。羞辱這惡婦一

場。這倒不妨。他的令姑並不會送回來。也可雪我的愁（仇）恨。原來毛羽健的這女兒已十四

歲了。生得一貌如花。不但全不像乃堂之陋。且比乃尊還美麗許多。而

且生性聰明。百伶百俐。溫氏上邊家人沒一個敢上來。只溫世幸是乳

母之子。又是大管家。溫氏時常叫他上來說話走動。毛羽健可敢攔阻。

間或有空。二人便做作一番。一日。溫世幸買了一本春宮圖兒。放在袖

中。要送與溫氏賞鑒學樣。不想一時失落。找尋不見。又不敢問人。以爲

不知掉在何處。也就罷了。不想掉在堂屋門檻底下。恰被這女兒拾得。

他翻開一看。見都是男女如此如此。忙放在袖中。到床上放下帳子。推睡。逐張逐張細看。雖見男子的那東西放入婦人此道之內。十分動心。却不知何故。要問人又不好開口。到夜間。用個指頭塞入小牝中試試。有疼無樂。這女子素常極喜天桃。那日見他被母親打得幾死。悄悄走出看他。私問道。你爲了甚麼事。奶奶這樣打你。天桃正想要引誘他。便悄應道。奶奶前日害病。老爺同我偷弄了幾回。不知那個賤嘴的淫婦告訴了他。今日纔把我這樣打。打身上還罷了。把我的下身幾乎打爛了呢。那女子道。爲甚麼把你下身打的這樣利害。天桃道。說是老爺弄我的這個來。故此纔下死打他。怪是也怪不得奶奶。婦人家把男人這件東西像性命一樣。那裡還捨得讓人。那女子正想要問這內中的妙處。就借他這話。笑問道。這是有甚麼好處。你就說的這樣。天桃道。姑娘。你後來嫁了人家。嘗着了。纔知道呢。弄慣了。渾身鬆爽。心窩裡那個快。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八

思無邪滙寶

活的法。那裡說得出。那女子道。弄的可疼麼。夭桃道。就是頭一回有些疼。下次就不相干了。你不信。先拿一個指頭。摳摳看。頭一回有些疼。忍着些。到第二回就好了。摳熟了。用兩個指頭。後來又用三個。你只多用些唾沫潤滑了。一點也沒事。等你挖開了。我尋個好東西送你受用。那女子見說到這裡。袖中摸出那春宮本兒與他看。道。你看男人的可是這個樣兒麼。夭桃看了。道。畫的一絲不錯。你是那裡得來的。那女子道。是我前日在門檻底下拾的。不知是誰掉下來的。夭桃道。我猜得着。但是老爺出門。奶奶就叫溫世幸上來。兩個人關着房門幹事。這定是他掉的。女子道。怪道我說老爺不在家。溫世幸便進來。關着門。我當說甚麼要緊話。原來同我奶奶幹這事。夭桃道。等我好些。弄個好東西送你試試看。定有妙處。那女子滿心歡喜。瞞着母親。叫自己的丫頭日日送湯水給夭桃吃。他夜間果然將個食指潤濕了。忍着疼。將小牝摳挖。一

連三四夜。內中竟容下三指尚有餘。雖無大樂。也覺有些意味。他原是十分個尖尖嫩指。因指甲戳得疼。剪得光光禿禿。衆人也不知他何故。他一心只望天桃好了起來。尋假物送他。過了半月有餘。天桃起得來了。他尋了一根紫竹斷傘把。用刀將竹根刻下有四寸餘長一節來。就那竹根頭做了個龜頭樣子。用磁瓦刮光。宛似一根陽物。他起來到姑娘房中。先謝了照看。見左右沒人。將此物送上。那女子一見。如獲至寶。笑吟吟接過。請教他的用法。天桃附耳傳授密訣。叫他仰臥。將腿揸開。多用唾沫。不住抽扯。自有樂處。這女子是伶俐極了的。自然會意。夜間如法作用。果然甚妙。每夜如此。被他將一個嫩而小的牝戶。弄成了鬆而大的個窟窿。到了崇禎十七年。毛羽健見賊情緊急。正月內即將家眷打發回南。他獨自在京。闖賊破城之日。他也隨衆投降。周鍾勸進表內。他與項水心也都附有名字。李自成被大清兵馬殺敗逃去。他也逃回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九〇

思無邪滙寶

南京。阮大鍼啓奏弘光。說他不忘故主。冒死逃回。弘光大喜。加授今職。他圖永固富貴。故將女兒進上。弘光乍幸這女子時。以爲他是處子。也有些憐愛。先還款款而入。這女子用那竹郎君弄了二年。

阮寶兒之蠟夫。同此女之竹郎君。俱是異

想。可謂難姊難妹。

陰門已寬闊久了。今忽經弘光這大物送進。覺比竹夫更妙。竟

不隄防。弘光見他並無痛楚之態。以爲是大量的女子。可與解氏爭衡。興致大發。憑身用力。兩下盡根。這女子不過陰門寬濶而已。內中開闢的不甚深。況他的身軀小巧。弘光的此物是放樣無當的。妖童艷女不知死了多少在此物上。何況他未曾經風雨的一個柔怯女子。被他先一下。已受不得。只叫了哎呀一聲。急要迴避。已是無及。被他那連珠箭的玩法。第二下直攢到心窩。登時告斃。此女之死。罪雖起於天桃。實由於毛羽健獻女求榮。溫氏淫妒之報也。弘光見死了。也着實深悔冒失。以（次）日傳旨。以妃禮殯葬。又勅毛羽健着陞禮部尙書。馮寅着陞都

察院左都御史。開印後到任辦事。開印之日。二人到了任。那時禮尙左都現有其人。所以當時有

總憲衙門兩都御。

禮部堂上二尚書。

之謠。都下傳爲笑談。末世君臣所作所爲。一至於此。無不可笑。毛羽健知女兒被弄死了。心中也甚慘。得陞顯職。也還歡喜。熱鬧了一番。自不必說。一日。正在家閒坐。家人進來稟說。京中劉老爺的奶奶到了。毛羽健同溫氏忙接了出去。只見劉奶奶帶着一個三歲的兒子。一個老僕跟着。蓬頭垢面。衣裳襤褸。不堪之甚。那劉奶奶見了他夫妻二人。痛哭了一場。讓到上房坐下。你道這劉奶奶是誰。就是劉懋的繼配了。劉懋元配已故。這是他在北京繼娶的夫人。姓鈕。纔得二十六七歲。劉懋洩仕數年。點了一次鹽差。又收了兩次稅務。家有十數萬之富。闖賊亂極時。崇禎向百官借餉。知他家富。坐名借一萬。他只獻一千。崇禎不准。他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九二

思無邪滙寶

出了三千。苦苦說家私已罄。闖賊陷城後。比較衆官銀兩。他也在內中。幾銅夾棍獻出十萬。賊猶不足。闖賊知向年裁驛是他附和而成。恨入骨髓。直夾死而後已。家私抄擄。將他妻子賞了一個小賊頭。那時李自成本要殺毛羽健。因他迎降勸進。十分諂媚。要買人心。只得容忍過了。到闖賊去後。毛羽健知表兄已死。表嫂已配了賊。也不暇尋問。獨自逃歸。今見他們尋來。又悲又喜。坐下問問別後事情。鈕氏哭訴道。自你表兄被賊夾死之後。屍骸也不知撇在那裡。家私抄沒。家人都逃散了。我帶着這孩子分在一個賊家。那賊幾次要殺這孩子。我苦苦護庇。喜得那賊他心愛我。肯聽我勸。纔替你哥哥留下這個根兒。後來賊兵敗了。星夜逃去。我母子故得留下。賊退後。這個老家人來尋着我母子。幸喜那賊家中還有些銀子。故此纔得同逃了回來。如今夫忘（亡）家破。我寡婦孤兒全仗叔叔嬸嬸照看。毛羽健叫家人將大廳傍邊三

間房收拾了。與鈕氏母子住。擺酒接風。做衣裳。縫被褥。俱不必細說。過了幾日。這鈕氏飽食暖衣。把前日來的風霜之色盡皆退了。嫩森森一個白臉。妖嬈嬈一個身材。蹻尖尖一雙小脚。嬌滴滴●一口京話。甚是可愛。比溫氏強了百倍。毛羽健就動了偷竊之念。想道。當日我弟兄兩個屁股弄過無數。何況表嫂的此道。且又是經賊弄過的。我也何妨一弄。遂每日到他房中來挨光。說趣話。調風情。那鈕氏配了一番流賊。也不是甚貞節的了。況在少年。也無可無不可的時候。且依附在他家。也想同他摸皮貼肉。方可久遠。但素知溫氏吃醋。始尙在未決。還在兩可之間。毛羽健一日說話間笑問道。嫂子前日嫁了流賊。那樣人可也還知道些溫存情愛麼。鈕氏紅了臉。含愧笑道。那也是沒奈何。有甚麼情愛。毛羽健道。便宜了這賊。享用嫂子這樣美人。我還沒有他的福氣。鈕氏斜溜了一眼。低頭微笑。百媚俱生。毛羽健不覺魂飛。也顧不得他肯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九四

思無邪滙寶

與不肯。走上前抱住。就親了一個嘴。

不愧是禮部尚書。這等的大臣。方輔佐得那等天子。

那鈕氏也不說

話。只笑笑將臉扭轉。毛羽健將他抱到床上。就扯褲子。鈕氏道。你快放手。我素常知道嬌子利害。恐他知道。不是兒戲的。你不要闖禍。毛羽健笑道。你放心。我如今不怕他了。兩人褪了褲子。弄將起來。你道毛羽健一時如何就這樣膽大。內中有個原委。溫氏自京中回來之時。他父母雖沒了。他兄嫂在烏程聞得妹子到家。差了一個家人溫世寵來問候。這溫世寵便是溫世幸的親弟。生得標致異常。宛似一個美女。溫氏一見了他。心魂飛越。毛羽健此時尙在京未回。溫氏就強逼着同他私通了。誰知這樣個嬌媚少年。竟有個絕大的陽具。溫氏既愛其外貌。又喜其內材。便不肯放他回去。寫字差人送與寄（哥）嫂。要了溫世寵留下。他將臥房隔壁一間耳房裱糊潔淨。床帳桌椅收拾得甚是華麗。就在臥房床後開了個便門出入。做間密室。以爲行幸世寵世幸之所。後來

毛羽健來家。以爲是溫氏收拾了爲休息之所。也不敢常到那屋裡去。一日朝罷回來。走到上房堂屋。恰好夭桃在那裡。見左右沒人。儘着用。手向房內指。毛羽健也不懂其故。誰知溫氏同他弟兄兩個正在密室行樂。聽見毛羽健回來了。一時做手脚不迭。溫氏只得走了出來。毛羽健見他鬢鬆面赤。心中大疑。想起夭桃指的必有緣故。遂走到那密室中一看。只見溫世幸溫世寵面色如土。壁在牆上站立。毛羽健冷笑了兩聲。走了出去。好大肚皮。溫氏雖然淫悍。到此也羞赧無地。毛羽健此後也不睬他。他也不敢再發一語。溫氏這幾日冷眼見毛羽健時常在鈕氏屋裡。他留了一片心。不住叫丫頭竊聽。這日聽得他二人在房中成了好事。溫氏暗喜。忙忙走來。他不曾關門。直走到床前。他二人方纔看見。鈕氏羞得把眼緊閉。溫氏笑對毛羽健道。此後你也管不得我。我也不管你的閒事。大家混着些罷。遂抽身回去。鈕氏問毛羽健溫氏這話的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九六

思無邪滙寶

緣故。毛羽健把溫氏的事告訴了他。鈕氏纔放了心。毛羽健索性不上去。將天桃叫了來。三人一床滾。溫氏也公然叫了他弟兄二人上去。也是三個一床。他這兩分人家。與禽獸何異。試看如此之君。若是之臣。焉有不敗壞天下者乎。還有那一位賢宰輔馬士英。惟以喜怒用人。賣官鬻爵爲事。醜名四著。鍾生在家。聞知這些三言動。時時撫脾長嘆道。天下事□矣。馬士英獨掌朝權。開納助工列。(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殿中書納銀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一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時人爲之語曰。

中書隨地有。

都督滿街走。

監紀多似羊。

職方賤如狗。

蔭起千年塵。

拔貢一呈首。

掃盡江南錢。

填塞馬家口。

馬士英也耳有所聞。他一來見自己做得太醜。想圖掩飾。二來也要公用一兩個人。要買人心。他知鍾生年未四十。是個好官。又素有名望。要以翰林院學士起用他。以崇人望。鍾生是生平耿介清高的人。一則不肯因人而熱。二則見不成局面。決不肯應命。只推有病。苦苦辭了。因長嘆了幾聲。念陳希夷先生的兩句道。

九重丹詔。休敦（敦）彩鳳啣來。

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後人見鍾生不肯做官。想那時擇闔諸臣是何心哉。有一詞道。

盛世昇平。主聖臣賢樂事頻。祖父皆封贈。妻子蒙恩蔭。哎一

旦亂離臨。少忠多佞。背主求榮。反面操戈刃。你看那歷代奸邪

豈乏人。

右調駐雲飛

姑妄言

第二十三回

二七九八

思無邪滙寶

忽一日。賈文物來會鍾生。道。阮大司馬向保先岳故交。當日在熹宗時。弟也蒙過他提攜之力。他今要用弟在他幕下爲鳳陽兵備。弟見兄苦苦推辭。官爵不受。必有所爲。弟持疑不決。特來請教。鍾生道。旣承垂問。況我輩又是多年至契。俱在親誼。敢不傾心吐膽。以至誠相告。兄看今日之規模。還成一個世界麼。雖在仕途。亦當拔足。避之猶恐不及之時。豈有反往火坑中跳入之理。當日先帝聖恩欽賜的堂堂正郎。尙且不宜受。今日反受幕府私情之一兵備乎。弟鄙見若此。兄或另有高裁。弟亦不敢苦勸。賈文物道。承兄喚醒愚迷。弟佩愛多矣。遂絕意仕進。你道阮大鍼他是魏當（璫）門下漏網的一個餘孽。今日忽然一旦做了大司馬。看他替朝廷幹些甚麼事。並他的結局如何。要知始末。接看後文。

姑妄言第二十三卷終

校記

①「一」原作「平」，據書前目錄改。

②「紛紛」原作「粉粉」，據文義改。

③「獎遜」原作「漿遊」，據文義改。

④「心有」原作「有心」，據文義改。

⑤「的話」原作「話說」，據文義改。

⑥「要去」原作「去要」，據文義改。

⑦「因此」原作「固然」，據文義改。

⑧「他送」原作「送他」，據文義改。

⑨「兒」字原無，據上文加；下文或同，不贅。

⑩「跌」原作「失」，據文義改；下文或同，不贅。

⑪「甚麼」原作「麼甚」，據文義改。

姑 妄 言

第二十三回

二八〇〇

思無邪滙寶

⑫「公祖」原作「祖公」，據上下文改。

⑬「傅厚」原作「厚傅」，據文義改。

⑭「創」原作「劉」，據第十六回及上文改；下文或同，不贅。

⑮「主公」原作「公主」，據文義改。

⑯「滴滴」原作「嫡嫡」，據文義改。

姑妄言第二十四卷

鈍翁曰。要寫慕義等辭官。先寫阮大鍼一番貪惡。不然慕義諸人皆一時之傑。豈不識時務。那時局勢尙可戀戀於功名耶。不辭去。則爲不知天時之流。欲辭去。又不忍負崇禎之大恩。史樂二公之知遇。真難下筆。算出阮大鍼一番索賄。衆人一齊辭退。不但不做負恩人。且不失爲知機之士。後應史公之命者。非寫衆人爲馮婦。所謂士爲知己者死。正是英雄心事耳。豈止衆人去得高。即三千義勇亦□□妙。不然。將來這些人何以結局。二來正寫強將之下無弱兵也。

寫鐵化羸陽之得官。雖是寫竹思寬之詭計。陰氏之舊情。總是要顯出阮大鍼的貪惡來。此一回內極詆毛氏之淫濫者。借其妻以罵其夫耳。雖係曲筆。以阮大鍼立身行己受之。亦不爲屈。

艾鮑艾福弑父之人。而阮大鍼馬士英受其重賄以官之。阮馬二人雖

姑妄言

第二十四卷

二八〇二

思無邪滙寶

不曾弑君。送去明朝之天下。較弑君之罪等耳。凶惡相遇。自然臭味相同。無足怪也。

竹思寬郝氏初遇。一部書淫事起頭。竹思寬火氏同死。一部書淫案總結。思與絲同音。謂以一絲總貫二十四回大書也。是一部大關鎖。

樂公憂國而卒。高傑爲賊所害。史公與城所（同）碎。國家將止。大家散場而已。令人酸鼻。

鍾生未去之先。既去之後。連寫許義士輩許多忠義之人者。謂將此等國家之幹。皆屈於草莽。而廟堂之上。專任阮馬宵小之流。焉得不四海分崩。天下盡喪。又見得人者昌。失人者止（亡）之意耳。

此書二十四回中。各色人無一不備。並未極力寫一孝子。雖寫鍾生之孝。亦不過能至乎哀。至於韓無儔之賣子葬親。蔡繹生之刻苦養父。亦不過淡淡寫去。並未寫事以禮。葬以禮。祭以禮之一人也。昔人有云。當

今之日。或有忠臣。決無孝子。作者亦是此意。

此一部書中。殘寇惡人甚多。竟無一梁上君子。此何故。要知爲人臣而不忠者。國家之賊。爲人子而不孝者。家庭之賊。讀書而不循道理者。聖門之賊。不悌不信無禮無義者。倫常之賊。蒞仕而虐下者。地方之賊。自暴自棄者。世間之賊。此等賊。書中不可勝數。其穿窬之賊。故不足道也。此部書內。或詩。或詞。或賦。或贊。或四六句。或對偶句。或長短句。或疊字句。或用韻。或不用韻。雖是打油。然而較諸小說中。無一不備。真可謂善於說鬼話者矣。正與姑妄言名相合。

姑妄言卷之二十四

第二十四回 小狗子敗子竟回頭 鍾麗生神龍不見尾

附 定國奸謀害勇將 鍾生神膽救仙狐

話說這一位阮大司馬。他名大鍼。字圓海。原是魏忠賢門下頭一個心腹用事的走狗。殺害東林諸公。那一本點將錄呈與魏璫。按名殺害。全是他的主意。一生專與正人爲仇。不想他竟得漏網。躲了這些年。他與馬士英自來相厚。臭味同投。所以馬士英一入了閣。就薦他平素知兵。起他做了江防兵部尙書。大學士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馬士英道。若命會議。大鍼決不得用。況魏璫之遂非闖賊可比。給事中羅萬象上言。阮大鍼不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乃彼枕上之陰符。袖中之黃石也。馬士英力違衆議。特疏舉薦。弘光惟以他言是聽。竟准用了。阮大鍼退居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〇六

思無邪滙寶

了這十數年。今日一旦做了顯官。越發凶鄙不堪。真是。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他無錢不受。無惡不作。無醜不備。都還是末事。更有可恨之處。令人髮指。南都擇日祭先帝烈宗之靈。黎明。百官皆衰經齊。獨阮大鍼一人不到。衆人排班等候。直至已飯時。他纔八輿黃蓋。鳴鑼呼擁而至。衆人看時。他內穿大紅圓領。外罩白袍。進門大號道。先帝呀。因你不曾殺盡東林逆黨。致有今日。臣必殺盡諸人。以爲先帝雪恨。徐汧諸人今皆北走矣。馬士英忙趨過。以手搗他的嘴。道。徐九一現住蘇州。東林尙有多人。先生快不要如此。兩班衆人見他兩個這樣子。也有忿恨的。也有匿笑的。却不敢發語。你道可恨不可恨。他到了江北。慕義林忠尙智國守鮑信同衆千把。少不得都要來呈履歷參見。他見沒有送了禮來。心中大惱。稟過三四次。方許進見。參畢。他滿面怒容。道。你衆人虛報軍功。本部

素知。當日何嘗有一個流賊到此。史閣部爲爾等朦蔽欺騙。欺主騙朝廷爵祿。這幾年也受用的夠了。俟本部查訪實確。把你們這些冒功受職的。少不得都要題參問罪。且各回去管事。後再定奪。衆人雖滿腔忿忿。却不敢出言。出來聚在一處商議道。我們當日原爲各保身家。大家義舉。原不指望受賞加官。不意蒙史樂二公天恩。提拔我們至此。又蒙先帝天恩。我等一介小民。雖有殺賊微功。叨食皇家二品俸祿。本欲殺身報國。盡我一片忠忱。今看阮家這個賊坏。(胚)是想我們的銀子。我們一腔忠義。惟天可表。除了俸祿之外。別處毫無所取。如今休說無錢。就有錢。也不與這貪污之徒。若不理他。久之必爲所害。此時若奮義殺了他。不過如捕腐鼠。上可爲朝廷除害。下可爲東林諸公出一口怨氣。但有識我們心事的。謂我們是一口忠義之氣。倘不知道的。說我們背反朝廷。豈不把生平的忠肝義膽都枉費了。爲今之際。我們戀此微名。

做甚麼。但我們受史老爺莫大之恩。今日一面寫稟帖送到揚州帥府內。一面申文告病辭了這官職。他豈奈我何。衆人商議停當。鮑信道。諸位既有同心。我又何戀此微名。如今樂老爺現掌吏部。我也辭了罷。遂一齊告了病。此時各衙門正要尋事革官。出了缺。好賣銀子。要無辜革退。還恐人含怨。見來辭職。喜得了不得。可肯有不准之理。就都准了下來。他們大家都繳了劄。各自回去了。有四句打油道這阮大鍼的惡處。

北都附逆忠良盡。

脫網南逃故土來。

今爲朝廷驅猛士。

奸邪貪惡甚於豺。

樂公先還不准鮑信辭職。後來見衆武官都辭准了。留他一個文職何用。也就准了。史公見了他衆人稟帖。大驚道。可惜失此沿江保障。差人探聽兵部准與不准。回報都准辭退了。史公跌足嘆息不已。欲上疏保留已無及了。差官去調他們來軍前效用。尙智知機。苦推有病。惟慕義

林忠到他幕下。千把總②也有一半去的。一半情願退閒。國守先也還有意赴調。他與尙智最相契厚。再三勸他留下了。史公見衆人到來。心中大喜。皆以厚待。以原銜委用。後來揚州城破。史公自刎。慕義林忠也自殺殉難。國夫人正在巷戰。見丈夫自盡。他是婦人家。恐死於道路。屍骸暴露。忙將丈夫的屍首搶回寓處。縱火自焚。他夫妻的忠烈不愧爲英雄。有兩句道。

義烈雙雙同自盡。

夫妻千載姓名香。

那幾員千把總死的死了。去的去了。此是後話。不題。再說阮大鍼正要尋事害他們。見他們知機辭退。心中暗喜。出了這二十多個缺。正算計要賣一塊好銀子。暗叫一個心腹書辦名叫黃金聚。在外招攬主顧。誰想這些鄉勇見主將辭退了。也大家聚攏。說道。我們又不吃朝廷糧餉。各人自己替朝廷出力。原是大家的義舉。今日衆將主都無故辭了。我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一〇

思無邪滙寶

們爲甚麼叫別人來管轄。這個事做不成。就是流賊再來。憑他殺了也罷。我們大家也散了罷。只有監甲器械原是官給的。我們一齊到江防兵部衙門交還了他。各人去安生理。大家約同了。一兩日傳遍了三縣。這三千人齊集了。到了衙門口。大喊道。小人們原是百姓。因怕流賊。故大家出力相保。今日太平了。情願歸農。將當日領的監甲器械交還老爺。遂一齊堆在衙門前。一闕而散。中軍官忙傳稟了進去。阮大鍼知道了。又羞又氣。氣的是纔來未久。就激散這些義勇。失了沿江保障。氣不氣否。羞的是這些缺。也賣得好些銀子。這一散了。既無兵可管。還設這官做甚事。豈不白丟了這股財。想要殺幾個出氣。又恐人多。激出禍來。只得罷了。他着了急。但是有缺。只要有銀子就賣。雖娼優隸卒總也不管。銀一到就補授。咨送到馬士英跟前來考驗。馬士英因他是久交。況又是他舉薦一場。凡事不好違阻。每每曲從。後來竟連瞎子。癩子。斃手。

並七八十歲的老漢。都放了要緊武職。送來考驗。馬士英太覺不堪。也恐人談笑議論。遂回下一角文書。道。此後送來考驗人員。貴部當稍選略似人形者。方不遭物議。尙恐他來歪纏。出了一張大告示。內云。

凡來考驗武職。若有疲癯病廢殘疾不似人形者。除革退外。仍重處不貸。

這些買官的人見了告示。恐費了銀子反要獲軍。(罪)不肯買了。纔阻住了他。他見了這些話。恬不知恥。但是馬士英不准也沒法。無奈何。只得又略略稍揀不癯不瞽之人。真是自古來亡國之人臣。再沒有個醜似他的。可笑似他的了。阮大鍼在外邊無惡不作。他夫人在家中無樂不爲。向年。阮大鍼差龐周利往京中去探聽逆黨的事體。回來路上遇見了馬氏。到家稟知了阮大鍼。過後有人傳入毛氏耳中。毛氏急於要問狗(苟)雄的信。因阮大鍼在家。不敢叫龐周利來問。一日。阮大鍼往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二

思無邪滙寶

祖堂寺去了。毛氏恐怕上房人多耳衆。就到嬌嬌那房裡去。原來毛氏將此房收拾潔淨。床帳俱有。時常到那裡閒坐。這日到來坐下。叫丫頭叫了龐周利來。問他道。前日我聽得人說你稟老爺。說你在路上看見馬六姨。可是真麼。龐周利道。小的真看見來。還同他說了半日的話。毛氏道。他跟着苟雄逃去。你既看見他。可曾見苟雄。龐周利將苟雄被殺。馬氏爲娼的話。詳細說上。毛氏聽說苟雄死了。心中蹬住了一會。由不得掉下淚來。恐龐周利同丫頭們看見。連忙轉過臉去拭了。只長嘆了幾聲。道。這淫婦倒還在。可惜了個苟雄倒死了。這龐周利自幼生得清秀。是阮大鍼的龍陽。他奸詐百出。有一段鬼聰明。哄得阮大鍼滴溜溜的轉。故此阮大鍼着實擡舉他。長大了。遂將他做了大管家。他自聽得馬氏說毛氏與苟雄有私。他也就懷着希望之心。非愛主母之色。乃貪主母之財。倘弄厚了。定有重賞。況他又熟知主人的陽物不甚修偉。他

腰中的一副本錢可爲苟雄之副。以爲得主母一幸。定然是他的如意君。心雖如此想。却無進身之策。今日恰好毛氏叫他來問話。有此機緣。又見毛氏聽得苟雄死了。這番悲慘嘆息傷心的樣子。知他非悲苟雄之橫死。不過是念苟雄孽具。隨機應^レ應^レ變。無中生有。謊出一篇話來哄誘毛氏。便說道。馬六姨向小的啼啼哭哭。好生埋怨來。說奶奶坑了他。有好些話叫小的告訴老爺。小的蒙奶奶這樣恩典。怎敢向老爺說。毛氏道。這淫婦他同苟雄逃走了。自作自受。怎麼埋怨我。又叫你對老爺說甚麼。龐周利道。這話只奶奶聽得。兩位姐姐在這裡。小的怎敢說。毛氏遂叫丫頭們都出去。等我叫再來。兩個丫頭去了。毛氏道。你說罷。龐周利道。奶奶不要怪小的。小的纔敢說。毛氏道。你是過馬家那淫婦的話。我怎麼怪你。龐周利道。馬六姨說他當日好好的在家。偶然一日要對奶奶說話。也是到嬌嬌這屋裡。奶奶正同苟雄做甚麼事。被他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四

思無邪滙寶

撞見了。奶奶同苟雄光着屁股。跪在地下。百般哀求。叫他不要對老爺說。恐他過後嘴不穩。苦苦求他也要同苟雄弄弄纔放心。他見奶奶是這樣小心。心裡軟了。纔同苟雄相好。後來恐怕老爺知道。沒奈何。纔同他逃走。可不是奶奶害他。叫小的細細的回稟老爺。奶奶請想。這個話可是說得的。毛氏聽了。臉脖子通紅。低了頭不做聲。龐周利道。奶奶只管請放心。這話小的爛在心裡。決不肯告訴人。就是老爺知道些風聲。憑着怎麼盤問小的。小的可有個不衛護奶奶的。決不肯說。又挑一句道。苟雄這沒良心的人。不要被強盜殺了。就剮一萬刀也是該的。不想想我們一個做下人的。蒙主母這樣天恩。把千金身子都賞你受用。就死也值。怎麼就忍心撇了就走。要是小的蒙奶奶這樣恩典。拿刀壓着脖子。還攆我不去呢。毛氏想了一會。見龐周利的漢子也不亞似苟雄。且又少年。模樣還比他強了許多。且他的聲口有幾分訛意。若不給他

個甜頭。恐張揚得阮大鍼知道。亦非兒戲。二者自苟雄去後。守了活寡。多時臍下那件作怪的東西不住發癢發燥。也有些忍不住了。看此偶憶起一個掛

真兒。與毛氏正合。俏冤家不住叮。又不是蛇蚤咬。陰天又發癢。晴天又發燥。尋一個棒槌大的好東西。搗上他幾千搗。

③遂道。我當日也是一時錯。好錯。只恐今日又要

了。錯失身給這奴才。誰知他這樣沒良心。你剛纔嘴倒說得好。但你男人

們的心腸走滾大。那裡拿得定的。龐周利聽毛氏口氣有幾分俯就之意。忙跪下道。小的若蒙奶奶施恩擡舉。敢有一毫負心。天打雷劈。遇強人斫一萬刀。比苟雄死的還利害。毛氏也就笑道。只要你心應口纔好。龐周利見這話明明是肯了。遂叩了個頭。道。日後奶奶纔知道小的的心呢。站起來。就將毛氏抱在榻上睡倒。掀開衣服。替他脫褲。毛氏道。我依了你。你要憐惜我些纔好呢。龐周利見他說得肉麻。不覺暗笑。忙自己也脫了。毛氏偷眼看他的陽物。比苟雄略次。心中私喜。龐周利將他的臀墊起。挺起陽具。直向毛竅中攢了進去。使起蠻力。如搗碓一般。足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六

思無邪滙寶

搗夠有兩頓飯時。還不敢歇。毛氏覺他的陽物堅硬。伶泛過於苟雄。十分歡喜。已丟了數次。說道。你歇了罷。恐丫頭們等得太久了疑心。改日老爺出門。我來這裡。叫人叫你去。龐周利道。奶奶略等一等。小的也快了。說着。他自首至尾狠搗了百餘下。搗得毛氏面赤口張。哼聲震耳的。他方纔洩了。毛氏將他摟住。把舌尖度入他口中咂了一回。龐周利穿了衣褲。喜孜孜出去了。毛氏還搔在椅子上。喘息了一會。纔穿褲起來。慢慢走回上房。心中不勝暗喜。此後但是阮大鍼出門。他二人便在嬌房中行樂。一日。兩人在床上。龐周利抱着毛氏親嘴咂舌。又咂了咂。癰乳。說道。小的不知前生怎樣修積。今生有福蒙奶奶這樣擡舉。毛氏裝嬌作媚。偎倚在他懷中。道。我有年紀了。怕你嫌我老。你要始終這樣好。我也不肯忘你。龐周利忙道。小的敢嫌奶奶老。就該萬死了。小的看奶奶的這件寶貝。比少年的還嫩呢。不要說別的。女人的這件東西。小

的也見過些。從沒有這麼些好毛。奶奶是貴人的。到底比別人不同。毛氏笑道。這上頭毛多倒好麼。這是你反說。敢自是光的有趣。龐周利道。小的怎敢說謊。奶奶請想。譬如男人四五十歲。嘴上沒有鬍子。像一個甚麼樣子。會奉承。說着。縮下身去。含着花心。咂了一陣。又攬着那毛。贊了

一番。然後伏上身。大弄一番。半晌方歇。常常得空便弄。到今阮大鍼常往江北去。毛氏同龐周利纔得任意行事。無三日不弄。龐周利也暗受了毛氏許多賞賜。都不過是阮大鍼刻薄來的餘貲。把毛氏的事且暫擱下。再說阮大鍼的醜不能盡言。姑舉一二以見其餘。他受了鐵化三千金之賄。喜得非常。特題了他長河衛掌印指揮。公然三品武臣。這也還罷了。連羸陽戲子而兼龜的人。也就放了他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守禦所千戶。豈不可笑。你道他是何故。這阮大鍼酷喜填詞。魏璫正在勢燄之時。他或南來替他採訪害人的事體。或無事之時。在祖堂寺呈劍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一八

思無邪滙寶

堂日間同諸狎客敍飲談笑。夜間便作戲文。作了幾部傳奇。那時羸陽正在他門下。他夫妻都唱得好。陰氏又風騷可喜。這大鍼除了氣字之外。酒色財三字是無一不愛的。同這陰氏契厚。不過後來羸陽回去了。每每想念。過了數年。羸陽因記掛女兒。到南京來看看。此時魏璫已敗。阮大鍼正縮頭藏頭躲在家中。門庭冷落。羸陽因感念他向年托鐵按院替他報了聶變豹的仇。不能相忘。親自到他家叩謝。又送了些蘇州人事。阮大鍼見他心不忘舊。冷竈添柴。倒也甚是感他。近來羸陽聞知他陡然做了兵部尙書這樣大官。想來打他抽豐。備了百金一分賀禮。陰氏又悌（梯）己帶了些私房人事送他。羸陽到了南京投見送上。他心中甚是歡喜。但他要人的銀子。心中尙嫌不足。可肯拿出己囊來贈人。多了捨不得。輕了過不去。無可答情。正值這個缺出。就補放了他。以酬他夫婦之情。那羸陽來意。不過想他兩百銀子。夢想不到竟得個

官做。公然峨冠博帶戴起來。他在戲場上久了。禮貌比別人更熟。來會了女兒女婿。又見外甥十多歲了。甚是清秀。好生歡喜。他向年來雖已見過。那時鄔繼祖尙少。他只當是女兒親生的。並不知是拾來之物。今見女兒女婿家道更覺從容。也買了房。又有家人使用。外甥又大了。要帶他們同往任所。鄔合此時正替宦萼管事。他手頭寬裕。又戀土難移。嬴氏難捨丈夫兒子。都不願去。嬴陽不能強他。回到崑山。他丈人丈母早已亡故。只同陰氏郡君四轎而黃蓋。這樣一對好老爺奶奶。竟赴任做官去了。阮大鍼所用之人。大都如是。這算他忠心爲主。薦賢報國了。豈非奇聞。那嬴陽夫婦自到任之後。一日。兩人偶然閒話。嬴陽嘆道。我家世代做戲。少年時遭了多少卑污苟賤。今日竟得了個些小前程。無非天地鬼神之恩。我們無可報答。只做一個好人。存一點善念。以報上蒼萬一。我想好人也不知是何做起。我又不曾讀過書。

這倒不然。我見讀書者不肯做好人的更多矣。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〇

思無邪滙寶

不知這些道理。我聽見人說好話。開口就說萬惡淫爲首。況我二人在這個淫字上也領教過多了。從此把淫心盡息是第一件。二者我現做着個頭目。待這些管下人衆。要着實的恩待他們。你想我們是何等出身。娼優隸卒。良人蹺起腳來。比我們的頭還高。衆人誰不知道我們來歷。自己却不可忘了本。陰氏屢年來淫心也甚淡。頗有良善之心。聽了這些話。大以爲有理。深贊甚是。羸陽此後待人一味謙和。馭下甚有恩惠。管下的衛丁個個感激他。倒也有個好名。他夫妻年俱半百。羸陽時常嘆道。我家世代單傳。今到了我。却斷了根了。陰氏道。我是不能生了。你娶個小。或者還生得出。也不可。羸陽笑道。我這樣人雖弄了一頂紗帽在頭上。不過如在戲場上一般。爲人要自己知道出處。我們今日享朝廷一命之榮。已是過分。又想娶小生子。真是妄想折福了。我有一個笑話說給你聽。

當日一個女人嫁了丈夫。總不生育。他一個親戚婦人同他聞話。問道。奶奶。你同你家爺是不的麼。怎再不生產。那女人答道。倒也不不呢。那婦人道。既不不。你不生是甚緣故。他道。這個道理連我也不明白。若說不生。我在家做女兒時。也生過幾個。要說生。自從嫁到這裡。竟不生一個。

即如你若說不生。當初怎麼生皎皎來。雖說是金家的種。到底有我的氣兒。就是你心裡。也未必辨得出是那一個的骨頭。要說你生。這二十多年種也下過幾千次。我的精脈也去了幾盆。總不見個影兒。可見是命中該絕了。命既如此。就尋個小來。也未必能有。我年力精壯。你還不。受胎。今日衰了。越發沒用。何苦白擔誤人家女兒。陰氏笑了一會。道。事情不是這樣論。這叫做撞造化。必定有個可生的東西。你去撞了看。或者撞着了。竟生個兒子。亦未可料。我如今是不能生的了。你就撞塌了。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三

思無邪滙寶

頭皮也是沒用。〔贏陽道。〕你要想男兒誕子的事。圖僥倖你自己生出個兒子來。婦人家到了五十歲還不能生育。何況於男子。諒越發不能夠。勸你不要癡想。

他夫妻談笑這一段。甚趣。確是他二人的話。移於他人不切。

夫妻大笑了一會。他衙署隔

壁有一個秀才。叫做陳繼常。他妻子東氏。妒惡異常。他家有一個丫頭。

叫做海榴。

謂甚多生子意。

也並非美婢。不過生的黑的是髮。白的是臉。身軀不粗

不細。還是個人形。不至於魑魅惡態。東氏疑他丈夫同這丫頭有苟且的事。時常打罵。那陳秀才極其老實。循規蹈矩。那丫頭雖在面前伏侍。他連眼也不敢多看。看的禁不得東氏動了疑。見丫頭上前。說他浪漢。在主公面上討好。及至退後。又說他故意做出嬌態。引誘主公。無日不打。面上掐的癢痕。身上打的血印。新舊重疊。再不能脫。陳繼常看得甚不過意。想要勸勸。又恐越發疑心起來。倒不是替丫頭求生。反是與他送死了。他夫妻二人同贏陽兩口子都說得來。頗覺親密。後院僅隔一

牆。有個便門可通往來。陳繼常把這事告訴羸陽。求陰氏內中解勸解。勸。打發掉他。救他一命。只當大積陰陽。羸陽也嘗向陰氏說過。陰氏近日想替丈夫尋小。每常見這個丫頭也還看得。就想到他身上。也不說破。一日。聽得隔壁東氏打這丫頭。打夠百餘。那丫頭殺豬似的叫。還不肯饒。口中不住大罵。又聽得不明白。陰氏帶了個僕婢。開了後門。就走了過去。東氏見了他。方纔住手。陰氏笑道。奶奶。爲甚事又在這裡生氣。東氏讓了坐下。臉都氣得雪白。戰篤篤的說道。奶奶。說不得天地間那裡有這樣大膽的事。大白日裡。這騷淫婦同那沒廉恥的私偷。剛剛被我撞見。你說氣得過麼。我定要打死這淫婦纔罷。看官。你道這事可是真麼。原來這早東氏卯飲了幾杯。一時醋興發作。拿這丫頭來消酒。結實實打了一頓。一時酒湧頭暈。到床上去睡。這丫頭受不得了。趁這空兒。到後面廚房去尋死。却好陳繼常走去看見。再三叫他不可輕生。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二四

思無邪滙寶

〔道〕我已求了隔壁羸奶奶救你。你權且忍耐。那丫頭聽見有生路。自然就捨不得死了。陳繼常也恐東氏醒來。忙忙走出。恰巧東氏睡醒了。見丈夫匆忙自後出來。心中大疑。忙走到後邊去。看那丫頭還在那裡拭淚。一見了。大發雷霆。說他兩個偷情。定是向主公哭訴他的狠惡。定要打死。陰氏也不知內中真假。便勸道。奶奶。殺生不如放生。一條人命何苦輕輕斷送。你不如賣放他。眼中何等乾淨。又算行了好事。可不好麼。東氏道。奶奶勸我。我可有不聽的。況我的心比菩薩還軟幾分。別的都待得過。就是這一件。我眼裡心裡都放不下。這一時那裡就有人〔買〕。若要留着他。我那有這些精神去防閒。真是一刻也留不得的。陰氏笑道。我跟前一個大丫頭配了漢子。近來正沒個丫頭使喚。正要買人。奶奶不若賣給我罷。也不好講價錢。奶奶當日是多少銀子買的。我照原價送來罷。奶奶可肯麼。東氏道。這淫婦原是十二兩銀子買來

的。既是奶奶要。我就奉送也有限。但只是一件。他是引漢子的班頭。恐怕後來同你家贏爺七個八個的。你不要抱怨我。奶奶。你看我這樣防得緊。他們還偷空弄鬼呢。陰氏笑道。我自然會管他。便叫僕婦回去取了十二兩銀子來。遞與東氏。東氏也將原文書查出給與他。說道。此是海榴丫頭文書。請奶奶收了。陰氏即將文書收了。亦即告別。就將丫頭帶回。把前話告訴了贏陽。笑了一陣。過了幾日。這丫頭脫了棍棒之難。陰氏又着實恩待他。好茶飯給他吃。那臉上身上的痕跡都漸漸退去。陰氏見他好了。叫他洗了個澡。換了一身新衣服。叫他到跟前。向他說要與丈夫做小的話。那丫頭一脫地獄。連登天堂。已感恩不盡。忽然又聽見說要他做小。他雖是下人。十七八歲的丫頭。何嘗不想見見男子的異物。因主母利害。主公畏怯若此。何暇萌及此念。今有這樣美事臨頭。那種歡喜那裡還說得出來。頓時笑容滿面。跪下叩了無數的頭。陰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二六

思無邪滙寶

氏叫他起來。請了羸陽到跟前。笑道。你一番好心。叫我去救了這丫頭來。今日已將息好了。算你救了他的命。他給你做小。報你的恩。也不爲過。你今夜去同他共宿。又悄向他耳邊道。看陳奶奶的話。這丫頭也未必是處女了。只要他有本事養兒子。整破也不必論罷。那羸陽還要假推幾句。心裡喜得只是笑。連話也說不出。陰氏便叫僕婦送上果酒。他夫妻並坐。就叫那丫頭坐在傍邊。

閱至此。偶憶一奇事。有一相識姓傅。四十餘無子。其妻爲之娶妾。進門之日。三人共坐而飯。至晚。其妻親送二人進新房。

次早衆人起時。其妻自縊死矣。此婦心腸豈非奇極。令人不解。若謂如何不與之娶。既爲之娶矣。何又自己吊殺。真可笑。

羸陽細看那丫頭。雖比陰氏少

年。而美貌十不及一。但小女子十五至二十五六。十年之中。只要略似人形者。定有幾分丰韻。今日陰氏老了。兩處看着。而竟有可愛之處。嘻笑得意。晚間陰氏叫他二人到西屋去睡。羸陽乘着酒興。自己脫光了。替那丫頭脫衣褲。每常惡主母拿木棍摸打。還不敢不脫。何況此時善主公要用肉棍具抽。是件有樂無苦的事。可還敢做假。脫得好不快當。

羸陽摸他身上。也還光光滑滑。摸到了那個妙處。沒有這樣大方的處子。少不得佯羞做態。將腿夾緊。用手摀住。羸陽興發如狂。將他扶正了。跨上身。以爲他是久經風雨的了。向胯中亂戳。戳着了門。努力一下。戳進去了一個頭子。那丫頭先也有些畏怯。見戳得外邊癢癢酥酥。以爲內中也是如此。不防戳了進去。大非前局。羸陽的厥物又成文。疼得那丫頭把身子忙往後續縮。口中連聲哎呀哎呀不住。羸陽見他竟是真處子。更加歡喜憐惜。附在耳上笑道。我當你是破了的。誰知你還是女兒。既然如此。你家奶奶爲甚麼只管打你。前日又告訴我家奶奶。說你同陳相公私偷。那丫頭也將主子疑心。不能辯白。那日尋死。被相公看見解勸的〔話〕。細說一番。流淚道。我只說奶奶救了我來。免得終日捱打。就是造化了。那裡想到今日。羸氏〔陽〕十分憐愛。款款輕輕做了一度。完事後將帕兒一揩。看了看。猩紅點點。他當初娶陰氏時並未見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二八

思無邪滙寶

此。今日五旬的人。初嘗處子的滋味。你道他樂也不樂。喜得他摟緊了。親了好幾個嘴。相抱而睡。半夜又做了一次。那丫頭見不似前番苦辣。欣然承受。羸陽大展鎗法。戰了一場。興盡而止。次早告訴了陰氏。說他竟似（是）女身。把前後話細說了一遍。陰氏也好笑了一場。大凡人有一善之念。上蒼決不負人。羸陽陰氏各存了一點的好心。戒淫行善。定然不致絕嗣。那知羸陽同這丫頭一夜中風流了兩度。竟得了胎。真果喜出望外。到分娩之時。竟破了他祖宗單傳之例。生了一個雙胎。得了兩個兒子。喜得他夫妻笑得嘴都合不攏。他此時大小到底是個地方官。賀喜者填門。雇奶娘。擺酒席。那是不消說得。彌月之後。替丫頭上了頭。家中皆稱姨娘。那東氏知道了這事。心中大惱。怪陰氏爲何把丫頭與丈夫做小。這樣傷風敗俗的事都做了出來。遂同陰氏斷絕往來。這種妒婦吃別人家的醋。真可笑之極。後來羸陽這兩個兒子大了。一個

叫做嬴紹之。一個叫做嬴續之。也不學戲了。拋去這祖傳衣鉢。都教他們念書。嬴陽做了兩年官。一日。向陰氏道。爲人不可知足。古人兩句話說得好。

知足知辱。

知止不殆。

更還有兩句話更說得好。

爲官一身清。

有子萬事足。

我僥倖做了這一任官。真出於意想之外。還圖陞遷到那裡去。況又得了兒子。有了後代了。你我都將望六旬的人了。還不想退步。便是無厭之徒了。我於今辭了回去罷。陰氏也着實贊助。嬴陽便告老還鄉。在他也就算榮歸故里了。到了家中。自然比當年更熱鬧些。金鑛閔氏更加親熱。後來他兩個〔兒子〕都大了。俱娶妻生子。合家歡樂。他夫妻偕老壽終。可見人能一心向善者。天必賜之以福。嬴〔陽〕陰氏何等之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三〇

思無邪滙寶

人當日受閔氏之恩。便念念不忘。告聶變豹雖是自己報怨。却救拔出閔氏。又全他嫁了金鑛。也算以德報德了。今在任上又存了一番善念。又生了二子。可見人存一番好心。自有一番好報。羸陽之人猶如此。何況勝於羸陽者。反不自省。自貽伊戚。豈不惜哉。話不多敘。再說那竹思寬自當年遇了火氏這一位佳人。模樣既少而美。美而騷。牝戶又小而緊。緊而洩。較之郝氏。不啻有雲霓之隔。且他那一番相愛之情。又深又厚。厚而且濃。真是一個生死冤家。魂靈兒已死久了。在他身上。多年來。二人雖會過十數多次。都是提心吊膽。偷偷摸摸的。不但火氏不得大遂心懷。就是竹思寬也不曾十分的暢快。後來巧兒大了。火氏沒氏。自己要留他做馬泊六。耽誤他到老不嫁人之理。雖欲分惠於他。他那個原封未動的牝戶。可禁得這放樣異常之孽具。沒奈何。只得把他嫁了人去。不像嫁了個丫頭。竟像沒了丈夫。如剮了心頭肉一般。淚流了多

日。自從沒了牽頭。有好幾年他二人不曾相會。火氏想另托一個丫鬟。但都是蠢物。

古云。乘駿馬。使癡奴。可見僕婢都是蠢的纔好。

不足與語的。倘機事不密。走洩了風聲。越

發無望。只得待其時而已矣。但他兩地相思。如山高海濶之比。這火氏

他既去了一個知心貼意的丫鬟。又老死了那條解饑殺火之妙狗。真

是愁腸百結。度日如年。竹思寬雖是五十多歲的人。因他陽物放樣。少

年不曾作喪。還精精壯壯。像個四旬多的面貌。那郝氏是花甲外的老

嫗了。青年間在色字上掏傷了的。髮白蓬鬆。形容衰朽。況且臍下那件

閱歷多人的癰牝。當日被竹思寬揷得甚寬大無比。今日一老了塌下

去。竟成了一個大坑。惟有許多縐皮而已。只可相伴。難以行樂爲歡。因

此竹思寬時時刻刻把火氏放在心頭。閉上眼似乎他就在眼前。欲會

無由。要想設個法兒騙了鐵化遠處去了。好與火氏時常相親。數年來

總沒有一個良策。近聞得阮大鍼懸榜賣官。他黃家舅舅的孫子黃金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三二

思無邪滙寶

聚。現在他衙門當書辦。替他走線索。因想做財主的人。心中再無不想做官。我如今拿功名二字。或者可以打動他。這日是端陽佳節。他也無心去遊戲。衷心忖道。我到老鐵家去。今日大節下。他必定在家。不但對他可以說話。還可以痛擾一回。戴了一頂馬尾瓦楞帽兒。^一穿了一件新葛布袍兒。濶桶漂白水襪兒。^二淺臉黃草鞋兒。^三。^四拿着一把青陽扇兒。^五拴着一個阿魏扇墜兒。^六一氣走到鐵家。門上並沒一人。原來這年秦淮河龍舟大盛。鐵化被〔邀〕去遊船。家人見主公高興。衆們大家也就行樂去了。竹思寬走到廳上。也沒有人。見書房院子門虛掩。推開走入。跨進書房。一眼看見了五百年風流孽冤。只見火氏靠着一張桌子。手托香腮。口中咬着小指指甲。^{活是一幅美人圖。}面前放着一本如意君傳。看那上面的圖像。見薛敖曹蚬筋兔首的那件陽物。正觸着心事。想起竹思寬來。攻得火上雙腮。正情不能禁。猛聽得脚步響。一擡頭。見了這

歡喜冤家。喜極而悲。竟掉下兩點淚來。你道火氏緣何在這裡。這日他知鐵化不在家。吃了幾杯雄黃酒。一時事上心來。無可消遣。也道是大節下。定無人來。故到書房中走走解悶。偶然見架子上有一部書。順手拿過一本。翻開一看。上面都是做這件風流事。

這纔是鐵化架上的書。不然放何書。

正看得入

神。一見了竹思寬。因相思日久。不覺的下淚來。生怕丫頭看見。忙背過

臉拭去。

毛氏先滴淚。是悲死荀雄。火氏此時滴淚。是見活思寬。雖是兩樣心腸。却是相思二字。

竹思寬上前作了個揖。道。我是來

尋鐵大爺的。不知奶奶在此。多有得罪。說了。就在窗外站立。火氏故意

問丫頭道。這位是誰。丫頭道。就是竹相公。火氏道。原來是你爺的好友。

倒是奶奶的好友。

大節下。你快燒一壺好茶來。

火熱的天。涼茶正好。燒新鮮茶。有好一會耽擱。此淫婦之急計也。

那丫頭答應

去了。竹思寬見他遣開了丫頭。忙去門了院子門。跑來抱住。不暇開言。親了個嘴。抱到涼床上。就要扯褲子。火氏道。不好。恐一時到了高興的時候。丫頭拿茶來。怎麼處呢。你去關了角門來。竹思寬一面解着衣帶。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三四

思無邪滙寶

一面跑去關門。回來時。火氏已經脫得精光。臥在床上。竹思寬連忙脫去衣褲。扒在他肚上。往裡就頂。兩人都急得有趣。却是白日畏人來。那火氏先看書時。就有許

多水出來。滑順至極。兩人都是情急了的。忘了扎根子。被竹思寬猛然一下。比每常多進去了寸餘。那火氏哎喲了一聲。腸肚生疼。眼淚都流出來。揉着肚子。道。哎喲。被你頂斷了腸子了。又是那好笑。有幾〔句〕說他二人道。

一別多年。相逢半霎。回想昔年滋味。難教片刻從容。何暇款款爭鋒。急急匆忙對壘。花心雖綻。半入尚可承當。玉莖全投。

腹內如何可受。只因久渴。心中愛至。幾柔腸中損傷。

竹思寬見傍邊放着一條縐紬手帕。忙拿過來纏上了。又恐耽誤了工夫。不敢稍停慢弄。用力蠻抽重扯。二人都是相憶久了的。不多時。就一齊大洩。連忙起來穿好衣服。竹思寬久別嬌容。仔細把他一看。雖然年

過三句。丰韻如同昔日。黑油油的頭髮。高高的吊着個桃兒。一。兩邊刷

的光蓬蓬的鬢兒。二。挽着個蘇州纂兒。三。插着兩根金簪兒。四。戴一枝香

噴噴的茉莉花兒。五。白白的臉兒。六。紅紅的嘴兒。七。彎彎的眉兒。八。直直

的鼻兒。九。水汪汪的眼兒。十。齊斬斬牙兒。十一。金丁香墜兒。十二。外面穿着金

壇葛布衫兒。十三。裡面桃紅生紗襯衣兒。十四。下繫着玉色露地紗裙兒。十五。顯

着紅通通紗褲兒。十六。一彎小脚兒。十七。嫩尖尖手兒。十八。誠然可愛。前敘竹思寬打扮只六個兒字。

此處敘火氏是十八個兒字。一部書中所無。竹思寬每常都是燈下相會。今在白晝。看得分外真切。

愛到百分。摟住又親了幾個嘴。抱他在懷中坐着。各訴相思。竹思寬把

他近來想的計策。詳細說了一遍。火氏喜的只是笑。就如頑石聽得生

公說法一般。儘着點頭。竹思寬又道。外邊慇懃在我。裡邊攛掇在你了。

火氏有利於己。自然虛心承教。兩人敘到情深之際。竟忘了丫頭拿茶。

聽得敲角門響。吃了一驚。火氏道。丫頭拿茶來了。我兩個在這裡好好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三六

思無邪滙寶

的門着門做甚事。這怎樣的。竹思寬道。不妨。我且回去。你去開門。只說我去久了。火氏還有些不捨。竹思寬道。我們若此計成了。相會有日。不在此一時。忙忙開門而去。火氏把院門插了。將書仍放在架上。細。把那一條乾一塊濕一塊的汗巾。揩不得嘴了。塞在褲帶上。以備他用。走到後邊來開門。道。竹相公早去了。我又怕撞了外人來。故此把前後門都門了。你跟我回去罷。

此等說空話。只好哄丫頭。外人自後門而來耶。

到了房中。他數年所聚的那些慾

火。今日忽經了這一番狂弄。雖不能十分大洩。也覺寬舒了好些。心中快爽。上床睡了一覺。過了數日。火氏正想竹思寬所說之話不見動靜。恐計不行。心下憂疑。只見鐵化走了進來坐下。鐵化當日怕他。躲避慣了。或一兩個月進來宿一夜。火氏總不許他沾身。他也無可奈何。自從火氏與竹思寬私通之後。自己良心尚有些過不去。未免內愧。可有個人家的妻子。陰戶外人倒弄得。親男人倒弄不得。焉有此理。後來待鐵

化也就寬了幾分了。鐵化見他不開口便罵。動手就打。以爲他年漸日增。故而知事賢慧。也就漸漸來溫存親熱。就是要高興高興。火氏也不那樣拒絕。鐵化覺他的陰戶大的無比。也不疑着他有別的甚事。只說他身上發了福。所以此竅也隨運而寬。奇想。甚趣。還怨自己的東西太小。再不想是竹思寬揷得如此。那火氏見他素常要弄。也便任他弄弄的。也不知癢。也不知麻。似有如無。只知肚子撞肚子。混拱一會而歇。這火氏叫做。

曾觀滄海難爲水。

除却巫山不是雲。

數年來。一個月中他夫妻竟有十數夜同臥。五七上身。這日鐵化到了房中。說道。我有一件事來同你商議。我是要遠去的。你看可行不可行。火氏道。是甚麼樣事。（鐵化道。）如今兵部阮老爺大行賣官。價錢又賤。老竹勸我趁此去求取功名。他的親表姪姓黃。是他母舅的孫子。現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三八

思無邪滙寶

當阮老爺的書辦。在外招攬過付。有這個好機會。你道這事該做不該做。火氏知道是竹思寬的計行了。心中大喜。一臉的笑。道。這是上好的事。爲甚麼不做。豈有戀着夫妻的恩愛。連功名都不去求麼。要去。該快些去纔好。

何不云此刻就去呢。

鐵化見他說得名明正順。疑他想做夫人的心切。那

知他是棄小鐵而取大竹。鐵化道。老竹也說事不宜遲。要去早晚就要動身。火氏道。你這樣大家私。你去了。我只照管得內裡。外面的事托誰料理。鐵化道。我去若得了功名。打發老竹回來。托他照看。火氏聽得這話。心中喜極。由不得要笑。板住臉道。老竹做人如何。他可肯替你照看。既要托他。除非常在家裡住着纔好。

這是第一句要緊的話。

誰沒家小。恐他未必肯

來。鐵化道。老竹做人又老實。又能幹。可以托妻寄子的好朋友。

如今好朋友大概如

是矣。

我同他商議明白了。包他家中一年需用。他雖不能成年住在我家。

就是兩頭來往照看也罷了。火氏道。你到那裡。事體一完。就快快打發

他回來纔好。鐵化道。這是自然。不用你說。火氏道。如今你只快些料理外邊的事。裡面事我替你打點。鐵化見他忽然賢慧到這地位。感激不盡。那裡知道火氏巴不得这一刻送他出去。別圖樂境。火氏忙吩咐丫鬟僕婦打點衣裳行李。又把家中有七八個壯僕丁都叫了來。每人賞銀十兩。製辦行裝。跟主公出門。鐵化要留兩個看家。火氏道。你如今要出去謀官。也要個體面。家中有兩個老頭子看門就罷了。要人做甚麼。

人多礙眼。不得不盡行遣去。

鐵化見他盛情。不好違得。也去打點。一應停當。擇日起身。先

一夜少不得要同火氏餞行。枕上又囑了許多看家的話。火氏別無他囑。惟以家下無人。着竹思寬速回要緊。次早分別。火氏同他雖不恩愛。也是許多年的夫妻了。今日雖喜他遠去。心中竟像要永別一般。悽然有戀戀之意。送到了廳上。又看見竹思寬。不覺掉下淚來。

見鐵化去。心只悽然。見竹思寬方掉淚。刻

畫淫婦情形。輕重入神。如見淫婦心。

鐵化見他如此。只當是捨不得他。心中甚是難過。便撫慰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四〇

思無邪滙寶

了幾句。硬着心腸去了。

盲做夢。

火氏見他出了門。好事有了八九。專等竹

思寬回來。便做圓滿會場了。望了有個來月。不見他來。每日求籤問卜。

問行人回來的日期。家中婦女見主人纔去了幾日。主母盼他歸來。暗

地好笑。那知他問的是心上情人。有那八句說火氏道。

天涯海角有窮時。

惟有相思無盡期。

殘夢樓頭空自憶。

離愁花底問誰知。

雲山深鎖真堪恨。

風雨翻成薄命詞。

幾句鱗鴻占信候。

金錢擲破嘆歸遲。

一日。童自大有事經他門口過。想道。內兄去了月餘。不知可有家信回來。我何不進去看看。遂走了進來。看門的老僕忙入內報知。火氏請他到上房。笑吟吟的迎着。讓了坐下。問了些家常。火氏忙叫取酒來相待。童自〔大〕道。不消了。我要回去。火氏殷勤相留。童自大見他情意諄

切。只得坐下。頃刻。擺下一桌絕精的果肴。火氏斟了一鍾酒。送與童自大。他連忙接下飲過了。然後彼此相讓。各飲了數杯。火氏素常聽見鐵化說童家妹夫會採戰。崔命兒被他弄死。火氏久有心想領他的大教。此時望竹思寬。正等得心中火發。今見了他。就注意在他身上。火氏是無酒量。頻頻相勸。童自大的酒童（量）自大。本好飲一杯。見他讓得殷勤。也便杯杯不辭。飲到將暮。竟酩酊大醉。就伏在桌上睡着。叫丫頭擡到自己床上。他把四個丫頭每人賞了幾鍾酒。亦都醉了。他到西邊屋裡設了一鋪自睡。不多時。丫頭們都醉得沈沈睡熟。他便走過東屋來。上了床。輕輕替童自大脫了衣服。他自己也脫光了。蓋上被。共枕而臥。伸手去摸他的陽物。雖無竹思寬的長大。較之鐵化更強許多。淫心頓起。那裡還睡得穩。又不好叫他。喜得夏夜甚短。直到五鼓將盡。童自大方纔醒了。見傍邊臥着一個精光的婦人。拿手弄他的陽物。他糊糊塗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四二

思無邪滙寶

塗也忘了是舅子家。只當是家中與妾同臥。

有此一語。以洗童自大的罪名。

趁着些酒興。就

上身高興起來。採了一次。那火氏快樂非常。覺勝竹思寬數倍。淫浪得無比。渾身戰巍巍的。如舞梨花一般。四肢百骸活動異常。童自大覺得他衆妾中無此伎倆。心中疑惑。問道。你是那一個。火氏不好答應。只嘻嘻的笑。不多時。天色微曙。童自大定睛一看。原來是嫡嫡親親的嫂。忙拔出來。道。這是怎麼說。忙忙穿了衣服。回家去了。火氏見他如此。雖然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已得嘗了這美味。心中十分快暢。

此一段極寫火氏之淫盪者。爲死做結。二寫童

自大始終不脫一呆字。亦是做結尾耳。

且說鍾生在家。一日。梅生來相探。說道。弟適間在笪橋市。

遇見擁擠着許多人。說是殺流賊的奸細。兩個賊頭。十數個從賊。不知是從何而獲。正說着。宦萼也來相訪。說起方知其詳。你道殺的這奸細是何處人。是如何擒獲的。他二人是一胞胎生的兄弟兩個。父姓艾名金。妻子能氏。並無子女。在江寧縣牧龍亭居住。家中開着個小客店。在

鎮市盡頭安歇過客。這牧龍亭是當年秦檜祖居生身之所。秦檜的墳基尙在此處。這一村姓秦者一多半。皆不認秦檜是一強徒。從無一人

在他墳上祭奠。那墳地漸漸平塌。不過有一故址而已。艾金的房子就

在他墳前。這艾金臨生之時。他父母夢見秦檜來投胎。因此他的小名叫做檜兒。長大了時。他父母已故。他將父母葬在秦檜墓傍。相離咫尺。

他見秦檜之墓竟像他家祖墳一般。年年添土。把一座荒墳壘得老高。

節節拜奠。傍人無不含笑驚詫。他夫妻二人一生貪財。見了錢連命都

不惜。

何今日愛金夫婦之多也。

又刻薄不過。見別人的一文錢。他都是心愛的。有那趕

集的人在他店中過夜。次早開發店錢分。數足了遞與了他。他接過來數。定要藏起一二文。賴說短數。那人接過來數。果然少了。只說自己數錯。添上給他。那裡疑他開着個店。戴頭識臉的人。肯落一兩文錢的理。孰不知他叫做老臉大發財。那錢竟歸之袖中。諸如此類。他無樣的相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四四

思無邪滙寶

應不想出來。到處定要沾人些便宜。是俗語說的。見糞桶的過。也要拿箊籬撈撈的主兒。一日。傾盆大雨。時將下午。他道此時這大雨料也無人來了。出去要關鋪面。只見有兩個人騎着兩頭肥驢如飛而來。竟奔他的店中。他連忙讓進。接了頭口。就去搬行李。覺得內中甚是沈重。送到客屋裡去。關了門進來。忙叫妻子做飯。整治菜蔬。忽聽得外邊客人叫。忙走出來。那客人道。我們因趕路程。不想遇了這樣大雨。渾身上下連被都淋濕了。此時身上有些涼涼的。你把好酒熱得熱熱的兩壺來。那艾金耳朵聽着他說話。眼睛往兩張床上一看。見他的被褥衣裳都打開晾着。一張床上放着一個搭連。每個裡邊約有三四百兩的樣子。心中好生動火。進來燙酒。那能氏正在燒火。那柴被雨淋濕了。吹灼又滅。燭得兩眼眼淚直流。他把火筒一擯。道。受瘟罪的。我看開了這些年的店。也不見積的錢在那裡。燭得七死八活。受這樣的罪到那一日。火

還燒不灼。還燙酒呢。艾金把壺就放在鍋裡。就拾起火筒去吹火。一面燒火。一面出神。不住點〔頭〕磕腦的算計。能氏道。你出神想甚麼。艾金道。我纔見這兩個客人竟有八九百銀子。我想我們開着這個店。那一日纔得發財。要得了這項物件。也不枉爲人一世。所以在這裡想昏了。那能〔氏〕更愛錢。更毒。他想了一想。道。我倒有一個主意。可以圖得他的。只怕你不肯。艾金笑道。你的意思是要捨了身子。弄他的銀子麼。他五錢一夜嫖得好不受用。你是個甚麼天上有地下無的奇人。他兩個就捨得這些銀子送你。若遇着兩個狠手。銀子不能得。皮還弄塌了呢。能氏笑着啐了一口。道。我是正經話。你就胡說白道的。艾金笑道。你有甚麼主意。能氏道。自古說。圖財害命。你肯害了他的命。就可以得了他的財。艾金道。人說婦人家見識短。果然不錯。你也想一想。他是兩個。我是一個。財謀不成。弄的不好。到了官。先要短了半截。就作算謀死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四六

思無邪滙寶

了他。放在那裡。鄰舍們知道了。豈是兒戲的事。況且還有兩頭大驢。越發沒處安放。能氏道。你麼空給你一個男子漢做。一點見識都沒有。今日這樣大雨。他兩個進來時。料想街上是一個人也沒有見的。只要有本事弄死了他。我家後園裡頭大靛池那裡。不要說兩個。再有兩個。也放下了。深深的埋上。真是神不知鬼不覺。兩頭驢殺了醃起來。驢比不得豬。殺時又不曾叫。醃成驢巴還夠吃好些日子呢。真能。倒只怕你一個沒本事收拾兩個。還是正經話。說話之間。酒已熱了。拿了兩碟小菜。送了出來。那客人嘗了嘗。說道。你們一個大路口開着這麼個店。怎麼賣這樣薄酒。真吃不得。換些好的來。艾金道。我們這一鎮的酒並沒有一家的好。要有好的。豈可不打來爺們吃的麼。客人道。既無好酒。你把黃酒拿回。可買好燒酒來。多買幾斤我們吃罷。艾金只得進來。尋傘找瓶。囁囁嚶嚶道。天下雨。將就吃些也罷了。又叫我去打燒酒來。泥爛路滑。

的。能氏大喜道。這是龍天保佑。該我們發財了。艾金道。怎麼說。能氏道。東頭米奶奶家今日正淋燒酒。昨日他老人家約我今日去嘗。因下雨。我沒有去。你到那裡。不要說客人要吃。細心。真能。只說我身上有病。要些乾

榨酒泡藥酒吃。寧可多幾個錢一斤。不要攪了水的。那乾酒甜甜的。吃着爽口。一時發作起來。如同小死。若天幸。他兩人醉倒了。那時動手就容易了。這豈不是天賜財緣麼。艾金聽了他賢妻這樣的妙計。歡天喜地而去。也不顧脚下的泥濘。如飛而回。連瓶拎到客屋裡頭。〔道。〕這是五斤好酒。爺們請嘗嘗。他二人嘗了嘗。道。好酒。你連瓶放着。倒是冷吃罷。燙熱了又沖鼻子。又噎喉嚨。這寡酒難吃。你把菜飯都拿來。我們先就着吃酒。艾金進來取菜。只見能氏拿了一把艾金防身的短刀在。那裡磨呢。記着這一把刀。艾金說笑道。古人說的話。一些也不錯。道是。

青竹蛇兒口。

黃蜂尾上針。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四八

思無邪滙寶

兩般猶似可。

最毒婦人心。

你就這樣性急。快打發菜。他們要飯菜吃酒呢。能氏便裝了盤子。無非是煎雞子炒韭菜兼蝦米拌木耳腐皮之類。掇了出來。擺在桌上。這兩位客人酒量頗雄。也是該他命盡。一個一鍾好吃。把那酒也就吃了個八分。都有大半酣了。艾金在傍伏事。聽得內邊叫道。來拿了菜去。艾金忙出去接了。攜送到二客面前。笑道。這是今日早起。我買得幾個活鯽魚。做兩碗醒酒湯。敬二位爺。二客正是酒渴。喝了一口。又酸又鮮。連贊道。好東西。肚裡也有些饑了。連魚帶湯全吃了下去。這是能氏想的妙計。恐怕醉不倒他二人。見他吃的是冷酒。做了這兩碗熱湯來。名曰是醉（醒）酒。其實是發酒。一肚子的冷乾燒酒。被這熱湯一沖。就發作起來了。不多時。一個仰着臉頭靠在椅背上睡去。一個伏在桌子上也就去夢黃梁。艾金忙走進去。拿出母夜叉蒙汗藥武松的樣子來。向能氏

笑嘻嘻的拍着手。道。倒了。倒了。能氏歡喜得了不得。忙把刀給與他。一

同出來。大門門「得」好不結實。進房中來。能氏先指着那仰面睡的

脖子。做個殺雞的手勢。叫他動手。艾金貪財心勝。膽大如天。也顧不得

天理了。俗云。色膽如天。此則財膽如天。可見人壞心一起。則不能制服。走到跟前。壯着膽子。對準喉管。盡力一勒。

那客撥鼓通一聲。跌倒在地。那一個伏着的驚醒了。擡頭看見。叫了一

聲哎呀。那艾金着了急。連頭帶腦狠狠的一下。也劈倒在地。蹬了蹬腿

亦已嗚呼。記着他二人是如此死法。與艾金死時對看。此一段雖寫艾金能氏之意。亦是警省在外。做夢者。第一要小心。第二勿貪飲酒。慎之。夫妻二人見都完

賬了。擡到後園。拋在靛池中。那裡還顧得甚麼泥水。忙忙埋好。又來把

他二人的行李搬了進去。將兩個搭連向床上一倒。每個裡面八封。兩

個十六封。共八百兩。餘外還有幾十兩零碎的。擺了一床。真是歡心樂

極。眉開眼笑。忙騰個竹箱收了。又忙到客屋裡。將血跡都洗淨。收拾得

乾乾淨淨。夫妻二人一夜不睡。把兩頭驢也宰了。開剝醃了。真是人逢

姑 妄 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五〇

思無邪滙寶

喜事精神爽。竟不知困乏。夫妻又商量一會。過了好幾日。將店關了。從新修飾。開了一個雜貨鋪。四路鄉村明知他的東西比城中貴些。因省了往返四五十里路。都在他鋪中來買。總是他這一步時運好。倒也着實大發財。他又買了幾十畝膏腴好地。招人佃種。合村的人都疑他是掘藏。那裡知他是做了這件盛德的好事。發了外財。過了些時。能氏竟懷起孕來。他夫妻大喜。道。我兩人十多年來總不見生育。今做了這樣好事。不但發財。又得了胎。真是百福駢臻了。⑤到了月分滿足。分娩之期。一胎生下兩個兒子。能氏將四十歲的人纔生頭胎。萬分艱難。昏暈過去幾次。兒子雖然生了。却把兒子的這位成家能氏早已了賬。艾金雖悲哀亡妻。却喜得子。此時他在村中算小財主了。典了村中兩個有奶婦人來做乳母。男人替他家種地。能氏死的那一晚。他父親續娶的後娘亦臨產。他父親夢見能氏復來托生。說道。兒今來托生。將來還嫁

艾家。好了結前賬。他父親醒來。雖不懂其中的原委。心中暗暗稱異。少刻。他妻子果然生了女兒。次日。艾金到丈人家報喪。他丈人方知夢幻非虛。就將小女兒叫做再來姐。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有話即長。無話即短。那艾金的兒子大的取名艾鮑。次的名叫艾福。與再來姐同年同月同日所生。但時刻略差。都到了十歲。艾金見再來姐的神情舉動同能氏再生無二。又素常聽見丈人說是他亡妻托生。就向他丈人說要定他續絃。他丈人是個窮莊家漢。見女婿於今是財主了。況女兒托生時原說還嫁艾家的話。那管他年紀大着四十多歲。滿口應承。到了十六歲。娶了過來。此時艾金五十餘了。且說這艾鮑艾福先年小時還好。到了十二三歲時。就是兩條蠢牛。艾金若使喚他兩個。他兩個便橫眉豎眼的道。我們不知道。如再叫狠些。他二人便喃喃嘟嘟的亂罵。艾金又溺愛慣了的。只裝不聽見。如是多次。越無忌憚。艾金或唬嚇要打他。一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五二

思無邪滙寶

跑無踪。躲在鄰舍家空園中。艾金怕他逃了遠處去。便各處尋遍。方覓得回來。逢時遇節。叫他二人祭母親墳。他道。我們不知道甚麼叫做母親。我們沒有見過。要上墳你上去。我們不去。艾金強要叫他去。他二人便跑去。不知去向。到晚方回。後來不但性子憊賴。又是吃酒。又賭錢。又行凶。他兄弟二人却甚是和氣。獨同老子是冤家。常在背後囑囑道。我同你甚麼父子。那一日我還要殺你呢。那艾金明明聽見。自己既不能管。他又捨不得送官處治。溺愛不肖之子。必致釀成大害。不由得心中竟隱隱有些害怕他

二人。他兄弟見老子娶了後娘進門。暗忖道。這個老頭兒作孽。這樣大年紀娶這樣個少年妖精。他同我兩個同年月日。與我們正是對子。今既在一家。豈可錯過。他兄弟二人商議道。俗語說。月裡嫦娥愛少年。姨娘嫁了這個老頭子。再沒有個不氣的。我們兩個慢慢的齊心調戲他。管他姨娘不姨娘。後娘不後娘。你弄上了手也不要偏我。我弄上了手

也不偏你。大家受用。那艾金見兩個兒子十七八歲。長成兩條大漢。他常向人誇道。我行了一輩子的好事。陰隲上積了這一胞胎。生兩個好兒子。外人知他奶（乃）郎的壞處。還只是暗笑。惟有這再來姐獨看上了這兩位賢郎。他心中常想道。我這樣青春年少。正該同他兄弟兩個相配。怎爹娘把我嫁了這位老姐夫。如今無可奈何了。兩個外甥我雖明嫁不得。暗裡嫁他誰人管得。那尼姑下山的曲子道。男有心。女有心。那怕山高水又深。何況是一家住着。又沒傍人礙眼。他們既都有了私心。在那言語顧盼之中。也有許多曼倩之態。一日。艾金進城去買貨。艾鮑向兄弟道。我看姨娘近來也像有些愛我們的樣子。今日趁老頭兒不在家。我去硬撞。我若上了手。你就接上。艾福喜諾。艾鮑昂昂進姨娘房中。艾金床頭有防賊的一把短刀。此刀即前所用之刀也。此處再用一次。是現刀之時也。他走去一下拔出來。惡狠狠劃刺一聲。往桌子上一攢。就上前將姨娘抱住。親了個嘴。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五四

思無邪滙寶

便伸手去扯褲子。再來姐笑道。短命鬼。你不過是要這樣罷了。冒冒失失。嚇我一跳。艾鮑見他毫無拒意。抱到床上。脫去了下衣。竟弄將起來。再來姐雖嫁了多日。那艾金齒邁力疲的人。怎如這艾鮑少壯雄偉。今嘗此味。心喜非常。做出許多騷樣。艾鮑亦是初嘗滋味。乍親女色。不多時。便洩了下來。艾福在門外張看。見哥哥完事。他忙忙進來。接着就上。再來姐興尙未足。也便笑納。幹訖一度。從此以後。他老子出去了。他二人便來同再來姐作樂。這再來姐得他兄弟兩條健漢。以供胯下之樂。反視艾金如贅疣一般。一日。艾金出（去。）他兄弟兩個走來同再來姐大弄。彼上此下。弄個不住。正在興濃。不想艾金撞進來。猛然一見。竟癡呆了。氣得大張着嘴。話都說不出。圓睜大眼。怒狠狠瞪着。再來姐着了急。忙把枕頭下那刀拔出。遞與艾福。道。你不動手等甚麼。艾福接過刀跳下床。艾金見了刀。越走不動。方要叫喊。被艾福舉手劈面一刀砍

去。跌倒在地。

即前殺客之刀。

艾福棄了刀。忙穿衣服。那艾鮑見他老子還在地

下。蹬腿。拾起刀。向喉下一勒。一個頭伶仃將斷。

艾金製此刀只用一次。他賢郎倒用了三次。

三人忙穿

完了衣服。他兄弟上街買了一口薄皮棺材。將他老子屍首裝好。停在堂屋裡。將血跡洗得乾乾淨淨。然後走去報喪。也不念經。也不開弔。只放了七日。就厝在後園內。再來姐戀着他兄弟二人。不肯改嫁。只說要

守貞節。

說要守節者。決不能守節。自古來。口口說忠孝。能盡忠孝者幾人。

他父母不能相強。誰還來管他家的閒事。

況且傍人見他不但是繼母兒子。而更是親姨娘外甥。那裡疑他有禽獸內亂的事。他二人倒像再來姐的一妻一妾一般。夜間三人同榻。好生恩愛。不二三年。他兩個把家私賭得精光。連房子都輸了。算了與人。他三人在後園中搭了一間小房子住着。再來姐一夜夢見艾金渾身是血。走到他跟前。道。那兩個奴才殺我。算一報還一報也罷了。我同你兩世夫妻。有何仇恨。你挑唆他殺我。我如何饒得過你。說了。就往他身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五六

思無邪滙寶

上一撥。再來姐一驚醒了。却是一夢。心中甚是憂疑。又不好向他兄弟二人說。隔了些時。忽然有孕。他二人着急。恐一時有人知道。怎處。便往城中去買打胎的藥。走到半路上。遇着搖鈴的大夫。便問他有打胎的藥沒有。大夫說有。他便買了些回來。與再來姐吃了下去。其應如響。肚子疼得要死。却生不下來。喊叫不止。他二人着了急。艾鮑一把緊緊抱住。艾福一隻手搗住他的嘴。一隻手下力一陣揉。約有兩個時辰。纔把娃娃打下來了。再來姐也就血暈而死。好藥。此婦兩世遭產難而死。其凶淫之報。皎然。他巧冤巧報。毫髮不紊。們此時精窮。也無錢買棺材。那能老兒夫婦又死了。他哥哥是個大窮漢。艾鮑向他商議。他竟不管。兩人只得在後園中挖了一個坑掩埋。挖下有三尺餘深。忽見兩副骸骨。他二人慘然道。這不知是甚麼人的屍首。就是二位。不要動他。就將再來姐的屍首並那死娃娃。同那二骸骨合理了。昔年能氏云。再

有兩個。也放了下去。不想他夫妻轉生下世。亦在此中。是四個。以應先兆。

⑥他二人毫無所戀。商量道。我們如今無穿少

吃。站不住了。常聽得人傳說流賊們着實快活。金帛子女四處搶擄。無窮的受用。我們把這園子賣幾兩銀子做盤纏。去投他們。豈不是下半世快樂。二人主意識定。把園子賣與房主。房主嫌他父柩厝在裡面。不要。他二人將艾金的棺材擡到秦檜墳邊一塊地上放着。

前世愛金朝。今世愛金銀。貪惡之骨。應該

葬在一處。

就算了牛眠吉地。他把園子賣了幾兩銀子。塞在腰中做路費。投

流賊去了。艾金的那口薄材風吹日曬。久之朽爛。那骨節也就拋散四處。不消說得。還不如那兩個客人。得個靛坑掩埋。免得暴露。艾金夫婦想做財主。圖得受用。艾金落了這樣個下場（場）頭。雖不曾遭了國法。這報應也就儘夠了。那能氏更可嘆可笑。設了一番毒計。想做財主婆。剛剛快樂一年而慘死。人算不如天算。信哉。艾鮑艾福眼見得是那二客轉世索債的。再來姐生前挑撥艾金殺二客。今世又挑撥二子殺艾金。既以身償二子之淫債。又遭產厄。據他之夢。此子又是愛（艾）金來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五八

思無邪滙寶

索命。報應分明。毫厘不爽。鬼神在冥冥中。豈有一着放鬆。世人只知任性胡爲。就不回想一想將來的後患。真是感應篇上說的好。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可不懼哉。艾鮑艾福雖是再生復仇。但今生名分。以子弑父。奚能免得天誅。不死於此。必死於彼。少不得暗暗有一場惡報。他二人奔到陝西。投了李自成。闖賊見他二人數千里遠而來相投。且又生得雄糾。正在少年。心甚歡喜。便留在部下。充了兩名小頭目。後來差了些賊四處攻劫。時常得勝。漸漸得攻。(功)破北京時。每人給了一張僞總兵的劄副。瞎賊被大清兵殺敗。逃奔湖廣。又想攻取南京。因他兄弟是南京人。又聞得馬士英阮大鍼大賣官職。叫他二人各帶了五七個心腹小賊。馱了兩萬銀子並金珠之類。投托阮大鍼。買兩名京城中管兵的武職。又給與僞劄數十張。以招攬好漢。將來好做內應。他二人歡喜無限。李自成又許他成功之日。俱加封侯爵。他

二人更感恩效死以報。既到了江北。訪着了黃書辦。洵他送了阮大鍼五千金。還有許多珠寶。要求補京營的武員。阮大鍼大喜。就放了他二人兩員京營遊擊。咨送馬士英考驗。艾鮑艾福也送了馬士英一分重禮。馬士英見他二人既生得魁偉。又且有厚贐。自然依允補授。二人好生榮耀。金乎帶而虎其補。左右跟隨兵丁皆帶刀之士。他二人又將帶來的金珠之類孝敬了馬士英。拜在他名下。馬士英愈喜。待他二人甚厚。時常賜以酒飯。也熱鬧了幾個月。不想他「二人」該福盡災生了。一日。樂公下朝。到了私宅門口。只見一個人迎着轎子跪下。道。小的有機密軍情上稟。樂公吩咐帶了進來。問他何事。他道。小人姓蒙名德。係河南人。向年逃難來南。蒙百萬童老爺衆位施恩。救了一家的性命。次年得回故鄉。小的尋親戚。又還來了一次。回去時。不想遇了流賊。將小的一家殺害了。小的就被這艾鮑留了在家下使用。屢要逃出。但賊兵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六〇

思無邪滙寶

連營百里。再逃不脫的。前日李自成在山海〔關〕兵敗。今往湖廣去了。知道阮老爺賣官。因此打發他兄弟兩個來買兩員京營武職。並招攬人衆。他到湖廣聚兵來攻南京。將來好做內應。小的原係良民。怎肯做賊。向年老爺榮任府尹時。小的曾叨恩典。故此到老爺臺下來出首。樂公驚道。這雖是你的好心。但沒有甚麼憑據。蒙德道。他兩個現帶了李自成的許多劄副來招攬人衆。老爺只一搜獲。便是憑據了。樂公道。果然有此。你的功名也不小。忙差人去請魏國公。此時他正管提督禁軍團營事務。又差人去請都察院正堂。兵刑二部尙書。並錦衣衛指揮。不多時。都到了。樂公叫蒙德過來。將前事又說了一遍。衆官計議了一會。魏國公差人去傳艾家兄弟二人。又叫錦衣衛暗暗領人到他寓處。將他跟隨的人一並拿獲。不可走漏一個。把他行囊盡數拿來。少刻。艾福艾鮑已傳到了。叫了進來伺候着。不多時。錦衣衛官校將他人衆並

行囊亦都取到了。樂公命細細搜檢。在一個皮匣內。搜出總兵副參游守僞劄數十張。魏公喝叫將艾家兄弟並手下人盡都拿下。叫蒙德將前事又說了一遍。他二人見活口僞劄俱已當面。無辭可辯。一一招成。

樂公同衆官進朝面駕。將前事細奏。艾鮑艾福凌遲處死。從賊斬首示市。弘光准奏。立刻押赴笄橋正法。樂公又奏。阮大鍼身爲朝廷大臣。受賊私賄。題補京營武職。若非蒙德出首。釀成後患。京城內外生靈尙忍言哉。願亟賜斥逐問罪。即閣臣爲朝廷股肱。不察奸細。和光同塵。亦不能辭賊。這阮大鍼馬士英都是弘光的心腹。進美女。獻變童。合春方。感激他們了不得。焉肯說他的不是。替他辯道。馬先生他不過見阮大鍼送來考驗。他見人品好就准補了。這有何過。就是阮大鍼他也不知他是流賊一黨。他要知道。肯擢用他麼。至於說受賄。那不過是蒙德小人口中的一句話。如何就做得准。便輕易壞一個大臣。樂公再四進言。弘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六二

思無邪滙寶

光執意不聽。樂公又奏蒙德有出首之功。當加重賞。弘光因他說阮大鍼的不是。心中暗惱。說道。蒙德從賊已久。今雖出首。原自首免罪例足矣。如何還要賞他。樂公只得同衆官退出。見朝廷功罪不分。還成個甚麼法度。不勝忿怒。遂嘔了兩口血。從此就得了病。將二賊的行囊中尙有萬餘金。賞了蒙德五百兩。餘者咨送戶部。留充兵餉。蒙德身無所歸。情願在樂公家當長隨。樂公也着實優待。後來樂公病故還鄉。他送到了家。然後纔回河南。這是後事。宦萼同梅生在鍾生家說起殺奸細的話。宦萼道。方纔有一個舍親在刑部。他纔說起這事。因把蒙德出首。樂公擒賊。並馬士英阮大鍼受賄賣官與賊。弘光堅執不聽的詳細相告。鍾生惟長嘆數聲。再無他語。且說那火氏自試了童自大一番之後。心中想道。不意世間有此奇物。他若肯與我相交。又還稀罕老竹做甚麼。有此一念。可見火氏全是貪淫。毫無情意。淫婦之濫如此。我看他前日那個樣子。是決不肯再來的了。只好等

老竹來家。做個長遠主顧。他一時淫情舉發。那裡還制伏得住。日夜盼竹思寬回來。好做一番繡衾大戰的事。總不見到。又過了幾日。時已初秋。情緒無聊。他到樓上去倚欄盼望。兩眼真要張穿。見那朱榻依然。那一條妙狗已成朽骨。不由得一陣酸心。口編了個四句半的劈破玉。低聲唱道。

趁此秋光。凭倚南樓。想當初大雁兒飛去。小燕兒飛來。他兩個相遇在途中。他把春秋談論。大雁兒叮嚀小燕兒。囑咐你我兩個。作速分飛。休要耽誤了工夫。他那裡說。你我失却了信行。到如今。你看小燕兒飛去。大雁兒他信信行行又來了。冤家。你可記得孔聖之言。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豈可以行之哉。言而無信的冤家。你反不如了個禽鳥。我自眼含着珠淚。哭進了香房。跌綻了金蓮。自嘆了一聲。哎喲。奴家不是悔恨。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六四

思無邪滙寶

當初錯認了你這人兒。冤家。我似醉如癡方纔醒。好一似吊桶落在他人井。

唱罷。不由得香腮上淚下了數點。心似油煎一般。忽門上那老漢進來。說。竹相公帶了信回來了。火氏聽見。真是喜從天降。精神頓起。忙忙下樓回房。便道。快請了進來。少頃。老漢同竹思寬到了堂屋內。火氏出來。竹思寬作了揖。火氏回拜。讓了坐下。竹思寬道。恭喜奶奶。老爺榮任去了。自從到了那裡。送了禮。阮老爺大喜。特放了長河衛掌印指揮。我又同到了任上。那裡沒有文官。老爺上馬管軍。下馬管民。地方又富庶。着實威武。我住了幾日。老爺恐奶奶懸望。着我折身回來。所以遲了這些日子。因鐵化做了官。有幾句說那時的時事。道。

是非倒置太糊塗。

此輩如何濫仕途。

只爲錢神能效力。

掌餘不復問賢愚。

火氏將家中男婦却叫了上來。吩咐道。你主人得了官。上任去了。竹相公在家中照看。竹相公在書房安歇。你們小心伺候。但是竹相公到來。可到上邊來說。老爺不在家。我這裡也無事。僕婦們也不必上來。有事來叫你們。大廳後總門並角門。不到晚丫頭就早早關上。衆人應諾。以爲奶奶這樣貞操持家。誰敢不遵。那知全是詭計。竹思寬起身辭道。我今日到家看看。明日再來。火氏也不留。仍着老漢同他出去了。火氏次日命擡了一罈好酒。自己親手整理了一桌豐盛碟子。下午竹思寬來了。老家人上來說。火氏吩咐廚下備飯與他吃。老早就叫丫頭把大廳後門關上。床上換了一副新被褥。虎皮褥子。虎丘蓆。正是。

安排新衾枕。

好接舊情人

到晚來。從新梳妝打扮。換了一身新衣。把牝戶用香肥皂搓洗了一番。掌燈時。火氏命丫頭點上了兩枝通宵紅燭。擺上碟子。燙着酒。吩咐丫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六

思無邪滙寶

頭們道。你主子托竹相公看家。我們是主。他是客。豈有個不款待的。請他來坐坐。你們都在跟前伺候。不許躲懶。着兩個丫頭前邊去請。不必走大廳。打角門裡去。丫頭去不多時。同竹思寬來了。讓了對面坐下。竹思寬見他越發風流標致。身上一陣陣的香氣撲鼻。神魂愈覺癡迷。火氏也同他睽違兩個多月。且從不曾來到這個屋裡。也想兩樁舊物試試新房。無奈丫頭在傍。只得勉強假做正色吃着酒。口中雖假說着正經話。兩隻眼却錫瞪的望着他。面上不住微微的笑。竹思寬也心中着急。恨不得同他摟做一處。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思寬此計。火氏前在童自大面前已用過。望着火氏丢了個眼色。道。難爲這些姐姐們在這裡伏事。我每人敬他一碗。便要了個飯碗來。一人一碗。丫頭們誰有這樣大量。推辭不飲。火氏道。不識擡舉的賤肉。竹相公賞你們。敢不吃麼。幾個丫頭沒奈何。捏着鼻子每人灌了一碗。竹思寬道。敬個雙鍾。丫頭們見竹思寬讓着。主母壓着。諒

也不得不吃。又吃了一碗。內中只有一個略好些。那三個跑到西屋裡。連晚飯同酒一齊從嘴裡鼻孔裡都倒出來了。吐得無處不是。倒在地下就睡着了。這一個執着壺。東晃西晃。也站不住。竹思寬道。你把壺且放着。我自己吃。你歇息罷。那丫頭巴不得。一聲把壺放在桌上。也跑過去。倒下頭睡了。火氏忙把房門關上。此時初秋還熱。二人脫得精光。相摟相抱。一口一遞吃了幾杯。火氏又嘴含着度了他幾口。看見竹思寬的陽物直豎。忙拿汗巾裹了根下。火氏上他身來。對面套入。一面吃酒。一面動作。頑了多時。酒性已闌。色性大熾。相攜上床。這一夜。此上彼下。此下彼上。二人做了個通宵的活計。自相交十多年來。這算頭一次放心受用。天色將明。竹思寬穿衣出去。火氏睡了一覺。方纔下床。到西屋裡看丫頭們時。都還醺然未醒。叫了起來。一個個都還暈頭昏腦。收拾了傢伙。隔三四日定請竹思寬一次。幾個丫頭也大醉一次。且說他家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六八

思無邪滙寶

這些僕婦。丈夫都跟隨主人去了。主母上邊又不叫他們。每日無事。三個成羣。四個作黨。在一處閒磕牙。偶然一日。三個婦人相聚在一處說家常。正是當日看見竹思寬陽物的那一個。同着火氏在西屋裡說的那兩個。他三人說話中間。一個道。我們男人這一去。不知幾時纔回來。料道貞節牌坊是輪不到我們的。竹相公現在我們家裡。你當年看見他那件寶貝。是個異樣的東西。你何不去試他一試。看是個甚麼滋味呢。這一個道。那東西我是不敢惹。他一時搗斷了腸子。沒處尋這小皮匠到裡面去縫。你當日說吃四兩燒酒還捱得半截。你何不喝四兩。先去擋個頭陣。要不妨事。我們大家也去嘗嘗。那一個又慫恿道。你果有這高興。我去打酒。替你助助興。這個婦人又好酒。酒下一字更好。也說上興來了。便道。從來沒有聽見閻王跟前有餓死的鬼。你果然打了酒來。我吃個半酣。去捱一下子看看。那個婦人果然掏出幾十文錢。到大

門口。煩那看門的老兒打了幾斤燒酒來。他接了拿到屋裡。撕了兩碟小菜。三人說說笑笑的共飲。讓那個婦人道。你多喝兩鍾。膽子壯些。那婦人也不辭。飲到掌燈時候。酒已罄了。便道。我們同去。再遲了。恐他睡下。都有了幾分酒意。就到書房裡來。見院子門關着。輕輕敲了幾下。竹思寬正打點要睡。聽得敲門。不知何故。只得走來開門。見是三個婦人。一擁而入。到了房中。竹思寬跟了進來。道。三位大嫂此時到這裡來。有何話說。那一個要擋頭陣的望着他嘻嘻的笑。這一個道。竹相公不認得我了麼。竹思寬道。雖然常在這裡。嫂子們的模樣都認得的。却不知姓甚麼。這個婦人笑道。他的男人叫做高興。竹相公是認得的。我那一年在茅廝上倒馬桶。遇見竹相公在那裡溺尿。我見了你那個稀奇物件。偶然對他說了。他想到如今高興哥跟老爺去了。他見竹相公自己一個在這裡。情願來奉陪。他自己不好說的。煩我兩個來做媒。竹思寬

姑 妄 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七〇

思無邪滙寶

見他來就教。何嘗不喜。但他三人同來。沒有個取一棄二的。恐怕一時弄上了。夜夜來纏。豈不誤了火氏那裡的事。又怕或遇了丫頭來請。走漏了風聲。假做正色道。這事如何行得。你主人托我看家。我若做了這事。一時人知道了。有何臉面。那婦人一團高興。被他一掃。老羞變怒。喉（猴）急起來。道。我好意來伴你。你這樣掃我。我當真是求你的文麼。你怕沒臉面。我明日給你個當真沒臉面。沒人處。我抓破了你的臉。我吆喝起來。說你調戲我。等主人同我男子漢回來。合你說話。看你有臉面沒臉面。竹思寬暗想。這等婦人。他知甚麼羞恥。倘然真果做出來。如何了得。要回家避了。一來捨不得火氏。二來受了鐵化之托。突然回去。何以爲辭。心下一轉。道。老住了他。給他個辣手。叫他魂夢也怕。一個吃了虧。那兩個自然不敢再來纏繞。遂作笑容道。我是衛護你的話。我（你）爲何倒着惱。承你這樣好情。我感激了的了不得。我的東西既是這位

嫂子曾看見過。恐怕你受了苦。故此假拿那話回你。是我一團好意。那婦人道。我不信就這樣利害。你家奶奶也不過是一個戾。難道兩三個拼成的不成。奇想。竹思寬道。我先給你看看。你吃了苦。不要抱怨。遂扯開

褲子。拿出陽具來。道。你看看。做得做不得憑你。那婦人見他厥物硬幫幫。像一節大熟藕一般。眼中冒火。也顧不得死活。口中道。我不怕。不怕。再大些我還不怕呢。他此時忍不得了。便褪下褲子。在那張醉翁椅上睡倒。兩條腿放在兩邊椅軸上。牝戶大張。竹思〔寬〕也脫了。安心要給他個利害。不但不用一點吐沫。對準了門。憑身盡力往裡一下。竟進去了。有一半。只聽得那婦人叫了一聲道。哎呀。我死。竹思寬又往裡送了兩送。婦人眼淚直流。叫道。竹老爺。饒了我的命罷。竹思寬也不理他。又加力狠搗了兩下。進去有多半截。那婦人聲都啞了。渾身亂戰。叫喊哎喲。哎喲。那兩個婦人看得毛髮皆豎。也不覺戰起來。竹思寬道。你纔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七二

思無邪滙寶

說不怕。你忍一會就好了。一下全拔出來。又往裡一搗。那婦人又哎喲了一聲。戰都道的道。不好了。不好了。可要死了。我的小肚子要通了。竹思寬知他試着了辣味。猛然往外拔出。那婦人又叫了一聲。罷了我了。口中哎喲哎喲的哼。這兩個婦人看他時。臉白唇青。渾身戰個不住。口中說。不好了。不好了。我的東西兩半邊了。二人再看他的牝戶。果然把後邊裂了開來。與糞門成了一個大窟窿。竹思寬兩隻手拉着兩個婦人。道。他不濟。你兩個來試試看。那兩個婦人用手搗着褲襠。兩腿夾得緊緊的。道。竹老爺。竹祖宗。我們是不敢惹你的。留着肚子吃飯罷。竹思寬笑着放了手。他兩個將那婦人扶了起來。他腰也彎着。直不起來。歇了有一個更次。也不穿褲。這兩個婦人攙扶着他。他一手揉着小肚子。一癱一跛。嘴裡還哎喲哎喲不住聲而去。這婦人睡了有半個月才起來。腰還彎着有些疼。陰戶不知長嚴了不曾。就不知道。此後三婦再不

想了。話休繁敘。光陰迅速。又早寒冬。一日天氣大寒。瑞雪紛紛。下了一日。火氏晚間請竹思寬進來圍爐賞雪。把丫頭們都灌醉了。全躲過去。鑽在被中。冷呵呵的。誰肯走來做甚麼。火氏同竹思寬飲了一會。都有了酒意。火氏道。床上冷。我們在火箱裡睡罷。起來鋪了被褥。放下了枕頭。把桌子擡過。靠了火箱。火盆也擡過來。好燙酒。二人脫了上衣褲子。火氏穿着一件紅綾小襖。竹思寬只着一件藍紬主腰。拿被蓋着下身。坐着吃酒。火氏道。我行一個令。我同他（你）猜枚。你贏了我。你上我身來抽五十下。我吃大大一杯。我贏了你。我到你身上抽五十下。你吃一大杯。可好麼。竹思寬笑道。難爲了我些。也罷。依你就是這樣來。二人猜拳。先是火氏贏了。竹思寬睡倒。火氏上身來套入。竹思寬兩手攔着他屁股。用力蹬坐了五十下。竹思寬吃了一大杯。又猜。這是竹思寬贏了。火氏仰臥。竹思寬扒上身來。火氏兩手扳着他的屁股。也狠狠的搗了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七四

思無邪滙寶

五十下。

火氏在上。故竹思寬用搗。竹思寬在上。故火氏用拔。罵出兩人淫像。此書開首于數同昌氏猜枚。書已將完。用竹思寬同火氏猜枚作結。前後照應。

火氏吃了一大杯。

上下幾次。竹思寬洩了。火氏正在高興。替他百般搓弄。弄硬了。重新又起。竹思寬連洩了三次。這却起不來了。你道竹思寬爲何就這等不濟。當日守着郝氏。髮蒼陰癰。十日半月不過偶然適興。近來遇了火氏。三四夜就要弄一回。這一夜中。饒不得他。要丟三四度。回家又要同郝氏做作一番。一個望六的人。如何禁得這等作喪。半年來精力衰敗。三洩之後。如一條粗皮條相似。火氏此時酒有十分。淫興也濃到十分。那裡肯放鬆他。替他百般舞弄。竹思寬也醉得很了。見他這樣騷淫。也想大弄一場。無奈陽軟。硬不起來。又生一段慚愧。又是那作急。還儘着呷熱酒。圖酒力來助他的興頭。火氏含了熱酒。在那龜頭上吮咂。又用舌尖在他馬眼又四圍舔那龜頭。竹思寬被他如此掇弄多時。又昂然大舉。二人又一陣翻騰。酒都有了十二分。火氏酒也翻上來了。仰搗着。閉着

眼。口中模模糊糊的道。你用些力。狠狠的弄弄睡罷。竹思寬也醉昏了。聽了這話。一進一出的亂搗。火氏心中快活。竟朦朧睡去。竹思寬洩過三次。也容易不得再洩。陽物被酒助動虛火。分外堅硬。形如鐵杆。混春亂攢。他二人翻騰了一夜。不想束根子的那條汗巾揉撞散了。竹思寬醉昏了的人。忘其所以。覺汗巾拖着礙事。伸手扯去。又平（憑）身向下加力。往下一攢。一下直到了根。只見火氏大叫了一聲。腿蹬了兩下。就不動了。竹思寬連忙一看。面上漸漸變色。覺得陰中一股熱往外冒。便有些心慌。急將陽物拔出。低頭一看。血如泉湧。摸了摸。口中惟有冷氣。竹思寬酒也驚醒了。魂也嚇飛了。忙穿上衣服。開門出來。天已微明。走到書房。開了院門走出來。見大門已開。冒着微雪。迎着北風。一溜煙往家中去了。丫頭們睡到日高三丈。方纔酒醒。睜眼一看。此時雪已住了。日色滿窗。連忙起來。恐主母見怪。慌走過來。床上不見有人。回頭一看。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七六

思無邪滙寶

主母光着下身。睡在火箱內。忙近前要替他蓋被。只見面如白紙。兩腿大揼。胯下鮮血淋漓。褥子上流得一窪。牝戶大張。尙津津血出。吃了一驚。推了幾推。不見動轉。伸手在身上一摸。已冰冷鐵硬。做了風流鬼去了。多銀被鹽弄殺。火氏被如鹽之具弄殺。蓋淫婦之報也。替他吧被蓋上。兩三個忙收拾傢伙。一個跑出去

說與衆家人。幾個僕婦都跑了上來。看見死得這個樣子。都不解其故。家中沒正經人。叫了個老僕到火家童家去報信。他父母已亡。只他哥哥火大夫婦來了。童自大自從那日在鐵家回去。心中自恨道。只爲貪了一口黃湯。做了這件壞事。宦哥連外人還不肯淫污。我竟淫了內嫂。心中如何過得。又想道。這不是我去奸他。是他來奸我。我醉後無知。也還無大過。此後再不到他家去。聽得鐵家人來報說火氏死了。還疑是他弄了那一次之後。引動淫心。無處發洩。抑鬱而死。心中倒十分過意不去。那知他是這樣風流死法。同鐵氏到了他家。大家哭了一場。聽說

死的這個樣式。都疑是急病暴死。決想不到被人弄殺。回回家屍首不存放的。即日殮了。請了老師傅同幾個滿喇嘛混念了一陣。擡去回回墳埋葬。忙寫信雇人去報鐵化。火大把妹子住的房門封鎖了回去。那竹思寬弄了一夜。洩了三次。也是虛飄飄一個身子了。吃了一夜大空心的酒。眼花頭暈。嚇得戰兢兢。迎風冒雪而回。受了寒氣。染成夾陰傷寒。頭疼肚痛。手足厥冷。遍身火熱。昏迷不醒。郝氏忙叫竹美請了醫生來看。吃了許多肉桂附子之類。總無濟於事。二來也有年紀了。身子又虛弱。又看見火氏死了。是他多年契厚。未免傷心。如何得好。郝氏又聽得有一個專治傷寒門的胡道貴。手段高強。特請了他來醫治。說。寒重了。不得汗。再不得好。藥力不濟。須要滾藥水蒸洗。方得汗出。這郝氏叫作病急亂投醫。便依他。他撮了一大包藥。燒了一鍋滾湯。將竹思寬脫光。拿塊板放在澡盆上。擡他睡在上面。四圍放上火盆烤着。他將滾水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七八

思無邪滙寶

倒在盆內。一面蒸。一面用布蘸水。渾身淋水。略溫便換。那竹思寬如死人一般。絲毫不動不知。

竹思寬竟是水
火煉度一般。

掇弄了半日。並無汗出。也不見他動

展。再看。已嗚呼了。渾身的肉已燙了個半熟。剛是火氏三日之期。趕到陰司去與他做長久相知去了。鐵化在任所正然興頭。忽接舅子的信。云妻子病故。着實悲悼。要想回來。還捨不得空丟這項銀子。以爲內邊雖無火氏。外邊還有竹思寬可托。過了兩日。又接信。云竹思寬死了。家中要緊。只得告病回來。丟了幾千兩銀子。只落了個半年的熱鬧。賺了個叫一聲老爺。還有個冠帶崢嶸。到家時。他舅子也來了。交付門上的鑰匙。開門進去。房中無人。想起火氏這幾年來頗有恩情。臨別那一種依依光景。今日歸來。音容已失。不覺痛心。大哭了一場。過了兩日。請了火大夫婦童自大同妹子去上墳。回來家又請了幾個老師傅並許多喇嘛。家中殺牛宰羊。煤油香。做哈里哇。念了一日回回經。完了又往竹

思寬家去弔孝。送了二十兩奠儀。不在話下。火氏背夫貪淫。即以淫死。理所當然。竹思寬負友奸妻。臨死雖燙得半熟。猶爲正寢。尙屬彼幸。不足盡其辜。鐵化交不擇人。致妻子如此。亦尖酸促恰之報也。人生世上。持身交友。可不慎諸。再說郝氏自從竹思寬死後。他年紀雖老。淫心較少年更勝。竹思寬在日。他那荷包口一般的牝戶。再沒十日半月不叫他揼一揼。今竹思寬死將兩月。不經此道了。心中時刻如有所失。意欲還要相與個老孤老。無奈白髮蒼蒼。皺紋滿面。不但兩手招郎郎不至。就是死命去拉。也未必有這樣高興的人來領教。況且他的大名口碑載道。誰人還有那賽敖曹的物件來尋他。日間混着還不覺。到了上床之後。長夜迢迢。把那一段人肉放在心頭。時刻不能合眼。要叫竹美去買個角先生來聽用。一來這件事不好叫兒子去當買辦。二來這件東西是他少年間領教過的。就是頭號巨物。也沒有竹思寬的粗大。料道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八〇

思無邪滙寶

不足以供行樂。急得那心似滾油澆的一般。那日竹美買了幾段香腸來家。他心中觸動。恍然大悟。就觸類旁通起來。叫竹美買了一根牛大腸並五斤牛肉來。他在房中將牛肉剝爛。把臟頭取了有尺餘長一段。把肉塞上填緊。約有碗口粗大。用線紮好。他掂了幾掂。道。此時若用。似乎太粗。等風乾了。自然合式。吊在屋後簷下沒日色處。竹美夫妻看見。以爲他放着香豬腸不吃。倒灌了這根牛腸子。不知有何妙處。暗暗失笑。意思等乾好了還要些嘗嘗。是甚麼滋味。郝氏每日眼巴巴望那腸子。求他速乾。過了十數日。那腸子漸漸縮小。粗只鍾口。長約一尺。比竹思寬的物件還略肥壯些。郝氏喜道。雖比他的大些。料道也還容得。再要狠乾了。未免太硬。過於小。遂取了下來。晚間到了床上。脫光仰臥。兩足大蹺。就拿那腸子對着陰門往裡搗。那裡進得去。他的牝戶只剩了兩片寬皮。那腸子粗了又乾的。硬幫幫的。連皮塞了進去。如何能入。用

了許多吐沫。仍然不能送進。他急了一身臭汗。急出一個妙想來。下床拿脚盆舀了些熱水。將腸子泡濕了。他蹲在盆中。牝戶大張。也用水濕透。然後拿那腸子往內一塞。進去了小半。他就勢往下一坐。全然弄進。心喜非常。忙起來揩了屁股上的水。將那腸子夾在陰中。上床睡下。不住用手一出。一進的抽。大遂其意。覺比竹思寬還強。因竹思寬後來有了年紀。雖粗大如故。不比壯年勇猛堅硬。大遜往日的形狀。這牛腸中肉是風乾了的。熱水一燙。漸漸發脹。又比竹思寬的粗長了好些。所以郝氏覺得更美。況且又離了兩月餘。復嘗新美之物。愈覺其樂。不住手搗了一會。內中固然快活。但年老了。膀力有限。酸痛非常。此時渾身已覺暢快。想道。且睡一覺。歇歇力。醒來再弄。恐睡熟掉出。把那腸子反往裡塞了塞。全送入陰門之內。將腿夾緊而睡。他因遍體通快。又費了些力。一覺直睡到五鼓。覺得有個東西在腹中。攻得心窩生疼。驚醒來。忙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八二

思無邪滙寶

用手摸那腸子時。已不知何往。伸指頭往陰中去探。只摸得着。却拿不着。心中一急。越覺得往上攻。滿腹作脹。這是他臨睡時全塞了進去。及至睡着了。那氣往上一提。故此那腸子便抽了進去。他先用熱水一泡。後又被陰津一浸。那乾了的腸肉着了潮濕。又發脹如新。他的陰戶雖然出了搯。內中可禁得飯碗粗尺餘長的一件巨物。他此時也着了急。下地蹲在馬桶上。要想他掉出來。坐了許久。那腸子在腹中脹滿。如何得出。漸覺脹得難過。下邊阻住了。氣不得行。便往上攻。臉上如火燒的一般。眼中都冒出火來。急得沒法了。也顧不得羞恥。叫了財香來。告訴了他。叫他想法取出來。郝氏上床仰臥。將兩手扳住兩足。牝門張得如鍾口一般。財香用指頭探探。也摸得着。但沒處下手。只得走出去向竹美說道。前日媽灌的那根腸子。我們只說他老人家要吃。是回回家上嘴吃的。不意他下嘴吃。如何誰知他拿了當屙子用的。如今塞了進去。攻得心疼。又勾不着。弄

能尅化。

不出來。怎麼處。竹美驚道。這却沒有甚麼法兒。想了一想。道。你拿鐵鉗子放在裡面去夾。或者夾得出來。也不可。忙尋了鉗子遞與財香。他走進來向郝氏說了。郝氏也急得想不出法兒。只得叫他夾。送了進去。腸子又大又滑。鉗子如何夾得住。東一下夾着〔肉〕。西一下也夾着肉。疼得郝氏亂叫。說道。這個法兒不好。你再想個別法。財香拿出鉗子。想了一會。道。我那一回小產。胎不下來。是楊奶奶伸手進去取出來的。我也學他取罷。郝氏此時覺得十分難過。便道。就是這麼。你快些救我的命罷。財香取了一碗油來。把手潤了。向陰中一伸。已進去了。手雖送入。那腸子已滑。手上有油更滑。左找找不着。右攢攢不住。越捏越弄了上去。直送到胸口之上。那郝氏也年老了。氣脈虛弱。看看顏色漸變。口中如牛喘一般。手足癱了下來。財香見局面不好。忙把手縮出。叫竹美進來看時。口中氣已微細。不多時。便入黃泉。不圖爲樂一至於此。他二人也哭了幾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八四

思無邪滙寶

聲忙替他把衣褲穿上。停放好了。竹美跑到鍾家去報了。錢貴聽得親身來到。大哭了一場。問及是何病症。財香把這個新奇死法細細奉告。錢貴聽他是這樣壽終。倒滿臉含愧。看着入了殮纔回去。還同鍾生來。上了個祭。送殯安葬。與竹思寬拼了骨。不贅。郝氏騷淫了一生。老年如此死法。雖說自尋的死路。也正是他好淫之報。竹美發送了郝氏。查點他的私囊。竟將二千金之蓄積猶存。滿心歡喜。同財香商議了一夜。次日。拿了三百兩。到江北尋着了黃金聚。要謀幹個小前程。黃書辦道。表叔表嬸去世。連百日還沒有過。你怎麼就想做這事。竹美道。趁着於今阮老爺賣官。有這條門路。若等我服滿。或換了官府。或者老表兄又不在這裡。就無望了。我於今若〔謀〕個官做。父母英靈自然歡喜。決不怪我。黃書辦見他這樣說。笑了笑。將他銀子吃起。向阮大鍼乞恩。說竹美是他的親表弟。求賣個前程。阮大鍼雖捨不得白放人去做官。但靠

他拉攢。也掙了許多銀子。後來大事還要靠他。只得忍着心疼。假敘軍功。放了竹美一個錦衣衛百戶。竹美領了筭回家。公然到任。紗帽珥帶。大紅縐紗圓領起來。人人都知他是郝氏之兒。又是兔子出身。編了四句歌兒打趣他。道。

而今兔子大軒昂。

只爲襠中穀道香。

義父賭錢猶篋片。

母妻俱是女邊娼。

竹美聽得。恬不以爲恥。到處以老爺自居。人見他還有幾個錢。無不奉承此老爺矣。國家之事至此。真笑殺多少識者。嘆壞了多少義士。閒話稍住。且說鍾生在他家聞得樂公同劾阮大鍼。弘光不聽。有年紀的人了。着了氣。嘔了幾口血。又朝夕爲國事憂勞。食少事繁。搆疾而殂。鍾生不應馬士英之辟。杜門不出。不敢往弔。在中途設位祭奠。痛哭了一場。以盡師生之情。宦萼偕賈文物童自大親到他寓處祭奠。樂公兩袖清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八六

思無邪滙寶

風毫無宦囊。他三人共送千金薄儀。爲搬家回籍之費。鮑信到靈前大慟。親爲執喪。也送了奠儀一百二十兩。以報知遇之恩。到臨行之日。童自大親自送到浦口。贈銀三千兩與夫人公子爲安家用度。以報當日不聽劉弘之譖。護庇之德。那鍾生在家中終日鬱鬱不樂。對月臨風。惟有長嘆。錢貴代目百般勸解。他只張目不答。聞得人傳說。睢州鎮將許定國將興平伯高傑謀害。已往北走。史閣部在維揚。十分危急。你道許定國是何出身。他如何謀害了高傑。他係太康人氏。也是一員驍將。他初守河南。流賊突至。箭如雨射城中。定國站在敵樓。以刀左右亂揮。箭皆兩斷。高與身等。賊射漸緩。他笑向賊將道。你乏了麼。你旣不能射。快去每人取一塊板來。好擋洒家的箭。賊將素知他是神射。果叫賊兵取了板來。賊將躲在板後。看他如何射法。定國以鐵枝箭連發數矢。將賊將釘死在板上。賊皆驚散。他常同衆人聚飲。衆人請道。聞公有神射。已

見之矣。但公神勇。願借一觀。他應一聲。忽然躍起。兩手扳住簷椽。全身懸空。走長簷殆遍。色不變。他此時已七十多歲。以總兵赦罪出獄。鎮守睢州。毀家養士。他自以爲功高。不得顯爵。常輕高傑是流賊投降。反得封伯。每次上本。詆之爲賊。高傑後來知道。心中恨甚。常道。我若見彼。必手刃之。這時史閣部欲恢復中原。親自督師。厚撫高傑。命他統領本部將士兵馬爲前部。高傑到睢州。定國迎出數十里。在馬前跪接。高傑見他如此。下馬冷笑扶起。道。你是總兵大將。爲何也行此禮。到了營中坐下。問他道。你豈不知我要殺你。爲何不逃去。敢來見我。徐（許）定國叩首道。定國知公每常動怒。但不知我得何罪。高傑道。你屢屢上疏。稱我爲賊。還不是罪麼。定國道。因此定國不肯去躲。來見公也。定國目不知書。凡上疏皆是書記代寫。定國又一點文墨不知。不懂得疏中是何等話。若以此殺定國。真是冤枉了。高傑道。你這書記在那裡。定國道。他自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八

思無邪滙寶

知有罪。聽得公來。逃去不知何往。定國不逃躲者。正要向公明此一事。非定國之意也。高傑是個粗直漢子。見他這樣小心屈服。倒反慄（憐）起他來。聽他這話。以爲真實。定國標下有一員千戶。知道定國要謀害高傑。投上牒文。云定國謀公。高傑要以誠心待定國。將這千戶答了六十。送與定國殺之。他遂同定國宰牲。約爲兄弟。定國裝飾了一個美女。送來與高傑。高傑不受。笑道。軍行用此不着。你但養養。待我成功回來。以娛老景。高傑大營離城二十里。給王命旗一桿。付與定國。命懸在城上。傳令道。我兵非有令。不許擅自進城。違令者斬。定國請高傑進城飲宴。高傑只帶三百名驍騎。到了他署中。定國設宴燒燈。奏樂飲酒。叫他兄弟陪待衆將親兵在別所。婦女賓客皆雜坐。酒半酣。定國之弟動靜失常。高傑部將中有明見的。覺得有異。起身走到席上。附着高傑的耳道。今日之宴。看他兄弟志意非常。恐有詐謀。不可不防。高傑用手推開。

道。你去。他如何敢萌此念。但放心痛飲。那員將見主帥如此說。也就不在意下。飲了多時。到了三鼓盡。三百人俱醉。俱就別所休息。高傑臥榻之前。只幾個小兒服侍。夜漏將殘。忽聽得房上歷歷瓦響。高傑心驚。出外看時。壯士踰牆越屋。已進來數十個。高傑急覓鐵棍。已被人偷去。遂奪了一桿鎗。力鬪多時。此時進來的人越發多了。腹背受敵。孤力無援。遂被衆人拿住。從去的三百個驍健盡被所殺。許定國南向坐下。道。三日來受你屈辱也盡了。你今如何。高傑大笑。叫道。我爲豎子所算。死何懼乎。大罵不絕。定國遂將他殺害。

高傑雖死。還是個直腸漢子。不過失於粗鹵耳。如許定國。則不忠不義。大奸大詐之小人。誠所謂老而不死是爲賊。

知道他大營人馬是邢夫人統領。素常聞名。知他的智勇。恐他來報仇。帶了親丁家屬。連夜潛逃往北去了。睢州一城的人聞知。都逃個乾淨。高傑有一名驍健伏於床下。得脫出城。詳細報與邢夫人知道。帶領衆將士如飛奔來。已是一座空城。邢夫人大怒。連累睢州二百里內居民。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九〇

思無邪滙寶

悉遭屠戮。史閣部到了徐州。初得這報。還不肯信。後聞果是真實。痛哭道。中原不可復圖矣。回兵退守揚州。看看勢不能保。鍾生又聞得沿塘飛報。左良玉聞知崇禎太子自海上逃來。馬士英執意不認。誣是王之明假冒。在午門外撈拷。衆人雖知是真。背地潛泣。俱不敢出一語相救。恐忤了馬士英之意。有人題了一首詩。大書於宮牆之上。內有一聯云。

海上扶蘇原未死。

獄中病已又奚猜。

合城人聲洶洶。馬士英也恐觸了公怒。暫且監禁。左良玉心中大怒。謂馬士英仇害先帝太子。欲清君側之惡。率領重兵。自湖廣殺來。聲勢猛甚。士英將沿江一帶兵將。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等。悉調去上流迎擋。也有人勸他道。大清兵馬南來。其勢甚銳。若將兵將全撤去。以堵上流。沿江一帶作何守禦。況左鎮並非背叛朝廷。不過欲救太子耳。馬士英大怒道。我寧爲大清所殺。不肯爲左良玉所殺。衆人如何敢拗他。遂將

各路兵馬盡行調去。一日。不知何人書了一聯在他堂中。云。

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

元凶有耳。○○○○○○。

鍾生聽了這些事。知大勢已去。心中朝夕不安。又聞知許義士髯樵叟

二雪和尚三人的事。嘆道。髯樵叟無一命之榮。尚有魯仲連義不帝秦

之志。許義士豈有官祿之榮哉。猶自國亡身死。何況我食祿數載者耶。

我常恨近賊諸臣。若輩熟讀詩書。平居談忠說孝。臨難只圖富貴。我每

每切齒。我今既不能死。以負初心。愧許君髯叟多矣。若再不效二雪。尚

戀戀妻子家園。以圖歡聚。不但爲名教罪人。異日何以見先帝在天之

靈。同我祖宗父母於地下耶。浙中深山老谷甚多。我何不隻身遠避。做

一個世外閒人。庶可以此心稍安。遂拿定了主意要去。且道這許義士

髯樵叟二雪和尚是怎麼個始末。聽我一番細說便知。許義士名重

八如。玉。吳郡長洲縣人。自幼穎異。六歲讀論語。至攻乎異端。問其師道。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九二

思無邪滙寶

何謂異端。師云。非聖人之道。楊墨之教是也。又問道。此方今日孰似。^①師道。釋道二教是也。他道。今之害天下者。此輩人耶。從此遂不拜佛。有人問他何故。他道。彼佛乃異端。我何拜爲。他日讀孟子。至能言距^②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遂慨然以道自任。深惡緇衣黃冠之流。說道。我異日爲政。必盡除之。以清吾道。時有一僧。法名宗衡。與他父兄相善。嘗過其家。重玉見必變色。宗衡訝道。貧衲與相公無仇。何爲怒目相待。他道。汝輩聖賢棄倫常甘心異端。以亂吾儒。何謂無仇耶。他此時年僅七歲。宗衡微笑而去。久不至其家。父兄偶然相遇。叩其故。宗衡笑道。君家有聖人。吾輩異端。當自絕。因述其言。聞者大異。十三入庠。於諸生最少。然有老成氣度。同學數十輩。多敬之。弱冠補廩。聲譽益沸。讀書必求精義。不事咕嚕。嘗向人道。學者稽古。當探聖賢心髓。而務身體而力行。以復其天性。否則無益也。父母死。六年之喪。未嘗一日輟哭。亦未嘗入寢內室。

思慕久而愈切。聞崇禎駕崩。即遍書崇禎皇帝四字於裡。衣衰經。悲號誓死。家人勸道。君一介書生。非有官守之責。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聖賢所不取也。重玉嘖曰。叱道。君安天下。以生我臣民者也。生我臣民。天下之父母也。焉有父母爲賊所害。而爲子者尙可苟活乎。夷齊餓死首陽。豈有官守穀祿者乎。不過欲全大節於一身。明大義於天下也。況我已食廩。食人之食者。當死人之死。吾志已決。毋煩多喙。乘間投閭江。家人奔救起。乃不食八日而死。髯樵叟失其籍。亦未詳其姓名。因其美鬚髯。旣善樵。而年最高。故人皆呼曰髯樵叟。身長八尺餘。多膂力。每負薪三百斤。貨於市上。止索百斤之值。人怪之。問其故。他答道。人之力均負百斤。我能力負三百斤者。天也。我寧敢邀天之功。以爲己力哉。邀天不祥。利己不善。皆惡德也。人生天壤間。不能履德。可蹈惡乎。人皆笑以爲迂。每清晨必負薪入市。貨薪必沽酒痛飲。放歌以歸。日日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九四

思無邪滙寶

如是。午後則採薪洞庭山中。人跡罕到之地。乃入。人又怪問之。他道。我力多。合遠採樵。彼等力少者。應讓之近地也。初夏。山中人沸聞得闖賊陷京師。崇禎殉社稷。賊已改元永昌。髯樵叟聞知。搥胸長號。道。我向知天子姓朱。何忽換^①姓李耶。良久道。賊何可爲我天子乎。遂痛哭三日。投震澤中而死。二雪和尚名行幟^②。族姓林。其先福建莆田人。^③始祖遷浙之瑞安。和尚天性至孝。弱冠游庠。萬曆乙卯舉於鄉。崇禎戊辰成進士。與鍾生是同年。初任湖廣蒲圻令。庚午癸酉兩科分房楚闈。俱稱得士。三年循良之聲上達。擢翰林院編修。在朝與黃道周倪元路諸君子最深契。未幾。特遷東宮講讀。時國事日非。言路壅塞。乃進易卦講章。隱爲諷諫。觸當道忌中。以他事降三級。於是公論不平。掌院黃景昉。冢宰李日宣。皆抗疏請復。遂晉^④侍講經筵。兼起居注。尋轉少詹。他終日勤勤懇懇於章句之間。冀得一格君心。反亂爲治。奈天命已移。闖賊犯

闕。國破君亡。惟有仰天長號。搥心泣血而已。闖賊逼他從順。酷刑幾斃。終不肯屈賊。後遁脫難南還。與史可法共圖國事。時馬士英當國。素知其才。數召見。與語多不合。二雪心知必敗。日夜憂之。史閣部薦以禮部起用。二雪識不能容。遂稱有疾。固辭旋里。未幾。又以內閣徵用。二雪知大事已去。乃就呂峰逾尊長老。剃度爲僧。鍾生聞知他三人的事跡。想道。我雖不能效許義士髯樵叟。何不學二雪去逃禪。或儒或道。潛踪遠遁。主意決了。旋製了籓冠布氅。麻履絲絛。一副道裝行頭。打點停當。遂對妻妾姪兒說道。我看這光景。京城不能不（留）矣。我去尋一個避身之地。再來接你們同去。錢貴道。端的往何處去覓地。幾時歸來。鍾生道。我隨步覓去。却定不得地方。歸期也定不得日子。你們但好好在家度日。一有去處。我就歸來。又向鍾自新道。我見你諸事老成。不用我多囑。此時他大兒子鍾文已十六歲。次子鍾武十四歲了。對着他二人道。我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九六

思無邪滙寶

像你們這樣大時。久已無父母了。你兩個可聽母親教導。哥哥管訓。立志上進。勿墮家聲。衆人見他雖說回家。却又都是不回來永別的話。再三哭勸苦留。他那裡肯聽。瞞了衆親友。只帶了一個小童。自己換了一身布衣。命小童着了一襪。悄悄步出了通濟門。家人一個也不許送。他到了城外。雇了兩匹騾子。蹣蹣而去。宦賈童同衆人得了此信。都來探問。差人四處找尋。並無踪跡。

此處將宦賈童一提。從此接去矣。

再說那鍾生主僕二人。策蹇

到了丹陽。搭船直抵（抵）虎丘。店中住下。他向那小童兒道。我前日出門。一時匆忙。忘帶盤纏。你可回去取來。我就住在此處等你。那小童兒也信以爲實。就搭船去了。到家見了主母。把上項話說了。錢貴（錢貴）疑心道。帶了盤纏去的。如何說這話。叫了鍾用。交與他銀子。同小童星夜趕到虎丘。鍾生已不知何往。去問店主時。他道。只住了一夜。次日就不知往那裡去了。鍾用遍尋了幾日。杳無踪跡。只得歸家報信。合家聽

了。不知是生是死。痛哭了幾場。鍾自新要去尋叔叔。錢貴不肯。道。你叔叔已是安心避去。必不在塵寰近處。浙江一路深山窮谷甚多。知道往何處去尋。況你兄弟又小。無人照管家務。你如何去得。他見說得有理。只得在家。但時常想起叔叔的恩情。便哭一場。錢貴代目並他二子。不知淌了多少眼淚。過了十多年。鍾家一個鄰舍。叫做金德性。

鍾生救小狗子時即有此人姓名。

不過以爲隨手編一姓名。爲小獅子得父母之消息耳。不意伏到此時。謂鍾生一去十多年方得信息。編書原要首尾相照。實串得宜。閱者方不釋手。

●往浙江臺州府去探

親。因慕雁宕●之勝。到那裡去遊賞。偶見老僧岩下有一間茅庵。進去歇脚。見一道人在裡面獨坐。見有人來。也就起身讓坐。却不交談。金德性覺這道人好生面善。日不轉睛看了一會。猛然想起。道。這人酷像鍾老爺。他出來了十多年。原來在這裡出家。猶恐怕不是。不住的仔細端詳。那道人道。居士爲何只管看我。金德性聽得聲音更熟。忍不住問道。你可是鍾老爺麼。那道人笑道。既是鍾老爺。他如何到得這裡。金德性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八九八

思無邪滙寶

道。鍾老爺雖離家十多年。我是緊鄰。認得很熟。尊面相似得很。只是反豐嫩了些。那道人笑而不答。金德性注視良久。越看越是。暗想道。他形貌雖然略少。而聲音不能改變。定然是他無疑。遂站起說道。老漢同老爺一牆之隔。住了多年。常常相見。豈有不認得之理。老爺何必瞞我。鍾生見他認破。也立起笑道。高鄰。你好眼力。我便是鍾麗生。拉着他的手讓坐下。金德性道。自老爺出來之後。府上奶奶相公至今想念。老爺難道就不憶念家鄉麼。鍾生笑道。我已棄家爲方外野人。復何記念之有。金德性道。老爺這些年在何處居住。今何孤身在此。鍾生知他是個盛德老實人。也將數年所歷之處細細相告。天色將暮。鍾生道。日已銜山。老丈請回貴寓。此地不堪留宿。明日再來相晤罷。金德性也就辭了回寓。次日早飯後。又到庵中來。只得一間茅屋而已。內中已空空如也。一絲他物皆無。正合了古詩二句。道。

又被世人尋討着。

移家不免更深居。

那金德性嘆息了一會。也還在左近訪覓了兩日。並無踪影。知他又遠避去了。後來回到南京。把這信詳細說與鍾家。錢貴大家又哭了幾場。鍾文鍾武此時俱已婚娶。定要去找尋父親。鍾自新也要去尋叔叔。錢貴起先不肯道。你們雖去。決定尋不着。就僥倖尋着了。他也定不肯回來。你父親叔叔的天性。可是肯做馮婦的麼。他弟兄三人見錢貴不允。終日號泣。〔錢〕貴叫他們到跟前。說道。我豈不願你們去見一面。但

恐空費跋涉。不能相會。徒勞往返。也就哭起來道。

妙筆入神。不叫他們去者。是深知鍾生。然而夫妻之情。豈不記憶。焉

有不哭者。情節自然。

你們既如此思慕。我安忍阻你們的孝思。鍾武在家罷。你兄弟

二人同去。尋得着。尋不着。要早早回來。不要叫你母親同我在家倚門懸望。鍾武道。同是父母遺體。大哥哥是姪兒。倒還去呢。我難道不是兒子。我定要去。鍾用也哭稟要跟了去尋主人。錢貴只得都依了。他們收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〇〇

思無邪滙寶

拾一肩行李。帶些途費。星夜去了。到了雁宕。尋了半月有餘。杳無影響。訪問附近居人。皆云不知。三人恐母在家懸望。號哭而返。到家說了備細。鄂氏錢貴代目合家大小又哭了幾場。你道金德性遇見鍾生。他緣何到了那裡。他當年在虎丘店中哄那小童回去之後。即改了道裝。次日就泛海到了崇明。地僻海陬。住了月餘。來遊江陰。賞澄江風景。見城西白石山幽靜可居。自號白石山樵。復返儒複（服）衣裳。訓徒自食。大清天兵南下。維揚失守。史閣部自刎。弘光聽知這信。也不與衆臣商議。同了十多個內監。十數個宮嬪。共三十餘騎。半夜開城向采石而遁。數十里外即爲我兵所獲。次早宮門大開。宮娥內豎紛紛逃散。百官進朝。方知聖駕已蒙塵在外了。正是。

九重尚有逃天子。

朝內焉無遁大夫。

大家一哄而散。先是。韓贊周養子李國輔提督勇衛營。操練禁旅。盡心

爲國。馬士英奏弘光。遣彼往浙江開礦。奪其營篆。把他那呆兒子馬台改名馬錫。提督營務。以此呆物綰兵柄。時人無不笑罵。馬士英年前特往貴州。調了數百苗兵來京。充當禁軍。他此時帶領。將他妻子蹇氏假充太后。同着家眷。向浙江逃去。浙人登城詬罵。閉門不納。只得逃往福建。因家貲重了。不能速行。那些五百兩一個的大元寶。雖不能帶。尙有數十萬零碎之貲。日行十數里。過了仙霞嶺。那時鄭芝龍正在閩中猖獗。他聽了這信。遣將領兵。中途邀截。馬士英夫婦。同那呆子馬台。假孫馬加盧。皆死於兵刃之下。媳婦香姑同他的妾婢。皆被衆卒搶去。不知所終。一生宦蓄。悉爲賊有。那阮大司馬更是在行。纔聽得清兵一到。即匍匐營門拜降。營內諸公久聞他有燕子箋。雙金榜。獅子賺。春燈謎諸劇。問他能自度曲否。他欣然即起。執板蹬足。唱以侑酒。無恥到這個地步。他更算計的妙。想腳踏兩頭船。做兩朝的功臣。一面投順了我朝。一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〇二

思無邪滙寶

面着人私通隆武。後大兵追隆武。到贛州擒獲。在文書箱中收得阮大鍼密本。差兵擒拿。他正在中首獻花岩飲酒撥悶。聞得此信。自上投下。頭顱粉碎。骨肉如泥。阮大鍼向日曾以私隙殺雷縝祚於獄。此日早間忽見寅（縝）祚以斧擊其腦。大鍼頰手道。介公饒我。介公。縝祚之字也。他因心悸。故出外閒遊。是日果碎腦而死。有幾句贈他。道。

上臨之以天鑒。

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繼。

暗有鬼神相隨。

行凶畢竟逢凶。

恃勢終須失勢。

勸人自警平生。

可嘆可驚可畏。

他自阮最阮優死後。並無餘子。此時毛氏也花甲初度了。也不想立嗣。着擁重貲。同龐周利朝夕行樂。別的妾見夫人如此。都效顰馬氏當日所爲。都各相厚了個健僕逃去。莫知所往。後因阮姓族間衆口曉曉。毛

氏無奈。方繼了一子。當日阮大鍼在日。毛氏雖同龐周利常常作樂。還不過是鼠竊狗偷的事。自阮大鍼死後。他無可畏之人。竟大張旗鼓。日夜叫龐周利到上邊。如同伉儷。他愈老愈淫。夜間弄了不算。日裡還要找零。龐周利雖是一個壯年。當日偶然應差還不覺。如今要日夜應付起來。如何有此力量。又恐失了主母之歡。他有同盟的三個家人。一個叫盛耆。一個叫司敷。二名前已見過。一個叫楊壯。此係新見。都知他是主母的嬖幸。常

常求他介紹。龐周利一則不負衆人之托。二則實有些支撐不來。要薦

賢自代。一夜正同毛氏幹着。趁毛氏歡喜的時候。說道。小的有一句話

要說。奶奶不要見怪。方敢開口。毛氏將他攔住。親了個嘴。道。怪奴才。我

同你的恩情像夫妻一樣了。有甚麼話不許你說。還捨得怪你麼。一部書中。淫婦

甚多。有醜如毛氏者乎。恨阮大鍼不知耳。龐周利一面抽。一面笑說道。小的蒙奶奶的恩。粉身碎骨

也報不盡的了。但小的覺得近來的力量不能如當日了。恐怕服事得

奶奶不遂心。小的想要薦舉兩三個人同來服事的意思。不知奶奶的

恩典可要麼。毛氏聽了。歡喜得了不得。假說道。我看你的本事還好。況

且我同你這樣相厚。怎好又要別人來的。你且說你要薦誰。語語是不要之要妙。龐

周利道。這是小的無可報恩。出自小的的一點孝心。好義僕。非阮大鍼這樣忠臣家不能有。俗語

說。船多不礙港。不要說小的薦來服事奶奶。就是奶奶此時要叫人來

服事。小的還敢爭說半個字麼。小的薦的是自家家裡的三個。就是盛

耆司敷楊壯。他三個年輕力強。可充此任。此謂毛氏愛龐周利勝於荀雄。以之爲私夫。爲其陽壯耳。細閱方明。大有趣甚。小

的看他三個的漢仗力量都好。即下身的東西。只有強似小的。惟盛

耆的。比當日荀雄的還旺個半寸。不瞞奶奶說。當年小的們大家往衙

衙裡去打釘。都會比較過。說得毛氏心花都開。摟住他不住親嘴。笑嘻嘻

的道。我的身子已是你的了。你說的話。我還有個不依的麼。真可謂納諫如流。

只管叫他們來罷。龐周利道。奶奶這樣施恩。他們感恩不盡了。憑奶奶

吩咐。先叫那一個來服事。毛氏道。哎。你既舉薦他們一場。要叫。少不得都一齊叫了來。若分個先後。不要說他們說我的恩偏。還要說你待他們的意有厚薄呢。龐周利道。奶奶恩典。既這樣說。小的明日晚上同他們一齊來。毛氏聽說他三個人雄壯。盛者還勝似荀雄。心中火發。恨不得此時就到跟前。嘗嘗他們的滋味如何。那裡還等得到明晚。忙道。於今老爺已去世了。幾個小老婆都去了。過繼的小相公在外邊。又不上來。只這幾個丫頭。都是我的心腹。又都是你弄過的。還怕甚麼。一家就是我大。誰還管得我。你明日吃過早飯。就帶了他們來。二人幹夠多時歇了。次早。龐周利下去。毛氏叮囑他早些來。龐周利應諾。尋着他三人說了。皆喜不自勝。都打點精神服事主母。毛氏忙忙催飯吃了。坐在一張花梨木八步床上。斜靠着枕頭等候着。龐周利同他三人一齊到房中。他三個忙跪下叩了個頭。起來望着毛氏嘻嘻的笑。毛氏也微微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〇六

思無邪滙寶

含笑。這日他三人都幸。毛氏試過。興也十分足了。身子也軟癱了。此後或輪流服事。或四個齊來。也弄了幾年。毛氏年將古稀。淫情猶未倦。却也漸漸乾枯。骨瘦如柴。白〔髮〕蓬鬆。渾身如雞皮皺一般。一個牝物越發癟塌不堪了。陰毛比當日更長更多。不黃不白。甚是難看。他四人貪主母之賞。少不得竭力以奉。毛氏一日偶染了病。飲食減少。奄奄一息。日夜還要他四個齊攻。那日大白晝。他四人正輪班同毛氏大弄。弄了數次。只見他哼了兩聲。四肢癱於褥上。雙眼緊閉。龐周利忙摸他嘴鼻時。只有微微冷氣。已告終了。

毛氏之淫安得治。竹思寬之胡搗鬼。用藥水燙熟而死。始快人心。一部書之淫事。以毛氏作結者。極寫其淫態之極。較諸人猶

耳。勝

他四人慌了。忙各穿衣下床。將他的箱櫃偷開。把阮大鍼在生所積的官貲。各捲千金之物。一同逃去。丫頭們過來。見毛氏死了。忙報知他那螟蛉之子。追問毛氏死的原故。丫頭們隱瞞不住。只得細細供出。那螟蛉即尋他四人時。已不知去向。意欲報官。恐拿着了供出前事。醜聲

揚播。只得罷了。開喪出殯。將毛氏同阮大鍼合葬了。阮大鍼作孽一生。落得一家如此而已。古語說。世間壞人。遠報兒孫。近報自己。試看阮大鍼馬士英兩家。奸邪誤國。到今日身死嗣絕。貽笑千古。豈不信乎。再說龐周利四人盜了重貲。直逃到江西地方住下。恃着囊有餘物。終日嫖（嫖）賭。不上數月。空空如也。他們赤手空拳。就入了江洋大盜的夥內。後被官軍擒獲。皆戮於市。亦可謂惡奴之報。

他四人朋淫主母。其罪應磔。因毛氏不成主母。故罪減一等。此書中之報應。皆有輕

重之分。

再說弘光逃後。衆文武官見他一個皇帝。棄天下如敝屣。他們這

一頂烏紗能值幾何。各擁着嬌妻美女。白鏹黃金。一閃而散。並無一個死節之人。只有一個乞兒。氣憤不過。題了二十八個大字在文廟照壁之上。投入泮池而死。題道。

三百年來養士朝。

如何文武盡皆逃。

忠良留在卑田院。

乞丐羞存命一條。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〇七

思無邪匪寶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〇八

思無邪滙寶

鍾生聞知。撫膺嘆道。朝廷高爵厚祿。以養此輩。臨難不如一乞丐。竟做如此散場乎。常常淚下。這白石山中居人。曩不知書。皆業農樵。鍾生居數年之後。樸教子弟皆嚮學。能文章。後明經者十餘輩。鍾生不愛交游。惟與東山笑和尚相善。往來無間。這笑和尚不知何處人。語似楚音。忽來瓢子崗。寄棲一座破大王廟中。捫履爲食。不乞化一文。人有與之者。笑而弗受。入市賣履。口不二價。他從不肯輕與人言。見人輒笑。人間之。則大笑不止。常山谷獨行。則鼓掌高笑。或臨池獨立。每顧影自笑。捫履之暇。或仰天長笑。或倚風豪笑。虛庭獨立。或啞然冷笑。或莞爾微笑。卒然或壺盧大笑。舉止未嘗輟笑。故鄉村男婦老幼都呼他爲笑和尚。每入市。市中羣小兒因他好笑。皆拍手喧笑。擁繞大叫。笑和尚來了。和尚也喜與羣小兒歡笑。相與大笑不休。常同鍾生危坐空山。終日作耳語。語畢。輒相視大笑而散。和尚有一厚友叫做哭道士。也不知何處人。來

江陰席冒山。蓋了一間茅屋獨居。冬夏戴一簪冠。麻履入市求食。人與之。必北面再拜而祭。祭必哭。哭必哀。人問其故。哭而不答。固問之。則放聲大哭。起初人皆怪異。後皆識其誠。每入市。人都道。哭道士來了。爭與之食。食必祭。祭必哭。哭罷。誦黃庭經以報之。笑和尚一日邀鍾生去訪他。到了廬外。道士方陳芋栗在中庭哭祭。哭聲極哀。鍾生和尚聽得傷心。亦欷歔泣下。兩人在扉外佇立。等他事畢。候了許久。他哭愈勁。而聲愈慘。鍾生與和尚也掩面大慟。笑和尚已哭矣。日暮。道士哭休。二人叩門。拭淚入見。道士即獻茶。祭品共食。和尚說起適纔聞他哭時。我二人也不禁傷心悲慟。不想觸動了道士的心。又復呼天號泣。悲慘動地。鍾生和尚亦皆濟濟淚下。相對達旦。於是三人遂成知己。道士善哭。每於風雨臨花。月明繞樹。或雲縹遠嶂。雪滿空山。莫不對景悲哀。椎心泣血。聞者莫不酸鼻。然不知他是爲何故。又年餘。道士辭別鍾生。攜手痛哭。往終南而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一〇

思無邪滙寶

去。次年。笑和尚也要別去。鍾生挽留不住。乃握手大笑而別。並不知所之。鍾生見他二人去了。無可爲伴。也想他遊。意尙未決。不意城中有許多人紛紛來尋鍾員外。他恐露了形跡。也飄然去了。你道城中人如何知道。內中有個緣故。那時江陰有一個呆頭陀。字劍庵。倒不知他的俗姓。天性端慤。幼孤。事母至孝。身長八尺餘。力能舉鼎。每食。粟一斗。肉十斤。酒一斛。家貧。力作奉養。日以草帶束腰。忍餓以給母。嗜學。晝則耕。夜則讀。每達旦不寐。三十成文章。工書法。下筆數千言立就。補邑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奪第一。里中弟子皆豐束脯。從學舉子業。於是始獲飽餐。後母亡。遂爲僧。隱居城南陽武墩。參心學。得某知識記莚。然無叢林氣習。風流瀟灑。常芒鞋草笠。獨步山中。拉樵夫牧豎話古今興亡事。這叫做對牛彈琴。樵牧不懂。欲謝去。呆則把其袂。必語竟而後釋。呆豈不知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乎。或者謂衣冠中人不足與語。不若向此輩言之。初。邑南境地高。不通湖汶。田家必藉山谿暴水始得稔。若經旬雨

水流不迭。則苗腐。經旬不雨。土壤燥裂。則苗槁。多歉少稔。豐多貧困。皆鶉衣草食。杲深憐憫。捐貲募工。鑿溝澮。濬溪港。建閘啓閉。旱則儲水。各渠。潦則注水入江。由是數里瘠壤。皆成膏腴之地。常向人道。大丈夫不能致身廊廟。爲國家建不朽之業。居一鄉。則當爲一鄉立奕世利益。

此話

只可爲富者道。貧者難與言也。

若誘愚夫愚婦。修齋誦經。建廟鑄像。爲功德。不特有干名教。

抑且獲罪佛祖。

此語近日和尚見之。不但謂之反教。且以爲欺誑矣。

大負天地生我之意。故雖受臨濟衣

鉢。未嘗踞坐說法。操疏募緣。一年。值歲遭饑荒。里中富室。每患剽竊。杲

一夕獨立要道。候羣盜來。遮謂之曰。我劍庵和尚也。大眾識之乎。大眾

不過爲饑寒所逼。聊以自救。所謂夜裡大人是也。赤子之心。原未絕滅。

何可久迷不悟。今有稍贈君輩。持歸各理生計。毋爲此齷齪事。上辱祖

宗。下羞子孫也。羣盜皆棄杖羅拜。道願奉教。杲袖中取出白金。以贈之。

倒應虧朱提之力。若無此。杲雖千言萬語。終屬徒饒。

此後衆盜悉改爲良民。那時江邑賦重事煩。歷來令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二

思無邪滙寶

二堂出入。俱以廣福寺鐘鳴爲度。早政聽訟。曉鐘動即出堂。午政催科。暮鐘方息入休。不然。則政多廢墜。寺鐘忽屢日不鳴。令怪之。呼司鐘僧詰問。對道。連夜忽有妖物盤踞鐘樓。僧每登樓。則擲石如雨。不得上。以故失更。實非僧過。縣令怒道。爾等多飲醇酒。沈醉所致。何得以妖物支飾耶。答而遣之。是夕。鐘仍不鳴。明日復召僧來詰責。僧泣訴妖狀甚張。令益怒。限今夕不鳴即置爾死。

好胡塗（塗）知縣。前答猶可者。或以爲貪飲失誤。此謂明知是妖矣。不敢奈何妖。而欲處僧。此等官宜爲狐所侮之得耳。

僧

懼歸。泣告住持。住持道。我聞劍庵大師乃得道者。汝速往求之。或可除也。僧遂走告。杲道。能擲石拒人者。必狐也。狐性嗜雞。最忌梧子油。可以梧子油炙肥雞置樓下。彼聞香味必來取啖。啖則必大吐。吐則神散力憊。僵臥不能動。乃可縛也。俟其說誓乞命即釋之。萬不可殺。殺則羣狐必來索命。禍難解矣。僧如其言。果獲一狐。黑毛九尾。狐被縛。怒道。吾通神狐也。吾自得道以來。橫行大江南北。無敢撓者。至江靖兩邑城廓間。

所懼者惟三人耳。爾等何人。輒敢擒我。衆僧問道。三人爲誰。狐道。東郭村學究。單。城南劍庵和尚。杲。白石山刑部員外鍾。除此三人外。我皆得而侮之。

不但諸生聞之當愧殺。即縣令聞之亦當愧殺。

僧道。吾奉杲頭陀命。汝奈何。狐道。若是我當遠

避。毋爲君子棄也。吾誓不禍汝。從此逝矣。衆僧縱之去。同走訪單學究。乃幡然老翁。七十餘矣。將狐言相告。且詰其生平。學究道。我一生無甚好處。但教授五十年。未嘗一日稍怠。待生徒。貧富無二心。與人交接。無欺誑之念而已。此時轟傳得合城皆知。有些文人墨士。素聞鍾生之名者。紛紛到白石山來訪鍾員外。四處訪問。並無其人。村中有幾個老誠有識的。疑心道。我們這裡那年來了個先生。不說姓名。自稱白石山樵。想就是甚麼鍾員外埋名隱姓的罷。衆人就到他館中來探問。鍾生問其故。衆人把老狐的話相告。鍾生道。請問這鍾員外他爲〔何〕到這裡來。今在何處住。衆人道。因爲不知。故此特來奉問先生。鍾生笑道。我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一四

思無邪滙寶

一個教書糊口的人。何以得知。衆人雖散去。都疑心是他。無一日沒人來問。鍾生恐或有人識出。遂辭了衆門徒出來。聞得人說邑中有一個張顛。每日雞鳴而起。即詣山谷痛哭。大呼崇禎皇帝數聲。日出乃返。風雨不輟。往訪之。這張顛名印頂。字大育。幼明辯。博學工詩。善鼓琴。又工擊劍。然不挾劍。每酒酣興發。持雙葦或柳枝狂舞中庭。如梨花亂落。紫電交馳。令人目眩。天性忠義。甲申傳聞李賊弑帝。一慟即成顛疾。常號泣狂走於市。或裸體悲歌於道。人多惡之。乃移家定山雲停里。自署其門道。

山定人隨定。

雲停我亦停。

鍾生訪着了。他亦實告其始末。相攜大慟。一見如故。款留數日而別。又問陳顛夫之名。要訪覓一晤。竟不知其所往。這陳顛夫字樂山。名景。性豪俠。倜儻不羈。崇禎末年。中原流寇猖獗。顛夫憤之。盡變家產。渡江

募壯士五百人起義。與河南巡撫朱明合軍大破賊於柳園。生擒賊首八斗。槽斬之。旣而朱明以讒去。援師不繼。且食盡。遂散壯士歸。乃漆八斗之頭顱爲酒器。大會親朋。酒至客前。必令大罵逆賊者三。然後飲盡。如此者七晝夜。此後或住或去。踪跡莫定。鍾生訪問數日。不得一遇。有人見他行藏異人。知他是個埋名的高士。說道。陳顥一時那裡便覓得着。四明有個萬履庵。也是個義士。他是總不出門的。一去便可相晤。鍾生即往四明去相訪。原來這萬履庵名泰。自幼穎悟絕倫。凡書寓目即成誦。垂髫即有文名。鄉士大夫皆矜詡之。舉諸生。以端方稱。性孝友。內外無閒言。閉戶求天人之學。終日危坐。靜思聖賢克己復禮的工夫。卒悟心性本原。故其詩文多自出性情。不事雕琢。無斧鑿痕。不蹈浮華。絕煙火氣。讀之者蕭蕭然。兩腋若有清風來。吳越學人一時翕然。多宗之。然尙氣節。任俠。無腐頭巾氣。與人以誠。雖田夫牧豎。必推心置腹。里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一六

思無邪滙寶

巷有犯之者。多不與校。及一旦有急。已忘其懟。即殫力拯其危。傾囊周其困。性雖耿介。然接人甚和。與之處。油油然如坐春風中。即最猥瑣之夫。一望見其顏色。鄙吝頓消。傲僻全捐矣。思宗崩。即棄家野服。築居水中央。自署其門道。

有天不戴逃方外。

無地堪依住水中。

鍾生尋到他住處。將來歷向他家小奚說明。履庵自駕小舟迎諸水滸。共載而歸。悲歌十餘日。鍾生辭別。復親自棹送十數里始返。鍾生由浙江出江西饒州府到豫章。偶遇着一個姓蕭的主人。與語投機。定要留鍾生到他東山鄉中。訓他子弟。鍾生此時又改了名姓。姓金。名生。取了姓的半邊。字下的一字。蕭家子弟十數人皆從受學。一日。蕭家有子弟畢婚宴客。那時他村中有一個巫人。善用妖法。里人事之甚謹。稍有忤觸。禍必立至。每宴會。必奉以首席。鍾生此日以師道自居。並不遜讓。竟

自坐了。這妖巫心甚怒。數以言語侵犯鍾生。鍾生恚甚。厲聲叱之道。爾何物宵人。敢與正人君子爭坐次耶。那妖巫亦怒。忿然作色。出不遜之語。二人幾次犯言。衆人勸開。皆不歡而散矣。衆弟子輩恐鍾生爲其所害。備述其素常凶惡。今夜妖必致禍。因備籃輿。請鍾生遠避三十里可免。鍾生笑道。妖不勝德。邪不干正。理也。吾雖不德。然自揣生平無自欺者。妖何能爲。弟子堅請。鍾生弗從。弟子知鍾生精於易。固請筮之。得輿尸凶象。不意此象應在妖巫。鍾生道。我姑備之可耳。命諸弟子藏匿他舍。鍾生於齋中用沙畫八卦繞几。秉①燭焚香。研硃點周易以俟。夜闌。忽聽空庭似落葉聲。果有一人乘斑斕大虎從窗櫺中進來。狼首豹眼。披鎖子甲。持方天戟。忽長一丈。繞卦疾走。鍾生毫無懼。以點易硃筆投之。應手而倒。忽然縮小。鍾生近前拾起一看。乃尺餘長紙剪的形狀。拿來夾在易經中。久之。又聞牖外寒風蕭蕭。一人藍面赤髯披髮。持着斧。跨白象。排闥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一八

思無邪滙寶

而入。馳繞卦外。却不能進。鍾生又拈筆擲仆。檢視。也同前番一樣。乃紙所造者。亦夾在易經中。少頃。復有一人。牛頭兩角。騎黃毛獅子。黑盔皂甲。提偃月刀。直入內室。環繞三匝。控^②勒向鍾生口吐火焰。直逼衣冠。鍾生凝神危坐。端然不動。所乘獅子張牙舞爪。作搏噬狀。四外皆啾啾鬼聲。那妖見鍾生不睬。掄刀作擊刺之勢。鍾生又以筆投之。豁然仆地。作呻吟之聲。半刻乃息。視之。仍紙剪者。拾起同夾在一處。不多時。雞既鳴矣。東方漸^③明。衆弟子趨來問候。見戶牖大開。鍾生尙明^④燭端坐。問道。先生夜來曾見甚妖異否。鍾生詳細告之。將三個紙剪與他們看了。仍夾於書內。弟子們都吐舌變色。鍾生令掃除屋內。然後上床高臥。不多時。有一老嫗號哭而來。在門外求先生饒命。衆弟子出去問他是何故。老嫗道。我丈夫不道。昨與先生相忤。夜間攝了親子的魂爲魅。來魘先生。不料皆被執下。今收魂不返。三子殆將斃矣。乞轉達^⑤還三紙。

願送千金爲報。弟子入對鍾生說了。鍾生道。我正欲絕其妖種。以除一方之害。豈敢還彼。衆弟子道。還彼可得千金厚贈。何樂不爲。鍾生笑道。我豈是貪財之鄙夫耶。執意不與。那妖巫的三子即日俱斃。妖巫不數日亦慚忿而死。鍾生復購得其妖書焚之。遂除了一害。人漸聞名。都來拜訪鍾生。鍾生恐被人識破。又辭了主人。復回浙來。要入天臺山覓一隱居之地。那一日到了嵎縣旅店中。遇一老人先在店內。見他鶴髮童顏。虬髯碧眼。鍾生奇其狀。知非庸流。殷勤詢其居址姓名。那老人道。老朽姓胡名佐。字良弼。天臺人也。亦詢鍾生何往。鍾生對以欲往天臺覓一隱地。老人道。天下不若雁宕之可居也。雁宕深邃可隱。君可卜居於彼。但彼處地僻人稀。恐一時口糧不繼。枵腹奈何。老朽有一方。君可依方合之。倘菽水缺乏之時。含一丸於口內。任食百草木葉。可以無饑矣。雖不能辟穀。可免饑餒之患。鍾生大喜道。倘蒙長者見賜仙方。我當傾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二〇

思無邪滙寶

囊以報。老人道。吾非利徒也。且有求於君。如君首肯。我尚有相報之處。如其不許。命也已夫。鍾生道。長者意若何。請試言之。老人道。祈君今夜活我老朽一命。不知肯垂慈否。倘不見憐。非敢請矣。鍾生道。我平生尚俠。趨義如歸。苟有利於長者。吾何愛於髮膚耶。請具言狀。爲長者謀。若吾力能。當效折枝。老人乃邀鍾生入室。泣告道。老朽非人也。乃狐也。高曾祖父皆學老莊。俱仙去。吾生於唐貞觀丁亥仲秋月圓之夕。幼讀百家書。既長。有大志。不屑與羣類爭伎倆。思欲立名節於天壤。值武氏亂唐。海內擾攘。恥無賢主可輔。可憐彼時諸臣宰。尙不及一狐狸耳。遂棄家入終南。從南華真人學道。時門下三百餘輩。真人皆不許以性命真傳。惟以老朽器度不凡。密授不死之術。一甲子盡其道。至天寶末年。壽百有二十歲。丹始成。即誓願立三千行八百功。以速沖舉。乃遍遊人間。任俠慷慨。推恩市義。所止待老朽舉火者。恆數百戶。歲饑。即入水求沒金敗票以賑。數百來年。

身之所至。得活者不下數千百人。凡有急難相告。識與不識。莫不周濟。安得此輩千萬。布滿天下。則窮人甚幸矣。至於醫藥棺衾。金錢束帛之惠。歲以萬計。未嘗或倦也。因

南宋紹定初。豫章有豪惡殘毒一方。以小忿故殺一家八十餘口。僅漏一子。匍匐赴吏。而吏復受賄。欲戕其子。老朽哀其冤。密具千金貢吏。始免。既而豪惡聞之。又欲謀害老朽。因一時忿發。操刀潛殺其一門。以此獲罪於天。功不准過。遂落殺劫。此老狐救人有如許之功。且害者又是巨惡。尚落殺劫。如流賊殺人無數。其罪云何。前夕正當五

百年厄運。天將遣雷擊老朽。命在須臾矣。老朽知君品行高潔。必憐庇老朽。故敢乞命耳。鍾生道諾。然不知何以救長者。老人道。君頭圓目俊。神爽氣豪。而髮與身齊。必心雄膽大。老朽縮骸伏匿君之髮中。君但正冠危坐。雷一擊不中。即撒然長往矣。老朽得逃此劫。再五百歲。多立功德。以償宿愆。則君於老朽有大恩德。焉敢須臾忘報乎。鍾生道。吾哀長者功將成而欲墜。願引手。焉敢望報乎。遂宿旅店中。乃戒門戶。嚴罅隙。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二

思無邪滙寶

如其言。散髮委地。老人幻形寸許。伏於髮根。鍾生焚香端坐以候。頃之。風雨驟至。雷電交作。繞屋四境。震得牆垣傾動。已而霹靂大震入室。火光繞體。煙焰塞目。須臾雷去。而門闔如故。罅隙不裂。不知雷從何入。自何出也。鍾生剔燈照髮。已截去大半。意老人必斃。急揭冠呼之。應聲躍出。再拜謝道。老朽無憂矣。受此大恩。今小有所報。遂密傳了鍾生修養運氣之術。囑道。依此行之不倦。雖不能沖舉。當却病延年。久之而爲地仙矣。又把那藥方寫出。付與鍾生。

黑豆一升。

去皮

貫仲。

一兩

粉草。

一兩

白茯苓。

五錢

蒼朮。

五錢

砂仁。

五錢

用水五碗。文火慢熬。及至水盡。去藥。將豆搗如泥。作芡子大。

每嚼一丸。恣食苗葉。

鍾生深深致謝。老人道。君之恩不能報萬分之一。後晤有期。當宜自愛。

迨曉。老人促裝而去。鍾生修合了丸藥。到了雁宕。你道這雁宕在何地。方。自臺州府赴永嘉路。出樂清縣。則雁宕在道左焉。大荆樂清戍也。去天臺縣百四十里。初到老僧岩。乃雁門戶也。去大荆五六里。可數千尺。偏眉偏袒。絕似老僧。海氣觸山石。侵曉皆成白雲。或橫亘蕩下。遠望之。儼若跌坐狀。行益近。雲氣稍薄。比至岩下。巍立石耳。一肩一項。乃是兩峰。自此林木蓊翳。岩石削立。徑紆^②壑邃。漸入佳境矣。到石梁洞。洞可容千人坐。石梁環^③洞門起。長數十丈。扶留女蘿雜綴其上。略如蒼髯老龍飲澗。作攫拿之勢。亦一奇境也。顧向游天臺之石梁。蜿蜒跨空。飛泉萬丈出其下。游者目搖心悸。多不能度。彼則石梁高架絕頂。重以瀑布增勝。此獨偃蹇岩下。似稍遜耳。澗下南出百步許。折而西行。有謝公嶺。自嶺以東。皆爲雁宕東外谷。踰謝公嶺而西。山石皆盡立。別有天地矣。嶺下有大澗。度危石過澗。羣峰如劍。如槩。如華表。如靈芝。各種奇幻。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二四

思無邪滙寶

詭怪。不可殫述。石徑出諸峰下。行里許。得古寺。名靈峰。不虛也。寺傍爲靈峰澗。澗外青天^②一片。下廣上銳。空明滴翠。驟張目。絕似大野中望見遠山者。尋入寺。作苾芻之饌。緩步出舊路。憩菱^③筍峰下。意謂山水奇境。至此觀止也。西靈峰五里而寺者。曰淨名精舍。^④頗不俗。有老僧居焉。精舍在谷中。數過絕澗。始至門前。有地寬平^⑤百畝。果木樹皆成行列。其後軒面石壁。如百尺牆。牆下雜植花竹。條葉鮮麗。長如春時。塔前列藥爐茶臼。架上多名人手蹟。皆題咏甌越諸山者。卷帙各精緻。有法兀坐斗室中。檢閱移時。令人有超然之想。僧徐言靈岩佳處。鍾生問。何如靈峰。僧笑道。過之。興致躍躍。別僧去。鍾生暗想道。前老人謂雁宕實勝天臺。初余未到雁宕。不能定其優劣。比之靈岩。歎老人之言不虛。靈岩有寺。廢久矣。而羣峰益刻露呈秀。固知天地自然之奇。非斧鑿所能出。稍一點綴。反掩真色耳。寺基負石屏峰。峰高插天。左有峰曰展^⑥

旗。右有峰曰天柱。高與石屏等。天柱後爲玉女峰。兩峰之間別有小峰二。土人呼爲僧拜石。頗肖。鍾生坐廢寺柱礎上。歷數諸峰。尋由石屏後小嶺上盤折行千步。至龍鼻洞。龍鼻水出焉。洞視石梁更隘。而險倍靈峰。獨秀卓筆兩峰在其下。洞之勝至靈峰而止。峰之勝至靈岩而止。瀑布之勝至大龍湫而止。自大荆凡行四十餘里。日晡至馬鞍嶺。徐行至嶺上。望觀音諸峰。旣度嶺。欲投羅漢寺宿。未至寺六七里。遇寺僧。詢路。僧指路傍谷道。從此而入。爲大龍湫。明日可一往也。鍾生因念明日至龍湫。則當自寺中却行十餘里。往復甚費。遂入谷。緣澗行。水聲潺湲。遙見一峰聳出。崿峩其端。則是剪刀峰矣。南行又里餘。徑始絕。仰視石岩。高數千丈。下臨絕谷。谷中皆磊砢大石。龍湫水直從岩頂飛下。空中散落如雨。激亂石礚砢作聲。初冬久旱。始至時。水勢頗緩。有頃。忽大至。橫流倒瀉。如決潰川。豈山靈有知耶。風聲颼颼。吹雨過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二六

思無邪滙寶

隔潭。直至岩下。諦視。則岩端出石脚反數十丈。故水直下如建瓴。立未定。鬚髮已盡濕。不覺大笑。爲水聲所抑。不聞也。谷中多石菖蒲。着水尤鮮潔可愛。詎那庵瑞鹿院皆僅存餘址而已。先是靈岩卓筆峰下。亦有龍湫瀑布。僅長三百餘尺。故有大小之別。坐龍湫上。不覺日晚。自龍湫出里許。谷中有小嶺甚銳。即寺後山也。過此便可直達僧廚下。不必出谷行矣。日暮道遠。鼓餘勇凌轢而上。初不知嶺之銳。至嶺脊俯視。則削如堵。寺中炊煙一縷。從牆脚出。寺後樹高百尺。皆負牆而立。微茫有小徑可下。則松葉填集不可辨。遙見寺僧直下。如履平地。膽若稍壯。然每一措足。惴然如履春冰。扳藤附葛而下。卒無恙。鍾生喟然嘆道。天下事。每失於不及持。而成於多畏。故馳康莊則馬逸。飽怒帆則舟覆。無所畏也。世路險巇。時時如行此嶺。當無患巔蹶矣。寺之四面皆高山。夜坐望東北上。僅見斗柄。問僧雁宕在何處。不知也。但言相傳靈

岩絕頂有大湖。雁過南海。常棲止其中。故名雁宕。水流出谷。爲大龍湫。蓋不可至矣。次日就路。破岩出竹。●踏霜葉簌簌有聲。二里許。至能仁寺。亦久廢。有大鑊。容四百斛。置榛莽中。是宋時物也。又西行爲丹芳●嶺。甚高峻。凡四十九盤而下。●山勢始開拓。大小芙蓉山在焉。自靈岩以東爲雁宕東谷。自靈岩以西爲雁宕西谷。能仁至丹芳則西外谷也。鍾生賞玩了數日。初意欲住深山之中。恐米糧難以措辦。因老僧岩離鄉村路近。於僻處樹了一間茅屋靜養。行那老人傳授的工夫。頗有所得。間或饕殮不繼。試嚼藥丸以啖草果木葉。亦不覺苦澀。住了二三載。以爲此地決無人識。可以久居。不想被金德性識認。恐他次日復來。那晚就不知避到何處去了。自此以後。總不知他下落。真是見其首而不見其尾。確是英雄作用。但他這樣一個盛德君子。我雖不敢效小說家說他成仙了道的俗套。大約自然也壽享遐齡。做一個出世的高人去。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二八

思無邪滙寶

了。再說鍾生二子俱已成立。皆能紹讀（續）書香。長子鍾文娶了梅生之女。次子鍾武娶了宦萼之女。子孫連綿不絕。鍾自新也生了三子。此時有七十餘歲。與到聽同時的人知道鍾生宦萼賈文物童自大四人夫妻事蹟的。與到聽昔日之言相符。方信向日到聽所說古城隍廟話非謊。後來鄂氏也活到七旬之外。錢貴與代日俱享高壽。見了四代重孫。方纔老故。予固知此事鑿鑿。故著成一帙。以娛觀者之目。但信之者少。非之者衆。故不得不爲之妄言也。予尚有八句。實不成詩。亦名之曰妄言。不過因此一部妄言之後。持續此數句。以證此妄字耳。

爲報諸公識我麼。

我心惟祇與天那。

醒觀世俗傷心重。

醉著新編入意多。

興到高談劉子論。

悶來豪放甯生歌。

妄言一任他人議。

且自優游安樂窩。

校記

①「欲」字原置「流」字之上，據文義改。

②「千把總」原作「總千把」，據文義改。

③批註「憶起」原作「起憶」，據文義改。

④「陰」原作「殷」，據上文改；下文或同，不贅。

⑤此段原有眉批「此謂禍不足報以福報」九字。

⑥此段原有眉批「巧冤巧報毫髮不紊」八字。

⑦「似」原作「是」，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一《許義士傳》改。

⑧「言距」原作「詎」字，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一《許義士傳》加改。

⑨「裡」字原無，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一《許義士傳》加。

⑩「決」原作「絕」，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一《許義士傳》改。

⑪「八」原作「死」，「死」原作「入」，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一《許義士傳》改。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三〇

思無邪滙寶

①「其」下原衍「節」字，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二《髻樵叟傳》刪。

②「換」原作「喚」，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二《髻樵叟傳》改。

③「織」原作「織」，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八《二雪和尚傳》改。

④「人」字原無，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八《二雪和尚傳》加。

⑤「晉」原作「留」，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八《二雪和尚傳》改。

⑥批註「小狗子」原作「小苟子」，據上文改。

⑦「宕」原作「岩」，據文義改；下文或同，不贅。

⑧「之」原作「義」，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五《高士列傳》改。

⑨「氣」原作「義」，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五《萬履庵傳》改。

⑩「秉」原作「炳」，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五《孫先生傳》改。

⑪「控」原作「扣」，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五《孫先生傳》改。

⑫「漸」原作「晰」，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五《孫先生傳》改。

②4「明」原作「炳」，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五《孫先生傳》改。

②5「達」字原無，據陳鼎《留溪外傳》卷五《孫先生傳》加。

②6「紆」原作「行」，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②7「環」原作「還」，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②8「天」原作「石」，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②9「菱」下原衍「峰」字，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刪。

③0「西」原作「兩」，「者」原作「名」，「名」原作「寺」，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③1「平」原作「半」，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③2「展」原作「辰」，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③3「至」字原無，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加。

③4「瀑布之勝至」五字原無，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加。

③5「嶺」原作「山」，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姑妄言

第二十四回

二九三二

思無邪滙寶

③「費」原作「廢」，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④「行」原作「谷」，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⑤「蛤」原作「槍」，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⑥「久」原作「火」，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⑦「瓶」原作「平」，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⑧「卓筆峰」原作「卓峰筆」，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⑨「炊」原作「吹」，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⑩「茫」原作「芒」，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⑪「巖」原作「戲」，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⑫「竹」原作「行」，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⑬「丹芳」原作「丹房」，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下同。

⑭「下」原作「上」，據周清原《遊雁蕩山記》改。

《姑妄言》 小說抄本之發現

一九六三年起，筆者開始調查蘇聯所藏中國章回小說及俗文學作品版本。這個調查工作在列寧格勒（現名聖彼得堡）開始，第一天發現了東方研究所所藏《石頭記》八十回抄本，即著名的「列藏本」《石頭記》。此外，筆者還發現了不少俗文學目錄未著錄的俗文學作品（鼓詞、彈詞、子弟書、大鼓書等），以及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未著錄的章回小說的版本。

回到莫斯科，筆者開始調查莫斯科圖書館所藏漢文古籍。一九六四年有一天，在列寧圖書館（蘇聯最大的國家圖書館）抄本部門，又意外發現了K.I. Skachkov（一八一——一八八三）收藏的《姑妄言》小說抄本。

關於Skachkov及其藏書，有必要先做個介紹。Skachkov一八四四年由黑海Odessa城Ritchelieu學院的物理數學系畢業，學天文同時也學農業，所以一八四八年俄羅斯派他到北京，任務是在北京東正教館設天文台。到北京之後，Skachkov馬上開始學中文並搜集中國書籍，有的是他自己買的，有的是中國朋友、學者、官員或駐北京俄羅斯神父送給他的，有些與天文有關的善本甚至是皇帝（疑是道光）叔伯所贈。

Skachkov對書籍的興趣廣泛，他買天文、地理、水理著作，也購買文學、宗教、歷史、經濟、語言、哲學、民族學等各種的書，也特別注意各種歷史地圖，如宋代畫的西夏圖，或清代各種地圖，如十八世紀的湖北圖、嘉定府圖、台灣圖及較仔細的早期的台南圖等等。另外，他

還購買了一些有名的藏書家的書，如一八四八年去世的徐松藏的書及舊抄本（都有徐松的藏書章），和姚文田、姚元之的舊藏。

Skachkov的中國書，大部分是他一八四八——一八五九年在北京搜集的。回俄國後，外交部又派他到新疆當駐塔爾巴哈台的領使。到新疆時，他特別注意當地的歷史資料，又購買不少書與抄本，他收藏有三十四種新疆歷史抄本（其中多半從未刊行），和十一種未刊行的新疆地圖。

一八六三年，Skachkov又回到俄國。他曾想把他收藏的中文書賣給教育部，但教育部不買。問科學院亞洲博物館（當時俄國唯一的研究東方文化的機構），雖然最有名的漢學家V.P. Vasilev寫信給科學院，證明Skachkov的收藏非常寶貴，但科學院因為經費不夠，沒有購買。

Skachkov在中國一共搜集了一千五百多種書與抄本，大概家裡沒有地方放，所以一八六七一年他把書籍交給聖彼得堡皇家公共圖書館臨時收藏。過了六年（一八七三），西伯利亞Irkutsk（伊爾庫次克）城大商人A. Rodionov（與中國做貿易，在漢口買茶葉）表示，如果政府給他一個勳章，他同意付錢購買Skachkov的收藏，贈給莫斯科Rumjantsev博物館——其圖書館即是列寧圖書館的前身，一九九〇年代又改名為俄羅斯國家圖書館。

一八七三年Skachkov的中文書正式入藏圖書館以後，好多年都沒有人整編目錄（只有Skachkov自己的卡片），因此日本漢學家羽田亨博士、法國漢學家P. Pelliot（伯希和）教授，先後於一九一四年、一九二五年到莫斯科看過Skachkov的藏書，但似乎都不曾注意《姑妄言》這個抄本，他們都是歷史學家，注意Skachkov收藏歷史資料，如羽田亨教授研究元代史，利用Skachkov收藏從「永樂大典」抄的資料，Pelliot教授在荷蘭出版漢學期刊T'oung pao（通報）

一九三二年二九卷發表了一文，專門介紹Skachkov收藏的一些歷史手抄本。

一九三七年，列寧圖書館邀請列寧格勒冬宮博物館的漢學家 V. N. Kozin 來莫斯科整理Skachkov的收藏，他改正不少Skachkov自己寫的目錄，但因第一次世界戰爭開始，整理工作只好停止，而Kozin在列寧格勒圍城時也犧牲了。又過了二十多年，圖書館邀請老漢學家 A. I. Melnikis先生於業餘之時到館整理Skachkov收藏的舊抄本並編纂書錄（他在東方研究所許多年，參加編纂四卷本的《華俄大辭典》）。

一九六四年，筆者來到列寧格勒圖書館抄本部門看看那裡藏的中文抄本，Melnikis先生知道筆者研究中國文學，從抄本書庫拿出來幾個文學作品抄本，並說他自己不是研究文學的，不大知道是什麼作品。筆者打開一個較大的紙盒子，裡面放的正是二十四冊的《姑妄言》小說抄本。Skachkov大量搜集各種文學作品，小說方面除了著名的四大奇書之外，還有一些較罕見的作品，有的版本在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及大塚秀高編的《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未著錄，如三槐堂本《繡像飛龍全傳》、孔耕書屋本《增訂精忠演義》等，或海外較少見的《三分夢全傳》（道光十五年版）、《蓮子瓶全傳》（道光二十二年版）、《海公大紅袍全傳》（道光十三年版）、《娛目醒心編》（咸豐二年刊）等等，可見一八四八年到北京的Skachkov大多買了道光時期小說版本，他企圖較全面的搜集各種小說，所以得到《姑妄言》抄本大概也不是偶然的（其他小說都是刻本）。

《姑妄言》是章回小說，作者為三韓曹去晶，有一七三〇年（雍正八年）自序，林鈍翁總評，分二十四卷。筆者當時查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和其他書，都未見著錄。與孫楷

後記

第教授寫信時，提到這本書，他回答說從未見過，並懷疑它是韓國人用中文寫的作品。其實「三韓」是中國的一個縣名，清代屬熱河省，《姑妄言》作者定是三韓縣的漢族人。可惜筆者許多年都查不到關於曹去晶和《姑妄言》的材料。

一九六六年，筆者於《亞非民族》發表一篇長文〈中國文學各種目錄補遺〉，補充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及各種俗文學目錄，第一次著錄了在列寧圖書館發現的《姑妄言》手抄本。

過了八年，一九七四年莫斯科東方文學出版社出版A. I. Melnikis先生編的《Skachkov所藏中國手抄本與地圖書錄》一書，仔細記錄Skachkov收藏的抄本及手繪的地圖、風俗畫1111三種。其中N245著錄《姑妄言》，注明抄本是幾個人抄的，有人寫楷書，有人寫行書。第二卷、第二十一卷有中國收藏家之圖章。用的紙是「仁美和記」和「仁利和記」兩個紙廠的。每冊他都數有多少葉，也注明缺哪一葉，如第八冊缺十七—十八葉，哪一葉撕掉一塊等等。可惜Melnikis先生編的目錄很少人注意，蘇聯用的人很少，國外漢學家及中國學者大概完全沒有注意。

又過了十年，一九八四年日本大塚秀高教授編印《中國通俗小說改訂稿》，記錄《姑妄言》只寫？卷？回，周越然舊藏；一九八七年增補時，著錄的仍是周越然舊藏的「素紙精抄本，存第四十至四十二回」。這個殘抄本不知去向，但一九九〇年北京吳曉鈴教授、法國陳慶浩教授都告訴我上海優生學會有它的鉛印本；陳慶浩教授則早已從筆者一九六六年發表的文章，得知筆者在莫斯科發現了《姑妄言》較完整的舊抄本。一九九〇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據周越然《孤本小說十種》著錄了上海優生學會鉛印殘本，但未見該書；一九九三年北京出版的《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才首度介紹該殘本的內容和居士山人序的大意，

疑是明末清初作品，並說：「清代禁書諸目及諸家藏書目均未著錄，故無法確考其成書時代及作者。」（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頁一〇七）他們也聽說「前蘇聯藏此書之全帙，抄本二十四冊」，但因未見一九六六年拙著，不知莫斯科所藏抄本有作者曹去晶的名字，也有一七三〇年的作者自序，它肯定不是明末清初之作，而是雍正時期的小說。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間，筆者在北京與劉世德教授、法國陳慶浩教授討論過《姑妄言》的影印。一九九二年到台灣教書，清華大學王秋桂教授也提到出版《姑妄言》的問題。一九九三年俄羅斯國家圖書館館長I. S. Filippov教授到台灣參加中央圖書館館慶，王秋桂教授和筆者與館長趁此機會，終於談好在《思無邪匯寶》出版《姑妄言》的排印本。

距離俄國Skachkov在北京開始大量搜購中國古書及舊抄本約一百五十年後的現在，他所收藏的《姑妄言》小說抄本才第一次要在中國問世，這也是台灣與俄羅斯第一次合作出一本書。希望將來中國（大陸、台灣）學者及各國漢學家多注意Skachkov的藏書，以及其他俄羅斯所藏中國善本、抄本和稀見的刻本，繼續合作出版。

這次《姑妄言》小說重新問世，特別是陳慶浩、王秋桂、陳益源三位教授的功勞，以俄羅斯學界之名要感謝他們。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李福清(B. Rytin)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É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t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艷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滙寶

編輯顧問／

杜德橋 Glen Dudbridge (英) 牛津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

韓南 Patrick Hanan (美) 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

侯思孟 Donald Holzman (法) 法國漢學研究中心前主任

夏志清 C.T. Hsia (美) 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

伊維德 W. L. Idema (荷) 萊登大學漢學研究所教授

雷威安 André Lévy (法) 波多大學中文系教授

劉世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龍彼得 P. van der Loon (英) 牛津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馬幼垣 Y. W. Ma (美) 夏威夷大學東亞系教授

班文千 Jacques Pimpaneau (法) 國立東方語文學院教授

蒲安迪 Andrew Plaks (美)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

李福清 Boris Riftin (俄) 俄國國家科學院通訊院士

波多野太郎 Hatano Tarô (日) 橫濱大學榮譽教授

吳曉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主編／

陳慶浩 法國巴黎大學博士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秋桂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

清華大學駐人所·歷史所教授

校閱／

王三慶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王國良 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沈津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室主任

李豐楙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林明德 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

胡萬川 清華大學中語系教授

鄧阿財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執行編輯／

陳益源 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姑妄言／（清）曹去晶編.--初版.--臺北市
：臺灣大英百科，1995 [民85]
冊：公分.—（思無邪滙寶；36-45）
ISBN 957-8592-48-5(第一冊：精裝).--
ISBN 957-8592-49-3(第二冊：精裝).--ISBN
957-8592-50-7(第三冊：精裝).--ISBN 957-
8592-51-5(第四冊：精裝)

857.44

84013789

思無邪滙寶 [肆拾伍]

姑妄言(十)

發行人／葉貴英

總經理／葉松田

主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編／張嘉郁

校對／楊俶儻・吳啓榮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5F之2

電話／(02) 7730868

傳真／(02) 7764299

排版／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裝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版／1997年1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全套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8-5(單冊：精裝)

古籍E书网

欢迎您的光顾

QQ: 77815100 手机（微信）：15879335110

<http://www.xy980.net>